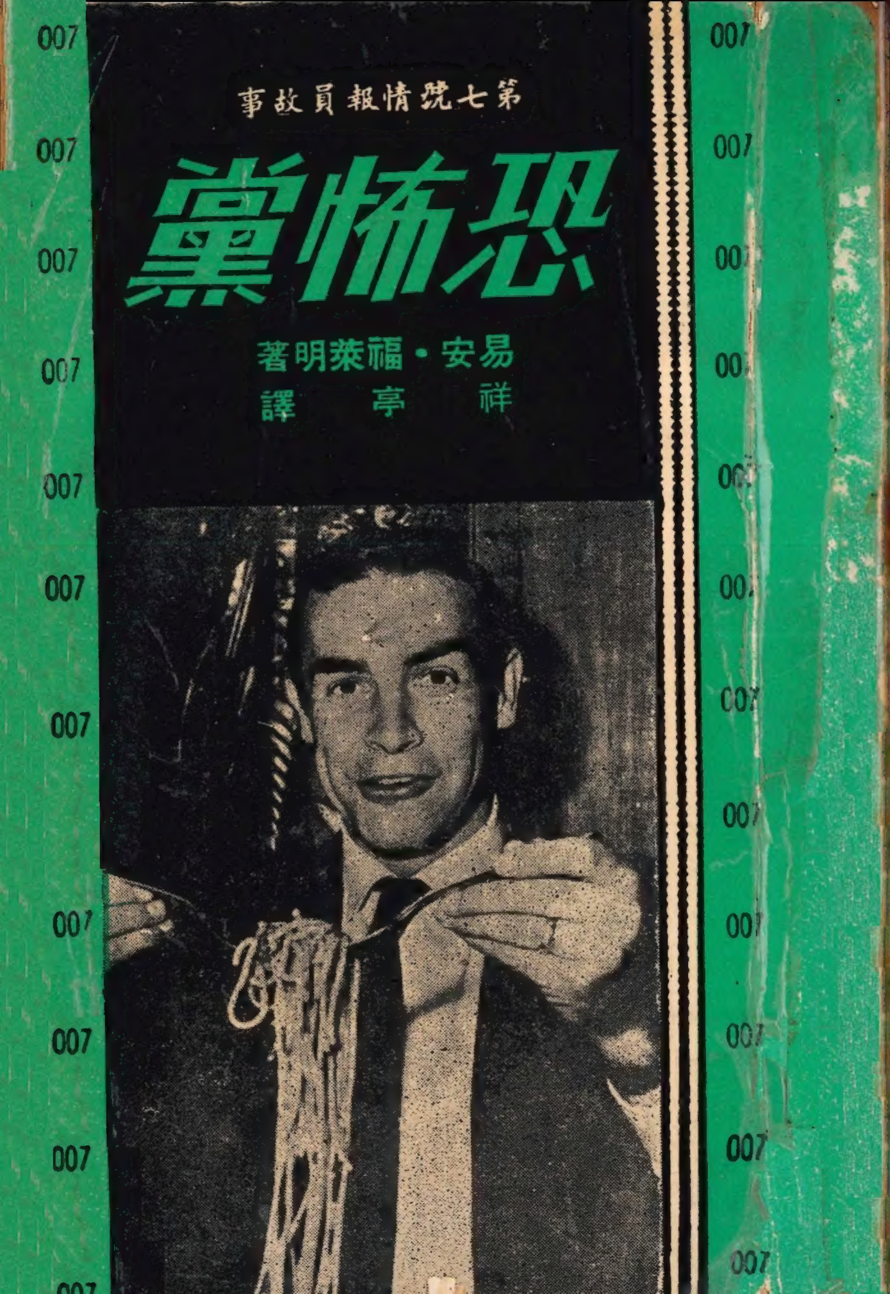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恐怖黨
易安·福萊明著
祥亭譯
007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恐怖黨

特價新台幣 12.00

書名：恐怖黨
譯者：祥亭
發行人：周玉銘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四一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號
郵撥：三三・一三號
印刷者：立志印刷廠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四六一號
中華民國五

定價：台幣廿四元港幣三元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恐怖黨

易安・富萊明著

祥亭譯

立志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DR. NO"

BY

IAN FLEMING

目次

一　你的聲音很清楚

下午六點，太陽幾乎是準時的躲進藍山背後，發散出最後的一抹黃色的光輝，一道藍紫色的陰影，像浪濤似的倒瀉在里奇蒙路上，慢慢延伸拉長，躲在花園裏的蟋蟀和青蛙開始奏鳴起來。交織成一首高低音混合的樂章。

距花園後面不遠的馬路，此時行人特別稀少，顯得分外寬濶而寧靜。那些巨大公寓裏有錢的主人們——大都是銀行經理、公司董事長和高級公僕——在五點鐘就回家了，他們要和太太談談一天的見聞，或是洗個澡換換衣服。再過半個小時之後，街上又會恢復生機，各種交通工具都慢慢出籠了。不過，現在這條半哩長的，代表最高級的里奇蒙路——京斯頓的商人都管它叫「富路」——除了陣陣濃郁的花香和空洞的台階外，靜悄悄的什麽也沒有。

里奇蒙路是牙買加「最好」的街道。它是牙買加的公園街，京斯頓的皇家花園，巨大而古老的房子裏住着「最好」的人們，每棟房子都座落在一、二英畝大的一塊美麗的草地上，修理的整整齊齊，裏面有最好的樹木和名貴的花草。這條長而直的大道，比起他們白天在京斯頓賺錢住的地方，顯得既涼爽又靜肅。在「丁形」路的另一邊的頂端，是王宮的區域，在那裏住着牙買加的

總督和他的家人。

在高級區域的東邊角上，是里奇蒙路一號，這是一座二層的樓房，每一層的四周都有一條白色的走廊，一條小路通向大草坪的網球場，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場地裏洒水。這座邸宅是京斯頓社交上着名的場所——皇后俱樂部。五十年來，這塊地方常常是滋生反對力量的處所。

當然，像這樣一個地方不可能在現代化的牙買加長久生存。總有一天，「皇后俱樂部」的窗戶會被打碎，甚至於被燒的片瓦不存。不過，目前這個亞熱帶的島嶼是塊很有用的地方，而且經營管理的也很不錯，島上有加勒比海最好的食品和着名的甜酒。

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晚上你都可以看到四部漂亮的小汽車停在俱樂部的外邊。這四部車子的主人都是牙買加高級人士，此時正在裏面打橋牌，他們差不多都在五點開始，一直戰到午夜。以現在排列的順序，你可以叫出每部車的主人名字，靠右邊的一部是屬於加勒比海國防部長的，其次是京斯頓刑庭名律師的，再其次是京斯頓大學數學教授的，最後一部是加勒比海區監督指揮官史壯威的，實際上，他是英國情報局的當地負責人。

一到六點十五分，寧靜的里奇蒙路逐漸開始騷動了，三個瞎子乞丐摸索着來到此一地區，然後慢慢的走到四部汽車前面，他們是具有中國血統的大個子黑人，不過他們在走路時彎着腰，用白色棍子點着路邊石，使他們高大的身材顯得並不突出，他們是成單行前進的，第一個戴着墨色

眼鏡，看樣子比其他兩人的視力要好一點，他把一個鋁質的碗掛在左手的棍子上，第二個人的右手放在他肩上，而第二個人的肩上則放着第三個人的右手，第二和第三兩個人的眼睛都是閉着的。

三個人的裝束都很襤褸，彼此始終沒有說話，只能聽到他們的打狗棍點在石路上的聲音，他們正沿着邊道走向停車的地方。

三個瞎子乞丐出現在京斯頓算不得是什麽奇怪的事。那裏的街道上有很多身染疾病的人，但在這條富有而寧靜的街道上，他們却給人一種極不愉快的印象。更奇怪的是，他們都是中印混血種，這種血統的混雜就不是普通現象。

此時，在玩橋牌的房間裏，史壯威伸出手把四個人的牌分出來，在他發牌的時候，發出一陣陣清脆的響聲。

「一百鎊的支票，」史壯威說：「再加上九十！」

他看看手錶，站起來說：「我出去一趟，等二十分鐘。比爾閣下，叫他們送點酒來，記我的賬，我走之後，別動腦筋看我的牌，我每次都留有記號的。」

比爾——這位陸軍准將——粗聲的笑了兩聲，接着按了一下他身旁的案鈴，然後將對面桌子上的牌，一起收過來。他偏了偏頭，說道：「快點喲！媽的。你經常在大家興頭上的時候，做此

類冷場的事情！」

史壯威已經大步走出了門外，其餘的三個人都相繼懶洋洋的靠在椅背上。侍者輕快的走過來，他們分別要了自己喜歡的飲料，並另外代爲史壯威要了一杯威士忌與一杯水。

類似這樣的半途停止的牌戲，在他們來說，已經非止一次了，而且每次的時間又大約均是六點十五分左右。就以這一次來說吧，雖然史壯威明知道那樣有點失禮，可是他仍然不得不去他的辦公處所，作一次例行的報告。

當然，對其他的人來說，這是一件非常討厭的事情，而對史壯威就不同了，因爲他的身份特殊，在四人之中，算得上是一位要角。

對史壯威每次的中途退席，他從來沒有表明過原因，也從來沒有人詢問過他原因。總之，他的工作是別人摸不透的。

距史壯威離去的時間已經二十分鐘了，可是仍然看不到他同來的影子。現在他們三人才曉得，原來史壯威所以那樣慷慨請客的原因，只是要他們老老實實的多等一會。

侍者將飲料送來了，於是三人開始邊喝邊聊了起來。

事實上，那是史壯威最重要的一天，因爲那是他任務回報的日子，他必須在一定的時間裏，用無線電向他的最高機關——情報局——報告。除非他奉到了命令，或是得到警告，不然，就得

在當地時間六點三十分與總部聯絡上。

如果他因事離開原地，或是得了急病，那麼也必須在離前與癒後，迅速報告或請示。至於報告的方法，當然不會一致，舉例來說吧：如果他的第一次報告因情況過了規定的六時三十分，就必須等到七點正，以「藍色」的呼號報告，七點三十分則用「紅色」的呼號報告。要是在規定的時間內，沒有與總部聯絡的話，這就代表着情況有變化，那麼，在倫敦方面，專門負責是項任務的「第三部門」，就會立即採取行動，找出它的原因來，以及查明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工作上，史壯威是從來沒有使用過「藍」或是「紅」色呼號的，換句話說，他的工作一向順利，沒有碰到任何阻礙。

每個黃昏，在當地時間的六點十五分時，他必定離開皇后俱樂部，跳進自已的車子，以大約十分鐘的時間，駛上藍山的一片小丘中間，然後進入一座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平房中。接着轉過身來，自遠遠的京斯頓港，搜索到他平房下面的山徑，注意有無可疑的人物跟踪。

通常在六點二十五分，他穿過大廳，自後門走入辦公室。他打開室門鎖，進去後，又將其重新在門後鎖上。

此時，杜博羅小姐正坐在電報機前，頭上戴着耳機，以「WXN」的呼號，十四兆週率的位置，向着總部聯絡，一架小型的紀錄器，平平的放在她白嫩而豐滿的膝頭上，她不停的重覆着聯

絡的呼號。

杜博羅小姐，是史壯威過去的女秘書，由於工作成績斐然，如今已成爲組織中的要員了；她除擔任收發電報的工作之外，並擔負着其他的重要任務。

史壯威每次進去之後，即坐在杜博羅身旁的一張椅子上，接着戴上了另外一付耳機，開始接受倫敦方面的指示，當時的時間是六點二十八分。

這是一項鐵的規律，而史壯威就是這項鐵的規律下的一員，但不幸的是，往往最嚴守紀律的模範工作者，經常壯烈的犧牲在敵人的陰謀之下。

史壯威是一位身材高而且瘦的人，在他的右眼上方，生一有顆黑痣。走起路來輕快有力，把瀟洒的風度表現無遺。

他迅速的走出皇后俱樂部，又穿過幾道側門，跳下三處台階，然後進入廊道。

此時，除了晰晰的晚風，陣陣的鑽入心底深處，以及串串稱心的回憶湧入腦海，而帶給他精神與肉體上的快慰之外，他可謂沒有一點兒其他感覺。精神輕鬆，健步如飛，不一會兒已邁上了里奇蒙路。

史壯威聳了聳肩膀，然後嘴角向上翹了翹，面上現出一絲奧妙的微笑，他腦海中閃過一陣褪了色的黃色溶液，也曾浮現着若干往往神經不正常的中國人。

當然，在史壯威另一部份的思維裏，也包括了那三個瞎子。他們沿着人行道，正緩慢的向他走來。

他們大約相距二十碼的樣子，他當時估計着，以雙方的速度比較，在他到達他的停車位置之前，三個瞎子將有一至兩個先他而過，於是他一面加快脚步，一面自衣袋中取出一枚銀幣，丟入一個鋁質的碗中。唔！他們原來都是些中國黑人。

「上帝保佑您，先生，」領頭的一個乞丐說。其餘的兩個瞎子，聞聲後，也一起點着頭說：

「上帝保佑您，先生。」

史壯威掏出汽車門的鑰匙，彎下腰去，正在開門的當兒，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三個瞎子以閃電般的速度，將史壯威圍在了中央，同時以老練的動作，用笨重的乞討袋，自三個不同的方向，分別向着史壯威的肩部，背部以及臀部擊去。

史壯威遭此毫無準備的猛烈突襲之後，身體毫無反抗的向前栽倒了下去：默默的伏臥在人行道的沙塵裏，沒有呻吟，沒有驚叫，也沒有呼喚，三個瞎子也是一樣的，彷彿他們除了「瞎」之外，而且不會言語。

現在的時間是六點十七分，隨着一陣車輪聲後，一部又髒又破的柩車，車上插着無數的羽毛，自「T」形路的方向一直駛了過來。

當柩車停下來的時候，三個乞丐已熟練的把史壯威的身體抬起，車後門開了，活的招着死的，一同進入了車廂，然後把後車門牢牢的關上。

三個中國黑人，分別坐在柩車內的三個座位上，他們顯得那麼的清閒與安靜，白色的打狗棍，不規則的丟在他們的身旁，或面前，黑色發光的駝毛大衣，高高的掛在他們座後的上方。

三人不約而同的將大衣穿在乞丐服的外面，把討飯袋丟在脚前，然後各自戴上一頂黑色的高筒呢帽。

司機亦爲中國黑人，他有意無意的回過頭來望了望。

「開車，快，開車！」最高個兒的一個兇手道。他低下頭去瞥了一眼腕錶，指針告訴他當時的時間爲六點二十分。

柩車起步之後，以大約三十英里的時速，繞着「U」字形的彎路，向着起伏的山地駛去，三個兇手，在柩車的小座位上，隨着車子的上下，身體不停的前傾與後仰着。

「WXN」，「WXN」，「WXN」……

瑪莉•杜博蘿小姐，一次又一次的聯絡着。她按了按揷頭，以防接觸不良，影響音量，然後又看了看手錶——六點二十八分。他已經遲到一分鐘了。杜博蘿默笑了笑，然後深長的吸了一口氣，心想：他此時一定在不遠的路上，三兩分鐘之內，即可聽到他的脚步聲，接着聽到他以特製

鑰匙開門的聲音，繼而看到他習慣的坐在自己的身旁，摸起耳機，溫文的說：「對不起，瑪莉，討厭的老爺車抛錨了，」或是，「想不到混蛋警察，又曉得我的車號了，在半路上找我的麻煩……」

杜博蘿緩緩的摘下耳機，伸長着脖子，向窗外張望着。

「WXN」，「WXN」，她再次的試驗着。

此時是六點二十九分。她開始不安了。她感覺到了事態的有變。但是，繼而一想，即便發生了變化，倫敦方面，在最短期間也會有所處置的，所以她又釋然了不少。

當一個她最關心的問題浮現她的心頭時，她緊張了——如果史壯威不能及時回來，又怎麼辦呢？她的雙手顫抖了，她逐漸的感覺事態的越趨嚴重，如果敵人來了怎麼辦呢？要是這些通訊器材與文件失去了怎麼得了呢？她躊躇了，她考慮到了破壞，焚燒，可是，當她立起身來後，又輕輕的坐下去：「不能！」她默默的說，「不要，他會回來的！至少倫敦方面會有指示的，我不能庸人自擾！」

杜博蘿小姐以手帕擦了擦額上的汗珠，同時又看了看錶；時間是六點三十分。

「我的天！」她半自語的說，「他終於回來了！」剛剛她聽到了客廳中有脚步聲。於是連忙在胸前劃十字，接着把頭一偏，微笑了——閉着眼睛微笑了。謝天謝地，兩三秒鐘之內他就會進

來的，可是這兩三秒鐘是那麽的漫長啊！

「WXN」，「WXN」，一陣聯絡的呼叫信號之後，接着的是明語呼叫：「聽到我的聲音了嗎？……聽到我的聲音了嗎？」以上是倫敦總部發出的，聲音是那樣的清楚而響亮：那是定向的，它在專門聯絡牙買加的工作站。

脚步聲已經來在門口了。她於是冷靜的對着發話機回答道：「聽到你的聲音了……聽到你的聲音了，你的聲音很好，你的聲音很……」

她的回答尚未說完，突然一聲巨響來自她的背後，隨聲而至的是一件東西擊中了她的脚腕，她連忙低下頭去一看，原來是門上的鐵鎖。

瑪莉•杜博羅迅速的帶着轉椅回過身來；一個男人正站在門口，但他却不是史壯威，而是一個身材高大的黑人，那人的皮膚黑中帶黃，一雙眼睛是歪斜着的，手中的槍口直指着杜博羅的方向。

瑪莉在驚懼之餘，立即開口大叫。

那人冷笑了幾聲，緩緩的移動了一下槍口，瞄準了她的胸部，一連發了三槍。

這位美麗的女郎，應聲倒向轉椅的一側，收報用的耳機，自她那黃金色的頭髮中，跳落在她肩旁的地板上。

「牙買加，牙買加嗎？你怎麽不講話了，牙買加……回答？」在瑪莉被槍殺的三十秒鐘之後，現場的室內，依舊響着倫敦方面的聲音。

呼叫聲停止了，收報機除了上面閃閃的兩只紅綠燈外，已沒有任何聲音，室內靜寂一片，只有自瑪莉胸部傷口中噴出來的鮮血，偶爾發出一兩聲氣泡的聲音。

兇手待視瑪莉確實死去後，才轉身走去。但旋即又走了回來。他走進內室，取出一隻箱子，箱子上用紅色的紙條封着，紙條上印着「强烈爆炸藥」的字樣。然後又找出一隻錢袋子，袋上印着「泰蒂」與「李莉」的名字。他輕輕的把箱子放在地板上，接着走向瑪莉的屍體，把袋子中的錢全部倒在她的頭上，又自她的頭上散落在地上。

在室內一角的保險櫃，是敞開着的，櫃中的密碼簿被取出來了，置在辦公桌上。然後他把炸藥箱子打開，放在桌子的底下，扯出導火索，小心翼翼的拉到外面的客廳裏，接着取出打火機，點燃導火索的一端，然後起身走去。他急速的奔向便道，進入馬路，馬路的人行道上，停着那部放過史壯威屍體的柩車。他自柩車的後門攀登上去，又順手把後車門關上，坐定之後，立即戴上一頂黑色的高筒帽子。

當炸藥爆炸之後，黑色的濃烟自窗口向外升起時，那輛柩車已在馬路的人行道上，起步向着

孟納維爾駛去。

至此，英國情報局牙買加的加勒比工作站，就這樣的被毀滅了。

二　武器的選擇

三個星期之後，在倫敦，遲來的三月，像是一條奇毒的響尾蛇。

每日早晨，霧都的霧，似乎比往日更濃了，微風吹來，加雜着陣陣來自大西洋的無名腥味。絲絲細雨，混和着彈丸大小的冰雹，代表着大地的無盡哀愁。人們穿着雨衣，撐着雨傘，行走於光滑濕透的人行道上，縮着頭，脚步顯得分外沉重，無力與緩慢。

那是一個污穢的日子，每一個人都是如此說法，連麥爺局長也不例外，儘管他一向做事都是就事論事，從來不把事情與天候等因素扯在一起。

霧漸漸的淡薄了，但冰雹却是沒有停止，顆顆晶瑩的冰球，在細雨的陪襯下，繼續的降落着；雨滴落在地面上，扯起了一個個喇叭狀的水泡；冰雹落在地面上，却反而跳得好高，再落下來，滾了一陣，然後停在一處低凹的地方。

當那個老而且黑的「銀色的滾動的幽靈」出現在皇家公園高大建築的門口時，冰雹好像落得更急了，他縮了縮脖子，向着馬路的便道走去。冰雹不停的擊在他的臉上與頭部，但他却像若無其事的繼續前行着。不畏縮，不回轉，仍舊依照原有的行進步伐，繞過在車內左側的車伕。

「我今天不再用車子了，史密斯。把它駛回家去吧，今晚我將搭乘地下火車，護送車也可免了。」

史密斯連忙向他溫文的道：「是的，謝謝您。」他注視着那位年老人的身影，踏着泥濘的便道，冒着雨雹的襲擊，不慌不忙的走進了那座高大的建築。

史密斯同一個大孩子一樣，他經常在背後欣賞一個人的走路姿勢，似乎樂在其中。好一會兒，他才將車駛離原處。

麥爺局長沿着左側走上八樓。再穿過一排門廊，然後到了他的辦公室。

進屋之後，隨手把門關上，再轉身脫去大衣與帽子，掛在門後的衣架上。接着他取出一幅大號的藍色絲質手帕，心不在焉的抹了一下臉上的水珠。態度顯得嚴肅至極，心中顯然在考慮着一件重大的事情。

稍停，他走向他的辦公桌，坐在桌後，然後彎下身去，按下了室內通話器的按扭。「我回來了，潘小姐。請照例先回示暗號再行答話！」

通話器儀器表板上的一盞小型的藍燈，立即閃滅了三下。

麥爺局長遂即說道：「潘小姐，不管妳現在做什麼，都要請妳把參謀長•孟郎爵士找到。他此時可能在聖瑪利處。告訴參謀長，我要在半個小時之內見〇〇七號。同時把史壯威的資料檔案

也一同帶來。」麥爺局長交待過之後，等着對方的回答。待潘小姐應「是」了，他才將通話器的開關閉上。

他坐直身子，摸起烟斗，心事重重的裝着烟絲。當他的秘書携着一部份檔案夾走進來時，他沒有說什麼，甚至沒有望她一眼；依然縮着眉頭，眼睛望着遠方，雙手弄着烟斗。

室內通話器上面的黃色燈泡亮了，麥爺局長連忙在四具話筒中，摸起來最邊旁的一具黑色的話筒。「你是參謀長嗎？好的，可否請你給我五分鐘的時間？」

「當然，六分鐘也沒有問題。」這位統帥部對神經學有特別研究的孟郎爵士參謀長幽默的道。「你是不是要見女王陛下的部長們呢？」

「今天不必了，」麥爺局長爽直的說。「我想同你談談你掌握着的那個人的問題，現在情況很特殊。希望你今天能讓他出來一下。他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對方是一陣沉默，良久，才傳過聲音來。「是的，他經常是那樣忙着的。您知道他的工作成績最好，一向表現奇佳，要是有什麼重大的……哦！我這裏太需要他了呀！」

麥爺局長立即接過去道：「我知道，不然的話，我早就建議你把他辭掉了。我再說一遍：如果他能分開身的話，就請他盡可能的在半小時之內到我這兒來一趟。」

正當麥爺局長要放下話筒時，突然耳機內又送來了對方的聲音：「喂！喂喂！局長閣下，我

剛才忘記告訴您一件事情了，您最欣賞的那一位，近些日子來，身體有點不太好，不過，我再要向您說的是，您不必放在心上，沒有什麼關係的……」

「停止，停止！」麥局長立卽插嘴說道：「你以前聽說過有位叫斯蒂克魯的男人嗎——彼得•斯蒂克魯醫生？」

「沒有，他是什麼人？」

「一位美國籍的大夫，他寫過一本書，我們在華盛頓的工作人員曾給我寄來看過。書中對人類身體異容術的問題談得很有價値，非常値得我們參考。我已經把重要部份摘錄了不少，可望將來對我們有用處……喂！你等一等……」

言畢，麥爺局長伸手入袋，取出幾張紙條來，置於他面前的桌子上。他以左手整理着那些紙條。然後，對着送話器道：「喂！孟郎爵士。我讀給你聽：『膽汁、膀胱、脾臟、扁桃腺、盲腸、兩顆腎、兩側的肺、四至五兮脫血、五分之二的肝，大部份的胃以及三分之一的腦。』」他停了一停，隨後問道：「對此問題，你有什麼意見嗎？孟郎爵士。」

「您不是說『異容術』嗎？」

「是的，那只不過是一個代名詞而已，實際上應該說是『改裝』才對。」

對方傳來了不同意的語氣：「我很爲作者遺憾，爲什麼他沒有把胳臂與腿脚也加上去呢？對

此，我恐怕得要請您原諒我的坦白，我實在是不太感興趣。」

麥爺局長乾笑了一聲，道：「這不是有興趣與無興趣的問題，孟郎爵士，這是一種方法，一種技術，一種非常對我們有幫助的方法與技術。你得明白，幹我們這一種工作的，做人處事，不能老是站在道德的立場，不然，非篤定完蛋不可。你說對不對呢？」

稍停，他又改變一下聲調說：「我又不是想害他們，我只是考慮到我們未來在牙買加的工作環境，而且不能盡佔下風，那樣不就是我們的恥辱，也是國家的失利，你說對不對？」

麥爺局長眼望窗外，尙未等對方回答，又接着說道：「我們又不是派遣千軍萬馬，至多一男一女足矣；主要的是應使他們看起來一樣卽可。你認爲這問題……」

「我的意思是能愼重考慮，請諒解這並非我的自私想法，我得說明我必須顧慮到後果，假使這種新技術，老法子弄巧成拙了，那豈不等於自討沒趣？甚至我們無顏在國際上立足了。」孟郎•孟郎，頓了一頓，接着又道：「麥爺局長閣下，請您一點也不用懷疑我在您後面扯腿，不然的話，我寧願把我已經說過的話，全部收回，丟到英倫海峽去。那是我個人的意見，究竟是否正確，當然尙需事後才能證明。要是您有把握，以及非要堅持做下去的話，自然還是依照您的意思去，不過……」參謀長乾咳了一聲，把語音拖了好長，還是沒有直接說下去。

麥爺局長立卽在另一端接過去道：「沒有關係，有話儘管坦白的講好了，大家來研究。」

「麥爺局長閣下，」孟郎參謀長的聲音稍稍提高了一點，「我總認爲一個人的勇敢與毅力程度是有限的，換句話說，當他的血氣沸騰至某一限度時，必然下降，而這種下降，即爲退縮、膽怯、顧慮以及躊躇不前等等。

「不過，我現在已經開始曉得您可能着手準備了，而且更可能已經訓練了擔任是項任務的工作人員，但是我不知道他們的成績如何？至於您所關心的那一位，自然例外，因爲他的表現，處處超人。也正因爲此，我猜想，他定將又要從事一項把腦袋扛在背上的任務。」至此，參謀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聲音分外清楚，好像是故意發給麥爺局長聽的，充滿着無限惜才之意。

停了一下，對方任爲局長沒有接腔，孟郎參謀長遂又改口道：「對於毛蘭在那本書中所談到的勇氣與毅力問題，我想局長閣下一定是早已就一清二白了吧？」

「話還不能那麼說。」是麥爺局長的聲音。

「據傳，他在書中說，勇敢與毅力是一個人的，個性、愛國心與優厚待遇的總和。對此，本人頗爲同意。至於作者的根底，相信在戰前他一定有過類似此種的輝煌成就，而限於各種主觀與客觀的因素，沒有公佈出來，使其成爲百分之百的無名英雄，我敢斷言，這決不是言過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我們不妨在工作之餘，予以調查。」

「好了，參謀長，我們的問題越拉越遠了，」局長說：「總之，我們不能大才小用，惜才之

心，你我皆然，但惜才不能妨礙正當的工作，而且我又不是有意叫他送死，這件工作，只有他才能够勝任愉快，逢兇化吉，此即我所以主張把他派到海外的原因。放心，不會有任何問題，那只不過是一次『牙買加的假期』而已。並且我會對他特別照顧，至於方才我所談及的異容術問題，我現在就可以答應你，我再重新考慮。」

停了良久，當參謀長正待開口要說什麼時，麥爺局長又突然像想起一件事情似的，連忙說道：「你是不是已經查出了那個俄國女人給他的是一份什麼性質的差事呢？」

「是的，昨天才得到的，局長閣下，」孟郎參謀長對局長的改變話題，好像頓感興趣。由此，亦說明了，他的個性，也是「天候型」的——雲過去了，光天化日；雲來了，陰氣沉沉。

「另外還有一件事要向您報告的，」參謀長道：「是有關杜比克醫藥學校的事情，那種藥品的名字業已查出，並已化驗，請再後延三個月的時間，定可有好的消息報告。」

「是什麼藥品呢？」麥局長連忙問道。

「名叫『麻痺液』。」參謀長特別有興趣的說，「二次大戰末期，日本人會大量使用過，該液的原料，是由日本北海道一帶所產的一種球型魚的精子所提煉。後來又聽說該種藥品的製法，爲俄人所竊，並予仿製與使用。

「該液注入人體之後，除去控制神經系統外，在轉瞬之間，能使人之肌肉痲痺，皮膚痲痺。開始時，他眼睛視物，均為一物二形，繼則眼睛合閉，不能自主。再接着，呼吸困難，面孔紫紅，頭部下垂，不能抬起，最後心臟痲痺，停止呼吸；而以上這一連串的動作，全部時間之和，僅不過六十秒鐘的樣子。」

「哦！恭喜了，轉告他們加倍努力。」麥爺局長極表愉快。

「奇蹟！簡直是醫藥界的奇蹟。這也得要多謝那位與他在一起的法國人了。試驗的人置於樓下，在醫生未來之前，仍然不讓他失去肺臟的機能。據悉醫生曾在南美工作過，技術極為高明。哦！那位俄國女人怎樣了？」

「唔！她已經死了。好吧！多謝你了，孟郎爵士。所有的事情都請你釋念。責任扛在我的肩膀上。我馬上要見他了，再會。」

局長掛斷了電話，他的面孔分外顯得嚴肅。他關上了一只按鈕，接着又打開了另外一只。聽了聽耳機，沒有聲音，重又關上。

現在他面前，只有兩樣東西：一為他未曾燃上的烟斗，一為一個紅色的機密卷宗；卷宗的上面清楚的印着「加勒比站」四字，在「加勒比站」的下方，並排着兩個人的名字——史壯威與杜博維。

突然通話器上面的綠燈亮了。局長連忙收回遙望的視線，按下一只鈕。

「那一位？」

「〇〇七號來了，局長閣下。」

「讓他進來，另外通知阿芒，要他在五分鐘之內上來。」

局長關上按鈕，將上身靠在椅背上，然後把烟斗放在嘴裏，接着劃燃了一根火柴，點着了烟斗。

他猛力的吸了一口，再徐徐的將烟霧噴出，經他噴出來的烟霧，先是一縷，斜線而上，繼而逐漸擴大、淡薄，最後成為一片白幕，緩緩游動。

透過這片白幕的下緣，局長穿過房門，注視着他的秘書的辦公室：直直的盯視着，目不轉睛。

詹姆斯•龐德進來了。他跨進門後，第一件事情就是轉身關門。然後回身走向麥爺局長的辦公桌，並自動的坐在桌前一側的椅子上。

「早啊！〇〇七號。」

「早安，局長。」

接下去，室內是一陣沉寂，兩人都再沒有開口。只有偶爾發出一兩聲烟斗在嘴中調換位置的

聲音。

又是一陣沉寂過去了，麥局長依然沒有開口，當然詹姆斯•龐德也不便先行說話了。

麥爺局長重將烟斗換了一個位置，接着深長的吸了一口，然後將烟使力的吐出。立即在兩人之間撒上了一團白霧。待白霧漸漸的飛散時，出現在詹姆斯•龐德面前的，是一雙大而沉思的眼睛，麥爺局長正望着他出神；這是一種考驗，膽量與智慧的練習；好多重要的問題，就在這對面目覷之下，即可一目了然。

龐德仍舊保持着原有的神態，毫無變動。他在揣測着：又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了？

麥爺局長將手中的火柴盒丟在桌面上，把身體靠上椅背，並把雙手交叉在腦後。

「你高興再回來嗎？近來怎麼樣？」

「很好，局長閣下。非常高興回來。」

「對於你上一次的那件案子，有沒有什麼感想呢？身體方面是否受到委曲？你一定聽人說過我已經派人調查了。其次我相信參謀長手中也會留有你的有關資料，我願意先聽聽你的檢討。」

麥爺局長的語氣，好像一位軍事演說家；沉着、堅定而莊嚴。對此，龐德一點也不喜歡，不愉之情擁塞心頭。他說：「我沒有什麼感想，局長閣下。那只能算是一次不合口味的晚餐，不應該吃的，我吃下了，結果獲得了一次教訓。我很慚愧，不該讓那個女人接近我，不然，什麼事情

也不至於發生。」

麥爺局長把雙手自後腦處移到桌子上，向前傾着上體，兩眼發直，道：「這就說對了，你大意失了荊州。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明明曉得她身上有火，但後來還是被燒着了。如果不是我早作防範的話，你的那支無聲手槍恐怕早就不見了。你現在回憶起來，是不是感覺有點怯場呢？」

龐德當時沒有立即回答，他只是注視着麥爺局長。良久，他才毅然的答道：「不！局長閣下，不會的！」

「那麼我們將要改換你的裝備，我認為那樣做會對你更為有利，你瞭解我的意思嗎？」

龐德爽朗的答道：「我瞭解，局長閣下。我習慣於使用各種武器的，槍刀只不過是一種起碼助手，非至萬分緊急關頭，是不會讓它露面的。」

「嗯！你的看法我只同意一半。現在的問題是你將採用何種武器？」局長彎下身去，撲起了送話器。「是阿芒來了嗎？讓他上來。」

麥爺局長坐直上體。望着龐德說道：「你不曉得，〇〇七號，鮑兹洛特少校的這種武器，在當前的世界上，可以稱得上珍品了。將來你對它自會明白的。」

門開了，一個矮瘦的人，頂着散亂的頭髮走了進來。進門後，一直走向局長的辦公桌，然後停止在龐德的椅子旁邊。

龐德不自主的抬起頭來，望了望那人的面孔，發覺對這個人過去並不常見，但對他那一雙灰色的大眼睛，以及自眼中射出的光芒，好像有特別深刻的印象。

那人也偏過頭去瞥了一眼龐德，然後很輕鬆不在乎的樣子，目光移向局長：「早安，局長閣下。」聲調爽直而充滿着生硬。

「早，阿芒。」麥局長微微的點了點頭。「現在我想瞭解幾個問題。首先請你告訴我，你認爲那種零點二五口徑的貝利達的性能怎麼樣？」

「哦！那是一種女人使用的武器，局長閣下。」

局長聞言後掀了掀眉頭，然後轉向龐德，微笑未語。

「嗯！就這麼多嗎？還有沒有？」

「威力强大，容易操縱，外表甚爲美觀。如果局長閣下要進一步瞭解的話，可以再問問女同事們。」

「可以控制聲音嗎？我是指在射擊的時候。」

「大概不能，我只曉得威力極强，射程遠，有貫穿力。我並不喜歡無聲槍的，因爲它的缺點太多，比如，由於它的體積較大，携帶就不太方便。總之，每一種武器，都有其優點與缺點，要是我，則寧願使用女貨。」

「你有何意見？〇〇七號。」麥爺局長溫和的望着龐德道。

龐德聳了聳雙肩，直爽的說道：「我喜歡貝利達，對這種武器，我已經對它有十五年的認識了。雖然其他長短槍，我也均能隨手應心的使用，但我還是對貝利達較感興趣。

「我也曾使用過較笨重的零點四五口徑的手槍，可是那是迫不得已的時候，同這位同事方才所說的一樣。」他向立於他身旁的那位矮個子偏了偏頭道：「我對無聲槍也沒有興趣，但我却承認，在某種情況下，它倒是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如你要固執己見的話，日後你必將要吃大虧的。」局長朗聲的說道：「換槍又不是通你跳火！你將很快就有不同的新鮮感覺。」

此時麥爺局長微縮着眉頭，堅定的說：「抱歉，〇〇七號，我已決定過了。現在請你稍站一刻，我要請阿芒同你研究一個問題。」

龐德立刻起身後，轉身面對着身旁的那個人。在兩雙眼睛中，此時都沒有一點兒友誼之情；龐德的目光中，充滿着怒火、激動，而鮑茲洛特的則滿佈着森嚴之光。

他繞着龐德轉了一圈，然後說道：「請你原諒。」接着伸出雙手扭了扭龐德的兩肩橫肌，繼而又握了握他的上臂。隨後立在龐德的面前，對着他道：「我可以看看你的槍嗎？」

龐德的手慢吞吞的伸入衣袋中，又慢吞吞的遞過去他的貝利達與一只彈匣。

鮑兹洛特反正的察看着，同時又端在右手中試了試它的重量，然後把它放在桌子上。「槍套呢？」

龐德的眼睛翻了一翻，接着脫去外衣，自腋下解開他的皮質槍套，往桌上一丟，再把外衣穿上去。

鮑兹洛特取過槍套，將槍裝入，再置於桌上。他兩眼望着局長，在等待着他次一步的指示。

龐德穿好了外衣之後，即行自動坐下。此時他已是滿腔怒火快要燃燒的時候了。可是他在强行忍耐着。他不理局長，更不看鮑兹洛特，兩隻眼睛却高高的望着天花板。

「怎麼樣？阿芒，你有什麽意見？」

鮑兹洛特少校連忙答道：「對於這種型式的手槍，我過去曾經試射過，有效射程約在二十五碼左右，命中率也極高。不過，我認爲華兹七・六五口徑的ＰＰＫ式比較更好些。其次爲日製Ｍ十四式，以及俄式Ｍ三八式。以上數種，對七號而言，均甚合適。還有一點；那就是採用日製品，彈藥補充比較容易。」

局長望了望龐德，道：「有何意見？」

「沒有意見！局長閣下，任何一種都好，我不在乎！」他頓了一頓，又接着說道：「就依阿

芒的推薦如何？」

鮑少校連忙接過去道：「妥極！那就讓他用七點六五華式好了！携帶方便，命中率强，有效射程三十五碼。軟皮槍套，腋下、腿部均可携帶……」

「好吧！」局長中途插嘴道：「就此決定，只要你能作證那是最好的，我一定會相信你。馬上把槍拿來，先讓他試射幾發！」

局長說過之後，又轉過身去對阿芒道：「非常謝謝你。在你的工作成績表上，將會增添一項優點。」

「謝謝您，局長閣下。」鮑少校稍稍的傾了傾上體，即行轉身走出房門。

室內頓時靜了下來，窗外雨雹依然落着，增添了不少冷雹的氣氛。局長上體靠在椅背上，兩眼覷而不見的望着窗上的玻璃，龐德則趁機對他打量着。

現在的時間是十點正，他的目光轉移到了桌子上的手槍及皮套，在槍與套的上面，使他不禁連想起了串串的回憶。可不是嗎？他已經與它相伴十五年了，十五年來，經過了那麽多次的出生入死，但却極少分離過，即便夜晚睡覺也是一樣，而且它更助他脫離過不知多少次的危險，陪他環遊世界，住過各大洲的旅館。殺過多少無惡不作的人，如今就要分離了。儘管槍無生命，不解情意，但龐德却是依依不捨的。至此，他望着手槍把上發出來的青光，禁不住深沉的默吞了一口

長氣。

局長轉過面來，向着他道：「我很抱歉，〇〇七，」他的語音好像充滿着無限同情。「我曉得你是非常喜愛這支槍的，可是對這一次的任務，我擔心它會對你有累。我要使敵人不知道你已經更換武器了，這樣各方面都對你有利，你瞭解我的意思嗎？一支槍的重要程度，對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員來說，要比他的一隻手，或是一條腿重要得多。」

龐德笑了，笑得很開朗，方才的激怒之情，已經不復存在。「我明白的，局長閣下。我並不是不高興，我只是有點捨不得它。」

「這是人之常情，龐德，我不怪你。」局長點了點頭道：「好了，現在不談這些了。我要先使你進入情況；在牙買加有一項任務在等待着你。是團體性的工作問題。那兒陽光、空氣均佳，而且是你試槍的理想場所，最好的『假期中的工作』。相信你一定會有興趣吧？」

龐德心中暗道：原來是這件事情——他又要我出洋了！於是他連忙接道：「哦！自然囉！局長閣下。我當然喜歡是項『假期中的工作』，不過……局長閣下，您是不是認爲我是可以勝任愉快呢？」

局長連忙點頭，道：「當然，當然！」

三　假期中的工作

天色漸漸的暗了，窗外，天空，已盡爲暮色所籠罩：霧已開始下降了。

麥爺局長伸手扭亮了一盞綠色的台燈，但房間中却放射出了溫柔的黃光，更奇妙的是，室內的左、右、後三方的牆壁上，竟然反射出一片血紅。

麥爺局長取過一個檔案夾，交給了龐德，他接過來後，開始翻閱。最初，對其中的資料，並沒有使他可以大驚小怪之處，後來，疑問來了：史壯威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杜博蘿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局長按下一只通話按鈕。「請參謀長來一下。」他對着送話筒說，「還有若干細節要他來研究。」

參謀長進來了，他是一位陸軍的上校階級，年齡約與龐德相同，可是他的頭髮却已經變灰了，面孔上滿是責任與工作的辛苦年輪。他是龐德在總部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所以當他進來時，兩人彼此微笑着先點了點頭。

「請隨便找一張椅子坐下吧，參謀長，我已經把史壯威的這件案子交給〇〇七了。在步驟尙

未決定之前，特地先請你來參加一點意見。」局長嚥了一口唾液，繼而說道，「對於這項工作我認爲只有他能勝任。所以我準備讓他在本週內起程……」

麥爺局長說到這裏，好像在試探參謀長的意見，在他發覺對方並沒有異意時，又接着道：「對於我的決定，你認爲有不適當之處，可以隨時提出來，我們再行研究。」言畢，未待對方說話，即轉向龐德道：「〇〇七，我想你一定認識史壯威的，據我所悉，雖然你們並不常在一起，可是也已經算有五年同事的時間了，是不是呢？那麽，現在我要聽一聽你對他的觀感如何？」

「很好，體壯力强，動作敏捷，反應力快，如果我的判斷不錯的話，他此時可能已經脫險了。」（脫險爲祈禱語，在此即不再有麻煩之意。譯者註）

麥爺頓了一頓，接着問道：「同他在一起的是杜博蘿——瑪莉•杜博蘿，問題會出在她身上嗎？」

「不會的，局長閣下。」

「我看過她的工作成績考核表，很不錯，甚美。你想想看，史壯威會不會被女人絆住腿？」

「這很難講，局長閣下，」龐德考慮着說，他盡量設法使自己的談話沒有攻擊史壯威的地方，於是遽改口問道：「可是他們倒底發生了什麽事情呢？」

「問得好，這也正是我們急於要找出來的。」局長道：「他們是在三週之前，一同乘飛機

去的。爲了安全起見，每人都給他們辦了兩種護照，一種是到弗羅里達與南美去的，一種是到牙買加去的，起程的當天，又特地給他們訂了兩張起南美的飛機票以混耳目，可是當機票訂妥時，他們已經按照計劃起程了。據他們抵達目的地的報告稱：沿途一切均極順利。三週來的例行報告，亦均正常，不曉得突然之間……參謀長，實際情形你來說一說好嗎？」

「是的，局長閣下。」參謀長應聲答道。「但是迄今我仍然對她最後的聯絡懷疑。」

他頓了一頓，然後轉向龐德道，「你該知道，他們的正式聯絡時間，是當地（牙買加）的標準時間十八點三十分開始，對方的通訊員爲杜博蘿小姐，呼號爲WXN，密號是WWW；就是說，在雙方聯絡之初，如果一方使用WXN呼叫，發現另一方有可疑之處時，立即要求其囘答密號，如囘答不出，即停止聯絡。

「可是在開始聯絡之初，一切均甚順利，聲音也很淸楚。我還記得她最後的話是：『你的聲音很淸楚，我聽到了，你的聲音很……』，以下的就再也聽不到了，但不久却傳來了三聲好似乎槍的聲響，到今天爲止，就一直沒有再聯絡上。

「次日，自華盛頓傳來了消息，謂史壯威與杜博蘿小姐已失踪，他們並已派員與當地的治安人員聯絡，希望能儘速把眞相找出來。可是，據最近得來的消息說，派去的調查人員，一無所獲：其原因是所派去的人員無從下手，而最主要者還是當地的警察不願合作。」

參謀長說到這裏，似有無限感慨，他躊躇了一下，又轉向局長說：「據華府所得的情報說，在史壯威同另外三個人一同玩牌時，還是有說有笑的。中途他說有急事要與公司聯絡，去一下很快就回來，行前並請同桌者喝酒。可是他去後就一直沒有再回來，據他們判斷，史壯威可能是在六時十五分左右遇難，因爲在六點十七分前後時，還有人發現他的車子停在俱樂部的前面…………」

「不管任何不幸的事情發生，都是由於大意，疏忽，當然史壯威也不例外，該地情況極爲險惡，共產黨早已想自古巴滲入該島，並企圖把英國人逐出去，我承認我們在那兒的力量薄弱，原因是離倫敦太遠了。不過對於史壯威……」局長兩眼瞪着龐德道：「你還聽到過其他的消息沒有？你的想法如何？〇〇七號，我們所能告訴你的，恐怕也只限於這些了。」

龐德明確的說道：「我非常坦白的說，根據我的推測，史壯威可能是兇多吉少了，兇手旣然打死杜博蘿（此種假設是根據聯絡中斷時的三聲槍響），當然就不會——也不敢讓史壯威活着。杜小姐與他的感情我知道是一向很好的，但是儘管如此，也不至於疏忽了職責，一句話，對方絕對不是對人，而是完全爲了奪取有關的證件，以此爲餌，設下陷阱，下一個步驟，才是有計劃的殺害我們再派去人員！」

「謝謝你，〇〇七號。」局長的聲音聽起來很誠懇。「你的推斷與我很近似，如果你能再

繼續用點腦筋，此一問題就不難解決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吧？」

龐德向他翻了一下眼皮，沒說什麼。

麥爺局長坐正上體，耐性的等待着，他又取了一些烟絲塞進烟斗裏，以火柴燃上後，輕輕抽了一口。

看上去，他似被這件案子困擾着，因爲直至現在，倫敦方面所得到的情況，還沒有一項直接的報告，所以他決定要派遣龐德到牙買加去，盡速的弄個水落石出。

他又吸了一口烟斗，接着追問一句道：「怎麼樣？」

龐德仍舊沒有立即開口，但眼睛却是望着局長。又停了一陣，這才答道：「是的，局長閣下，現在請您先告訴我，史壯威最後的一項任務是什麼？他都是報告了那些事情，總部向他詢問過那些事情？以及近幾個月來，都是有些什麼較重要的發展？」

「沒有什麼可以給你參考的，一切均是平平淡淡，無關重要，麥爺局長肯定的說，此時他自嘴中取出了烟斗，持在左手中，拄着烟斗的頭部，向着參謀長點了點頭道：「是不是呢？」

「是的，局長閣下，沒有什麼太俱價値的資料，」參謀長回答。「要有的話，就只有那些鳥兒所產生的問題了。」

「你說什麼？」局長帶有一點輕視的口吻道，「你該不是指那種同產自倫敦動物園中，或是

排白人體內的一些廢物一樣的東西吧？」

「是的，局長閣下，不過那不是在倫敦動物園，而是若干美國人所稱的『歐達邦社會』，他們保護行將絕跡的鳥兒，並設法同我們駐華盛頓的大使館，以及倫敦殖民部打交道。看起來這批傢伙在美國很有一點來頭似的。他們甚至可能在兩海岸控制了一處飛彈場。」

局長立即用鼻孔噴了一口氣。「簡直是太豈有此理了！看看這些資料吧！」

龐德好像沒有聽到局長的話一樣，突然插嘴問道：「局長閣下，您能不能告訴我，歐達邦的人民希望我做點什麼工作嗎？」

麥希局長沒有回答，只是用手中的烟斗向龐德幌了兩幌，而且顯得有些不耐煩的樣子，好像是說：「不必多嘴！」接着他自抽屜中取出了史壯威的檔案夾，放在桌子上，然後示意參謀長道：「你告訴他，他要知道的都在這裏。」

參謀長應了一聲「是的，局長閣下」之後，當即把檔案的第一頁翻開。可是他並沒有立即告訴龐德什麼，而是出神的在那裏顯得特別有興趣的看着。

此時室內沒有一點聲息，當參謀長翻閱到第三頁時，龐德的目光已不由自主的轉移了過去，那上面是記載着有關英國殖民部的資料，其中有用藍筆圈的，也有用紅筆圈的。龐德只顧望着史壯威的檔案記載，對於桌子後面表情極爲不高興的局長，好像早已忘掉了似的。

參謀長以最快的速度閱了一陣之後，遂即「叭」的一聲將檔案夾閉上。然後說道：「嗯！這是一個史壯威自今年元月二十日開始的詳細故事，全部情形，只有他知道的最淸楚，可是自那個時候之後，我們却甚少再得到他的報告。」

參謀長坐回到他原來的椅子上。兩眼望着龐德。「這裏好像有一種玫瑰色的鷺絲鳥兒，此地有一幅彩色的照片，看起來像是淡紅色的鶴鳥，平平的嘴頭，外表甚不雅觀，牠們經常啄食沙中的食物。

「不多年前，這種鳥兒曾一度不見了。在大戰之前，也不過僅有數百隻留在世界上，其中大部份是在佛羅里達與該島之上，後來又有人報告，在一座名曰蟹島的島嶼上亦有發現，蟹島位於牙買加與古巴之間，原爲英國的屬地，屬牙買加管轄，島上盛產鳥糞，由於經濟價値不高，致而甚少有人採收。

「當這兒的鳥羣被人發現時，牠們已經在此生活五十餘年了，歐達邦民族爲了討厭這些鳥羣，遂利用各種方法禁止牠們在該島生存，甚至不讓牠們在島的上空盤旋。據估計，在該島上居住的鳥羣，約有五千隻之多。

「後來戰爭爆發了，島上來了一人，以最低的價錢，向牙買加當局買去了那些有鳥糞的地方，自此，凡是有鳥糞之處，即爲私有，時爲一九四三年，自此時起，那人即收買當地的工人，開

始做着開發的工作：初時公開，後來則謝絕外人參觀。一直到最近，外人僅僅曉得的，只是有人在那兒開採鳥糞，實際上，誰也不清楚他眞正在做着些什麽？」

「那個人是誰？」

「一個中國人，或者可以說是半個中國人與半個德國人。他有一個聽起來很不雅的名字：自稱爲『諾博士』——鳩烈斯•諾博士。」

「『諾』？就是那個不守諾言的『諾』字嗎？」

「是的。」

「還有他的什麽資料？」

「他平時極少公開露面，更不常到牙買加去，至於他與牙買加政府有何接觸，亦不得而知。在那座鳥糞島上，交通早已被嚴密封鎖，實際已與外界完全隔絕，但一種可怕的傳說却在牙買加盛傳開來。

「事情是這樣的，在聖誕節之前不久，有一個歐達邦的土人，駕着一隻獨木舟，逃抵牙買加島的北海岸，他身受火傷，傷勢極重，未到三天就不治死去了。

「在他臨死之前，曾口述一個他親身經歷，親眼看到，以及親身遭受其害的恐怖故事——在那座鳥糞島上，一天夜裏他遇到了一條口中噴火的巨龍，該火龍兩眼光亮耀人，使人不敢正視，

行動迅速，且不時的發出隆隆之聲。

「當那條巨火龍發現他時，立即向他噴火攻擊，並毒死了他的同伴。他重傷之後，始滾入叢林，逃向海岸。於偷到一隻獨木舟後，經過一整夜的航行，才抵達牙買加的北岸。

「據悉，在該島上已建有一座小型的飛機場，所以，照理判斷該座飛機場就是那個自稱諾博士的對外交通命脈……」

局長深長的吐了一口氣道：「還不曉得有多少人已經被埋葬在那些鳥糞中呢！」

龐德與參謀長相互淡然一笑，沒說什麽。

停了一陣，參謀長又繼續說道：「殺死那兩個歐達邦的人，一定是一種兩用的水陸巡邏車。據悉他還自美國買了一隻小艇，作爲對該島的警戒之用，艇上配有自動武器，而那輛水陸巡邏車（卽土人所稱的火龍），上面則裝有火燄噴射器——空氣與油料的混合物。

「據那隻小艇的艇長報告稱，他是直接由諾博士指揮，但是與那些開採鳥糞的工作者，需要保持一段距離。另外，他還要負責飛機場的警戒與飛機的保護，他的階級是上尉，也有人叫他隊長，因爲他感覺那裏太恐怖，所以後來卽乘艇而去。在他的報告中說，除了在一隻大玻璃瓶中看到過一些深紅色的粉狀東西外，別無其他可疑的發現。以上的這些資料，是自歐達邦社會組織處輾轉得來的，至於那位上尉隊長是什麽人？當時並不淸楚。所以此種情形，對英國殖民局與牙買

加政府來說，就不可能引起太大的興趣。」參謀長聳了聳雙肩，同時又搖了搖那個檔案夾道：「看情形，也只有我們的史壯威是例外了！」

「你現在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嗎？〇〇七號。」麥局長慢條斯理的說，「只有一個要點；那就是他們為什麼為那些討厭的鳥工作？而鳥糞又究竟有多少值得開發的經濟價值？而那位諾博士可是用的一種什麼手段？能把全部工人都控制得一個不逃？而且是個個守口如瓶？為他安心服務。」

麥爺局長此時已甚激動，他加重語氣道：「這是我們的責任，因為事情發生在英國的屬地上，但那塊土地却被私人所佔有，我們決不該讓它繼續下去，所以我的意思是，必要時派遣一艘潛艇到該島去，把那些眞正的紅色的鳥窩找出來！」說到這裏，他停頓了一下，讓自己由於激動而引起的呼吸急促緩和一番。

良久，麥爺局長向前傾着身子，問龐德道：「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你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龐德淡然一笑。「或許我可以搞個水落石出的，局長閣下。」他說。「關於那四位為鳥兒喪命的人，至少有兩位是值得我們再繼續探討的。」

「好啦！你從現在就可以開始準備了，」局長不耐煩的說。

龐德收起應携帶的資料，然後取過他原來使用的貝式手槍與剛剛交給他的一支華式手槍。但却為麥局長所阻止：「放下！」局長高聲的說，「你還沒有到使用兩支槍的時候！把那支貝式的槍留下來！」

龐德呆在原地，兩眼注視着局長。在他這一生之中，此時為他第一次眞正恨那個老頭子。「再見，局長閣下，希望我不負此行。」言罷，即轉身大步走出屋門。

四　中國女記者

一船重約七十噸的器材，正自古巴運往牙買加。

龐德注視着那座龜背形的綠色島嶼，漸漸的在水平線上升起，水的顏色，也由墨色逐漸轉藍。不久，他們越過了北海岸。穿過叢林與山區，進入「內地」。

此時太陽已經沉入西山了，落日的餘暉，抹上了半天彩霞。映在山上，反射於水面，呈現出無限的迷人之感；瑰麗至極！

印地安人管這兒叫做「愛克瑪卡」——是有山川河流土地之謂。確實這裏的自然景色是够美麗，連龐德此時也在暗暗的讚賞着：認爲它是世界最美麗，也最肥沃的島嶼之一。

在羣山的另一側，是莫可明辯的紫羅蘭的陰影。幕色已經整個瀰漫了山腰，但京斯頓的街道却仍可一目了然。

現在這架巨型客機已經着陸了，「絲絲」的聲音由快而慢。不久，機身穩下了。機門啓開處，乘客相繼扶梯而下。

這兒的氣候與倫敦大不相同，當霧都還在降雪時，此地却正是揮汗如雨的季節。

龐德夾在旅客的中間走出機門。他曉得他已在開始出汗了，可是他並不爲此緊張，因爲他知道他的出汗是完全由於氣候所引起的。

他持着「進出口商」的護照走至檢查站。

「那家公司？先生。」

「環球貿易公司。」

「你到這兒是爲了商業的問題？還是渡假性質？先生。」

「渡假。」

「祝您有一個愉快的假期，先生。」一個黑人警察人員以頗具興趣的態度詢問過之後，又將護照交還給龐德。

「謝謝你。」

當龐德步入稅關大廈時。在關卡出口處的外面，他一眼就注意到了一個身材高大褐色皮膚的男人，那人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藍色襯衫，下面是一條相同顏色的卡磯料的長褲。此身裝束，龐德記得很清楚，遠在五年之前，他就是這身打扮。

「庫瑞爾！」

那個別號「鱷魚島民」的漢子，聞聲之後，立即在關卡的外面張開了笑嘴。緊接着舉起右手

，置於雙眼之上，行了一個美國西部印地安人古式的最敬禮。

「你好嗎？隊長。」他愉快的問。

「很好，謝謝你。」龐德道。「請你等一下，我馬上就把行李取出來。車子來了嗎？」

「來了，隊長。」

關稅大廈內的人員，好像也認識庫瑞爾似的，在過磅行李時，他們彼此點頭爲禮。龐德的行李並未被打開，僅僅磅了一下重量之後，他携着行李走出關卡。

庫瑞爾左手接過行李，右手連忙伸出，兩人熱誠的握着。「你還沒有變，庫瑞爾，」他笑着說。「甲魚的行情如何？」

「還不太壞，隊長，但並不算好。一般說來，都是平平常常的。」他一面說着，一面望着龐德的面孔出神道：「你害過病嗎？還是不習慣坐飛機？」

龐德頓感驚奇，趕忙問道：「好多個星期之前，曾經患過一次感冒，但是早已痊癒了，怎麽？有什麽不對嗎？」

「沒有，隊長。」庫瑞爾很不好意思的說：「我只是覺得您沒有過去顯得那樣的輕鬆愉快了。」

「哦！原來是這樣的，」龐德釋然的說，「我還是以前的那副老個性，這不過只是你的一種

不同的感覺而已。」

「請上車吧！隊長。」

他們向着停車處走去。突然一亮，龐德立即止步轉身，原來是一位中國籍的女郎，手持攝影機，穿着牙買加的婦女服裝，正含笑着向他們走來。她很美，而且帶着一種媚力。「謝謝你，紳士，我是G報的記者。」她說着又向前靠近了一步。「請問這位是龐德先生嗎？您是否有時間同我們談談呢？」

「求之不得！」他爽朗的回答。「我猜想妳將會在這架飛機中發現一些更有價値的目標，不是嗎？小姐。」

「哦！不，不會的，龐德先生。我認爲今天你算得上是價値最高的了。你準備住那一家旅館呢？」

討厭的傢伙！龐德暗暗的咀咒着。「桃金孃銀行」，說着向前走去。

「謝謝您，龐德先生，」她以銀鈴似的聲音說，「希望您能痛痛快快的……」

他們已經大步走開了。當他們抵達停車場時，龐德問道：「你過去在此地看到過那位女郎嗎？」

庫瑞爾答道：「沒有，隊長。不過她所說的G報倒是有的，該報的社址就在牙買加。」

這一來，龐德緊張了：他擔心在明天的報紙上，他會被連照片加消息被原原本本的刊登出來。迄今爲止，他離開此地已經五年了，因此他相信一定會有很多的人的記憶中還留着他的深刻印象。

他一面思考着，一面走近庫瑞爾駕來的那部車子——一部黑色的參比阿蘋尼包車。龐德對這部車子特別感到訝異，並默記了一下它的號碼——嗯！不錯的，正是史壯威的那部。這是怎麼囘事呢？他心裏想着，隨向庫瑞爾問道：「你從那裏弄來的這部車子？」

「是阿達西要我開來的，隊長，他說這部車子閒着。怎麼樣呢？它不好嗎？」

「很好，很好！庫瑞爾，」龐德立即改換語氣道。「上來，我們走吧！」

龐德坐於駕駛的隣座。當車子奔馳於通往京斯頓的大道上時，早已是萬家燈火了。如係往常，龐德也許會盡情欣賞一番沿途的夜景。港口的五彩燈光，以及長空流星的飛射。而這次却不；他目不旁視，兩眼直前，默然不語……。

目前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如何溝通英國殖民部與牙買加的政府關係，使其對他的工作進行能獲得若干官方的支持。其次他要搞清楚阿達西怎麼會從卡門島把庫瑞爾弄過來，以週薪十鎊的代價，讓他做着無限期的奴隸生活。

庫瑞爾是個好人，尤其對龐德特別敬重，他赤心耿耿，忠實可靠。是一位最實在的助手，他

同任何人接近久了，任何人都會喜歡他。

龐德非常瞭解，對於史壯威的這件案子，將來免不了要去很多的危險地帶，因此他考慮到了庫瑞爾的重要性。

在藍山旅社，龐德要了一個單房間，先洗了一個澡，然後又借了一部車子交與庫瑞爾，兩人直向機場駛去

其實，這是龐德的一步錯棋，他不應該借車，特別是他自已應乘坐計程車，然後再與庫瑞爾聯絡約定時間地點，改換坐車。

龐德此行的目的，是G報的編輯部，他要去囘拜那位攝影小姐，並希望能有一些意外的收穫。中途，在他們約百碼距離的後方，龐德發現了兩道朦朧的汽車的側燈。他立時警覺了，因爲他知道，牙買加的住民，一向駕車是開着前燈的。

就在他發覺有人跟踪的剎那間，龐德立即採取了對策，他十分鎮靜的對庫瑞爾道：「在我們這條路的盡頭是巴里沙多士，此處左右可通：左向可達京斯頓，右向可到毛蘭地。現在請你準備用高速急轉入去毛蘭地的右方向的路上，然後緊急刹車，關上前後車燈。聽清楚了嗎？」

「是的，隊長。」庫瑞爾的聲音充滿了喜悅。他踏在油門上的右脚，輕輕的下壓了半吋。車子立即加快了速度。不到五分鐘的時間，後面的那部車子已被丢開。

庫瑞爾按照龐德的指示：將車子駛至巴里沙多士後，右轉，停車並熄去所有的車燈。

在他們身後的五百碼之內，看不到燈光，也聽不到車聲。這證明那部跟踪的車子，一定速度很慢。再不然，不是回頭，就是拋錨了。

他們耐性的等着。良久，始傳來一種車聲：從聲音上判斷，那是一部大型車輛。待行至近前時，果然發現是一部美製的大巴士。該車抵達巴里沙多士後，以原有速度左轉之後，一直駛向京斯頓。他們看得很淸楚，車上除了一名司機外，沒有其他乘車的人。

沙塵漸漸的散落了。他們在原地等待了十餘分鐘，兩人誰也沒有說話。後來龐德始示意庫瑞爾將車調頭，駛向去京斯頓的道路。

「庫瑞爾，」龐德道：「我判斷那部車子是想與咱們攀交情的。待從機場回來時，你不要空車而返。帶幾條『黃魚』來，可以一舉兩得，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的，隊長。我要調調他的味口！」庫瑞爾開着玩笑說。

「你要留意喲！在他發覺上了我們的當之後，可能會停在某地等待我們的。」

「知道了，隊長，沒關係。」庫瑞爾狀極愉快，好像他能與龐德在一起，就有了安全保障似的。

他們已駛入京斯頓的鬧區。車輛擁擠不堪，秩序顯得極爲紊亂。在車輛中，有出租汽車，有

私人包車，有運貨卡車，有二輪馬車，有雙輪驢車，也有不少的人力推車。紛紛的自山區趕來。在此種亂七八糟的情形之下，究竟有沒有人跟踪，這就不是一眼所能決定的了。

經過一段擁擠的道路後，他們轉向右方，向着山區駛去。此時在他們的後面，跟着很多的不同類型的車輪，當然前面也有不少。可是在不久之後，龐德在那些後面的車輪之中，就認出了那部美製的大巴士。

經過十五分鐘的行駛，他們抵達了中途林，在此沒有停留，即繼續駛向賈克遜大道。賈克遜大道爲該島的主要橫斷公路，道路兩旁長着不少的棕櫚樹，高高的矗立着，海風吹過，使它們不約而同的向着同一個方向點着頭，彎着腰。

未幾，在一片熱帶樹的盡頭，出現了一張「藍山旅社」的標誌。順着標誌的指示方向，他們將車加速駛去。

當他們的車子上坡約一百碼左右時，後面的那部大客車，已經追及至他們的車尾，幸而前面有一個「U」字形的轉彎處，才算解了一次的危。不然，也許會發生墜谷的慘劇呢！

轉過「U」形彎之後，前面卽爲下坡。在下坡或是平坦的道路上，小車的速度均較大車迅速得多，所以現在他們又遙遙領先了，以飛快的高速，向着京斯頓疾馳。

藍山旅社是一家古老的高級旅社，住在這兒的客人，多爲政客、貴族、要人，或是富商等號

的人物。雖然它的年資最老，但却擁有最新的現代設備。

龐德的房間選在一處角落裏，視界開濶，展望良好，尤其對京斯頓的港口，可以立於窗前，一覽無遺。

進房之後，龐德首先脫去了他那套遠自倫敦穿來的衣服，到洗澡間淋了一個溫水浴，從頭至脚作了一次徹底的淸理。然後換上了一套短衫，坐在沙發上鬆解着行李，同時並伸手按了一下電鈴，要侍者進來。

龐德吩咐侍者送來兩份杜松子酒，一份蘋菓汁與兩隻特製的綠檸檬。當食物送來時，他首先切開一隻檸檬，分爲四瓣，分別丟在杜松子酒裏，放在桌子上浸着。自己則先依坐在沙發上飲着蘋菓汁。

他是在緩緩的啜吸着，不是在大口猛喝。兩眼望着門後的衣架，視線是直的，目不轉睛，但實際上他却是在「視而不見」的情形下思索着，分析着各種的情況，與計劃着行動的程序。

他靜坐了一會，放下蘋菓汁的杯子，將上體靠向椅背，同時將雙脚置於小桌上，兩手壓在後腦，盡量使精神與身體的肌肉鬆弛下來。

現在的時間是七點十五分。他已經交待過庫瑞爾，要他在七點半的時候來叫他，一起到外面去晚餐。

門鈴響了，進來的是庫瑞爾。他以嚮導的身份向龐德提議到海濱夜總會去走走，他說那兒的景色特別好，當地人都管該處叫『快樂船』。那兒沒有沙魚的，隊長。」他閒着玩笑說：「但吃的、玩的、看的、聽的却應有盡有。」

龐德對庫瑞爾的美國西部印地安人的說話表情方式，特具好感。他點了點頭，沒說什麽，然後示意他到外面車內去等。

他走進臥室，穿上一套靑灰色的西裝，白色的短袖襯衣，頸下綴上了一朶黑色的領結。然後走至鏡前，檢查了一番左腋下的那支華式手槍的位置，是否適當。待一切都滿意了之後，才大步向着停車的地方走去。

穿過市區之後，車頭左轉，再沿着港口街前進。途中，他們曾經過一兩家小型的餐館，與三四家規模不大的夜總會。在每一家的裏面，都有跳舞的音樂聲傳出來，不過那却不是時代舞之歌曲與音樂，而是帶着鼻音的民謠小調，爲一種「擺臀」、「翹腿」等土風舞的伴奏曲。

他們順着曲折的港口街前進，在距海濱不遠的一處路燈下，出現了一塊白色的招牌，招牌上寫着一行西班牙字——「快樂船」。

「到了，」庫瑞爾說。接着他們將車停妥，庫瑞爾在前，龐德隨後，二人走進了一座花園式的小門。

這兒充滿着海濱的氣氛，門內、路旁，淨是一排排的棕櫚樹。走不多遠，即爲海濱。一張張的小桌，不規則的遍佈於熱帶樹下。在中央有一處平台，一道圓筒形的燈光，自很遠的右上方斜射到平台上，四位樂師在擊着皮鼓，彈奏着鋼琴，一個長髮女人，正不停的隨着樂聲扭腰與臀；偶爾抬一抬腿，仰一仰身；偶爾把長髮弄到胸前，再甩到背後。她的眼睛在左右前後的掃射着，好像在尋找一位她久候的愛人，又似看看在場的觀衆，是不是把目光都投射在她那條赤裸的右腿上。

在場的坐位，有一半是空着的，大部份的客人多是有色的民族，其中有英國藉的商人，也有美國藉的水手，差不多每人身旁，或是懷中，都坐着一位女郎，她們吃着、笑着，並不時的自動送上一個香吻。

一個身體肥大的黑人，腰間繫着一幅白色餐巾，自桌子的左方向着他們走來。

「哈！庫先生，好久不見了，要不要換張桌子呢？」

「好呀！巴斯菲勒。這兒離音樂台稍嫌太近了一點。」

肥黑人露出兩排白牙齒微笑着，略一遲疑，然後帶着他們向着海濱走去，把他們安排在一處極爲安靜的地方，這兒的桌子稍小，桌子的上方有一棵大棕樹遮着，那棵棕樹是從餐廳的地基中生長出來的。

「吃點什麼？」

龐德吩咐了一份他最喜歡的杜松子酒、蘋菓汁與兩隻檸檬，庫瑞爾則要了一份紅啤酒。繼而兩人研究着菜單，決定晚餐的食物。

飲料送來了，杯盤幾乎擺滿了那張小桌子。肥黑人始終是笑口常開，白齒在外。在他放妥杯子要轉身回去之前，以懷疑的眼光瞥了龐德一眼，好像在問：「這位先生是誰？」

這兒確實是很靜，至少是沒有方才的那種聲色之擾。他們吃着喝着，良久都沒有說話，直到後來旁邊的一棵樹上傳來幾聲壁虎的夜啼，才打破龐德的沉思，使他連想起家鄉的倫敦。「我很喜歡這個地方的，庫瑞爾。」他說。

庫瑞爾聞言似乎十分高興。他裂着一張大嘴，露出兩排白牙說：「剛才那位送飲料的巴斯菲勒，同我很好。他對京斯頓的事情知道的最多，別人不曉得的，他都曉得。」他吞了一口唾液道：「我說的是眞話，隊長。」

龐德向他點了點頭，示意他繼續說下去。

「他是從卡門來的。有一次，他同我一起乘坐一隻木船，到蟹島去，結果還沒有靠岸，就出了事情；島上一連向着我們的船放槍，我們所乘的木船，也被擊穿好幾個洞。最後他跳水游了回來，我不太會游，所以沒敢跳，可是運氣好，那天順風，因此也安全的跳了回來。但至此之後，

我們再也不敢到蟹島去了。」

「蟹島在什麼地方？」龐德問。

「哦！」庫瑞爾以銳利的目光望着他道：「在島外，因島上多蟹而得名。那是塊不祥之地，隊長。」

「爲什麼呢？」

「在戰前，那塊地方被一個中國人花錢買去，他僱用了很多的人爲他開墾；聽說是挖掘鳥糞。任何人不准上岸，上岸的就別想再活着回來。」

「這又是爲什麼呢？」

「他們有衛兵，有巡邏車，有機關槍，有雷達站，也有飛機。因此，人很不容易逃出來。那個中國人把該島視爲自己的私產，所以凡是上岸的人，他都認爲是侵略。從遠處望去，那座島嶼是非常美麗的。」

龐德成竹在胸的點了點頭。同時應着：「嗯，原來是這樣的！」

晚餐送來了。他們又另外要了一些飲料。在進餐時，龐德曾把有關史壯威的案子，向庫瑞爾簡單的透露了一個大概。庫瑞爾非常注意的傾聽着，偶爾中途提出一兩個疑問。

在所有的經過中，使庫瑞爾最感興趣的是蟹島上的鳥羣。他用餐巾抹了抹嘴唇，繼而燃上一

支香烟。他向前傾着上體，緩和的說：「我不關心鳥、蝴蝶或是蜜蜂的問題，而是不解他們倒底在做着什麼？但據我的推斷，他們絕不是開採，因爲開採需要外運，而他們沒有。他們更不會是經商，因爲經商必有往來的商人，而他們也沒有。所以我猜他們一定是在搞鬼——從事秘密的工作。」

「高見！」龐德讚揚着說。「很有道理。」

「隊長……」

突然電光一閃，對着龐德的面孔射來。他立即轉過臉去；原來是在機場時的那位中國女郎，正立於近旁的一株樹蔭之下。她穿着一身黑裝，絲質的短裙，高不及膝。照相機仍然端在右手上，左手中提着一隻皮箱，正對着他們微笑。

「把她抓過來！」龐德認出她來之後，連忙向庫瑞爾道。

兩個箭步，庫瑞爾已躍至她的面前。接着伸出右手，禮貌的說道：「小姐，晚安。」

她笑了，不慌不忙的將照像機套在頸子上，然後向庫瑞爾伸出右手，就在他們握手之一瞬間，庫瑞爾的右腕向外一翻、一拉，那位小姐像跳芭蕾舞似的，已經身不由主了；她的右臂彎曲着貼在背後，被庫瑞爾牢牢的握着。

她偏轉過臉去怒視着他，並高聲的道：「不要這樣嘛！你弄痛我了。」

庫瑞爾對她微笑着道：「小姐，請同我們去喝一杯吧！」言畢，推着她走向龐德。

及至近前，庫瑞爾先用脚自桌下鈎出一張椅子，把她安置在自己的身旁，右手依然緊握住她被扭在背後的手腕。他倆坐得很近，但表情却大不相同——一個微笑着，一個發怒着——好像是一雙鬧蹩扭的愛人。

龐德向前傾了傾身子，望着她那張美麗、憤怒，而嬌小的面孔道：「晚安，小姐。妳這就使我不諒解了，妳到這兒來做什麽呢？妳爲什麽要老是同我拍照呢？」

「我是專門照像的嘛！」她翹着小嘴說，看樣子，眼淚都幾乎要掉下來了。「你的第一張還未洗出來呢！請你告訴他鬆開我的手好不好？痛死我了！」

「妳眞的是爲G報工作嗎？我不太相信。妳叫什麽名字？」

「我不告訴你。」

龐德向庫瑞爾掀了掀眉毛，示意他加力。

庫瑞爾立即會意了他的意思，當下右手向內一拉，又緩緩的向上一抬，那位小姐漸漸的把頭垂了下去。她緊咬着嘴唇，繼而「啊！啊！」的呻吟着，臀部高高的撐起，全身像中了風一樣。頸上的照像機，前後的懸空擺動着。但她仍然不回答問題。於是庫瑞爾又向上抬高了一點，她終於忍不住了。喘息着道：「我說，我說！」

庫瑞爾當即把手恢復到原來的位置。

她漲紅着面孔，目光中燃燒着怒火，狠狠的對着龐德道：「安娜碧！」

龐德向庫瑞爾吩咐道：「叫巴斯菲勒來。」

庫瑞爾換過左手握着安娜碧，右手摸起一只水菓刀，在空玻璃杯上敲了三下。那個肥黑人應聲疾走了過來。

「你認識她嗎？」龐德問道。

「是的，先生，她過去會來過幾次。怎麽了呢？她給你們添麻煩了？要不要我來打發她去？」

「不！謝謝你，我們很喜歡她呢！」龐德立即改換語氣道：「今天她拍了我兩張照片，我不曉得她爲何這樣對我發生好感。她自稱是爲G報拍照的，請你打個電話到報社去，問問該報社有沒有一位叫安娜碧的女攝影記者？果眞有的話，那麽就再勞駕你建議該社發行人、社長以及總編輯，應給她嘉獎一次！」

「是的，先生。」肥黑人飛快的走開了。

龐德向着那女郎微笑着道：「安娜碧小姐，妳方才爲何不要求那個胖黑人爲妳解圍呢？」

安娜碧以眼睛翻了翻他，沒有回答。

「我很抱歉這樣對待一位女性，安娜碧小姐。」龐德技巧的說：「不過我在倫敦的時候，我的經理，曾再三提醒過我，說京斯頓充滿了奇奇怪怪的人，淨做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當然囉！我不相信也不希望妳就是那些奇奇怪怪中的一位，可是我實在不瞭解妳為何要連續為我照兩次像呢？妳願意告訴我？」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她餘怒未息的說：「你們這樣對待我還不夠嗎？」

龐德再試探着問她一些其他的問題，她均一概不答。

巴斯非勒回來了。「是的，先生，有個安娜碧，她是G報的自由攝影記者，他們說她的攝影技術不錯，你們可以放心她了。」

「謝謝你，」龐德說。

胖黑人走了。龐德又轉向那位女郎慢吞吞的說：「自由攝影記者！這意思是說貴報社並沒有派定妳專來為我照像的，不是嗎？亦即並沒有誰需要我的像片，不是嗎？」他的面孔變得嚴肅了。「拿過來！」

「不！」她堅定的說。

「好的！庫瑞爾，動手！」龐德坐直身子說。直覺告訴自己，她就是一個重要的線索，價值

庫瑞爾的牙齒一咬，右臂又高高的掀了起來，這次比方才更甚了，使她不自主的蹲下了身去，口中不停的呻吟着「哎喲」之聲。汗珠自額頭滾落了下來，混和着痛苦流出的眼淚，將胸前滴濕了一片。

她開始罵了，以很難聽的中國話。

「說吧！趕快說吧！」龐德以勸告的語調說：「說了免得受苦，並且我們樂意招待妳晚餐。」

此時龐德頗為擔心！他猜想她的右臂可能被折斷了。

「——你！」突然她的左掌摑了過來，正巧拍在庫瑞爾的右頰上。由於這個動作出人意料，出手又是那麼迅速，當龐德想阻止時，已經來不及了。隨着「叭」的一聲，庫瑞爾只覺面頰一涼，頓時鮮血自右頰吋許長的裂口中流了出來。

龐德當即一把將她扭住，制服在地。桌子上的杯盤，全部被打落了。

庫瑞爾大意了，龐德也大意了，他們誰也沒有想到，當她彎着腰，垂着頭呻吟時，竟然悄悄的把鎂光燈的燈泡取了下來；不幸中之大幸的是，她沒有擊中他的眼睛。不然，再往上一點，右眼就非被刺瞎不可了。

庫瑞爾用手抹了一把，發現有血流出，不禁一楞，當即「啊」了一聲。緊接着他向龐德要求

道：「隊長，我們吃了她的虧了，這傢伙很野，我看我把她的胳臂折斷算了。」

「不需要！」龐德鬆開了她的左臂，道：「放她走吧！」他很氣，也很遺憾，因爲在此兩敗俱傷之下，竟然毫無所獲。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好像聽到了什麽——那是在她的背後，她的億萬同胞們脚頸上的鐵鍊聲。

庫瑞爾此時依然抓着她的右腕，狠狠的緊握着。他兩眼瞪着她，目光中混和憤恨與凶殘。「妳給我留下個記號，小姐，現在我也回敬一個。」庫瑞爾說着取過一把水菓刀，對着她右手拇指與食指之間，迅速的劃了一刀。她大叫一聲，蹲下了身子。停了一陣，站起來向着樹林奔去。臨去時，口中還不停的駡着：「總有一天你要被殺死的！你這私生子！你這野獸！你這……」

庫瑞爾粗笑了兩聲，望着她消失的樹蔭呆了一陣，然後取過一條毯巾，擦了擦臉上的血跡，又把毯巾丟在草地上。

「走吧！庫瑞爾，你的傷口需要一位醫生，我也該休息了。」

五　一張中國人的面孔

在龐德躺下尙未入睡時，突然感覺腰部有一個什麽在爬動着，經驗告訴他，遇到這種情況時，必須沉着，不然，將有生命危險。那東西逐漸上移，當他感覺已移至在左肩頭時，他曉得了：原來是一隻巨大奇毒的黑蜘蛛！

龐德以眼睛的餘光注視着牠的爬行，頭上，臉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滾滾的落在枕邊。他不敢動，也不便喊，在前後約十五秒鐘的時間內，幾乎長於一年。多謝上帝！牠沒有繼續往頭部爬行，而轉向右方，沿着龐德左臂上的睡衣，爬向了床緣，當龐德估計牠已經爬離他的身體時，立即一躍而起，迅速的將其踩死。

這是誰放的呢？他坐於床側，目瞪着那隻被踩死的毒蜘蛛，判斷着牠的來歷，但除了認爲牠是來自外島之外，別無可能，至於親手放蜘蛛的人，這就很難說了：可能是一個被派遣的專人，也可能利用旅館中的茶房，再不然……對了——他驀地又連想起了那位中國女攝影記者。

「他將來一定會殺死你的……他將來一定會殺死你的……你這私生子，你這野獸……」這是那個女攝影記者臨去時所叫駡的。

「他」是誰？他是否專門殺人？她與他有何關係？這一連串的問題，縈繞於龐德的腦海裏，使他久久不得安眠。

翌日，當他坐於陽台上用早餐時，俯視着脚下五哩面積的京斯頓街景，依然在咀嚼着以上的若干問題。

現在，龐德已經確認史壯威與杜博蘿小姐遇害了。有人在阻止他們的研究工作，所以不擇手段的將其全部資料以及已獲得的成果悉數毀掉，並殺人滅口。

在殺死了史壯威二人之後，那個主使者曉得倫敦情報局一定會繼史壯威後再派人來，而且他還猜得到所派來的人將是非龐德莫屬，所以待他的判斷證實時，爲了應付以及便於下手起見，所以他首先需要龐德的像片，以便辨認，其次是弄淸楚他住在何處，至此，毒蜘蛛的由來，已是昭然若揭了。

在「先下手爲强」的原則下，所以他要日夜的對龐德監視，而且一有機會，即行下手。

繼而龐德又想：那個女記者安娜碧果眞是主謀者的助手嗎？果然的話，她那不够老練，成熟的動作與語態，倒却是一個好的線索。

龐德燃上了他今日的第一支香烟，那是白蘭地牌子的白金漢宮的專用香烟，他已經有五年未曾吸過了，他深長的抽了一口，然後仰首自牙齒縫中以一條線的方式又一氣吐了出來，他要在那

條他吐出的白線上，尋出線索，找到敵人，可是，那個敵人是誰呢？

在經過一陣的思考之後，龐德漸漸的對那位諾博士——鳩里斯諾博士——發生興趣了，最初，多少他對這位中德混血種有點好玩的心裏，但自各方面的顯示，他已大大的加重了此人與史案關係的可能性。

他盤據蟹島，在名義上是大發其鳥糞之財，其行動之密與其出身來歷，竟然連美國的聯邦調查局都缺乏較詳細的資料，僅僅知道的，不過是島上多蟹，有成羣結隊的紅頭鸛鳥，與一層腥臭撲鼻的鳥糞。再者，就是四個人的被暗殺了。

他——諾博士究竟在那兒做什麽？他爲何不讓任何人接近他的鳥糞島？那些鳥糞有何用途？有多少的經濟價值？他運往何地？以及什麽人去收買？龐德愈想愈是不解。最後他決定在規定的十時正的聯絡時間裏，向倫敦殖民部查詢淸楚有關蟹島的全部資料，並盡可能的獲取一點關於諾博士的新情報。

外面傳來了敲門聲，龐德起身把門拉開，他立於門後，槍口指向進口處。

進來的是庫瑞爾，他的左頰上貼着一塊紗布。「早安，隊長，你不是說八點半嗎？」

「是啊！請進來，庫瑞爾。今天又將是一個忙碌的日子，用過早點了嗎？」龐德邊說邊將手槍裝入套中。

「吃過了，隊長，謝謝您。」

「好吧！我們到陽台上坐坐吧！」龐德提議着，同時取了一支香烟給他。待二人坐定之後，龐德接道：「今天我計劃到帝王大厦去打發時間，如果時間許可的話，並打算到牙買加政府走走。在明天早上之前，可以不需你的協助了。不過我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情要你幫忙，可以嗎？」

「當然，隊長，你儘管吩咐吧！」

「我們的那部車子的消聲器太差了，不太方便，請你設法弄一部較輕巧的來，你要親自去找，別轉托人，知道嗎？然後兜幾個圈子試試，同時僱兩個與你我相似的男人來——我是指高矮胖瘦差不多就可以了。但他們之中，一定得要有一位會駕車的。給他們每人買一套衣服，一頂帽子，但別忘了，衣服與帽子必須要我們倆都能够穿戴合適的。並告訴他們明天上午要到孟坦灣去——西班牙鎮的奧克歐斯路，把車子停在賴維的汽車場中，同時請他把車子爲我們徹底的檢查一番，並暫時代爲保管，聽懂了嗎？」

「是的，隊長，」庫瑞爾笑着說，「您又想在耍誰的寶了，是不是呢？」

「有那種意思，」龐德笑了笑說，「每人給他十英磅。告訴他們我是一位美國富商，要他們一定在明天早上六點鐘之前到這兒來，你也駕着另一部車同時抵此，按照相貌再將他們分開，曉得我的意思嗎？」

「是的，隊長。」

「上次我們在北海岸看過的那處房子怎麼樣了？你曉得他們願意租給外地人嗎？」

「還不十分清楚，不過價錢放高一點，我想不致成什麼問題的。」

「好的，那麼就請你進行好了，實在不行的話，在附近另租一座平房亦可，租金你放心好了，多少都無關係，不過你一定得要說清楚，告訴房主謂房客是一位美國富商：詹姆斯先生。把房門鑰匙取來之後，再行付款。如有其他的問題，我可以打電話同他們聯絡。」言畢，龐德當即自衣袋中取出一疊紙幣，順手分了一半交給庫瑞爾。「這兒是兩百英磅，相信可以足够的了，如萬一還不够的話，可以隨時同我聯絡，你會曉得我在何處的。」

「謝謝您，隊長，」庫瑞爾道，他扯了扯那件短袖的藍色的襯衫衣領，繼而又問道，「還有其他的吩咐嗎？」

「沒有了，可是，在你離開此地之後，要時時留心意外事件的發生，特別注意你的附近有無中國人。」龐德說着立起身來送行。待行至門口時，龐德又道：「明天六點十五分見，屆時我們再到北海岸去，希望在此能建設起一處良好的基地。」

庫瑞爾點了點頭。他的面孔上，帶着些許難言之情。「好的，隊長，」說罷轉身向着走廊大步走去。

半個小時之後，龐德下樓了。他跳上一部出租汽車，直向帝王大廈駛去。他並沒有在來賓簿上簽名，只對門房自我介紹了一下，即行靜坐在客廳中等待了十五分鐘。這並非他有意浪費時間，而是他有意表示自己不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僅是一位極爲普通的人。

沒多久，總督的侍衛出來了，將其請入一樓的貴賓會客室中。

那是一間寬敞而冷靜的房間，充滿着雪茄的氣味。這位總督身着一套蠶絲質的乳色衣服，不合腰身的尺寸，看上去分外顯得彆扭。他坐於一張寬大的桃木心製的桌子前面，桌上除了一份當日的G報，一本時代週刊與一束盛開的玫瑰之外，別無他物。

他的雙手平置於桌面上，藍色的眼睛中閃爍着智慧之光，他已經六十歲了，但皮膚却保養得分外紅潤，看起來像一位五十歲左右的人。他面孔上沒有一般政客們慣用的假笑，當龐德進去時，他也沒有起身爲禮，只是先行開口說：「早安，龐德先生，請坐。」

龐德自行找了一張椅子坐下，然後才回上一句：「早安，總督。」

龐德對於這位行將退休的總督，頗爲不滿——他認爲他太過官僚作風了，因此，良久他都沒有開口，直到後來，才說明來意：「希望您能以總督身份，發表一點對史壯威案件的意見。」

那位老總督首先乾咳了一聲，然後明知故問的說道：「你找我就是爲了這件事情嗎？」

「是的，我相信您一定會知道得較詳細的。」

「我曉得是曉得一點，可是現在又有什麼用處呢？這件案子已經結了。」

「可是我想明白一下它結案的情形！」

「這不是很明顯嗎？兩人同時失踪，一定是史壯威把那個女人拐跑了，至於跑往何地！誰也搞不清楚，我們的警察已找遍了，京斯頓是沒有。對於……」

「……總督先生……」龐德火了，正要向他提出抗議時，總督連忙以手示意龐德不要插嘴，等他講完之後再說。因此他又接着道：

「對於這件事情，我同你們同樣的感覺遺憾，所以本人在此，誠懇的告訴你，希望你將本人的意見轉達給倫敦當局，以後如再派人來代替他們工作的話，在人選方面，最好能愼重考慮一番，不要再給我們的警察增添麻煩。」

龐德本來滿腹怒火，可是當他聽到總督最後所採用的「愼重考慮」四字時，他立時又理智了不少，遂改換語氣道：「謝謝您，總督閣下，相信倫敦當局會考慮到這些問題的。」

可能這位總督看出龐德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的緣故，當下亦改變態度道：「這是一個一言難盡的問題，本人的答覆，可能不會令您完全滿意，最好你親自能同我們的內政局負責人談談，你是不是要見見我的官員呢？」

「是的，我想見見你們內政局的負責人。」

「哦！眞的嗎？是什麼有關內政的事情呢？」

「是有關蟹島的問題，那上面有些極不平凡的麻煩，有很多奇怪的鳥，與令人猜不透用途的鳥糞。這件工作是倫敦殖民部指派的，我的政府官員要求我來此時，順道去該島看看。」

那位總督表面上頗表同意的道：「可以，可以，當然可以。希望你能不負此行，尤其對史壯威的失踪案子。」說着他按了一下電鈴。阿達西應聲走了進來。

「這位先生想見見我們的內政局負責人，侍衛長，你可以陪他去一下嗎？我馬上打電話通知他，相信司密斯先生一定會樂意的。」他立起身來，繞過桌子的一側，向龐德伸出了右手。「再見，龐德先生，我非常高興今天我們能夠見面。至於你所說的蟹島，說來慚愧，我眞的從來沒有去過，不過我聽說那兒一定很有意思。再會，遠道而來的龐德先生。」龐德亦親熱的與其握手。

「彼此，彼此，總督閣下，謝謝您，再會。」

「再會，再會。」總督自送龐德走出門外，並消失於走廊的盡頭之後，始返回他原來的坐椅。但他並沒有立即坐下。「自大的毛頭伙子！」他對着龐德方才坐過的那張椅子說。然後坐下來，同內政局長在電話中交談了一陣，接着摸起桌上的那份時代週刊。

內政局長年紀不大，頭髮亂蓬蓬的，沒有塗油，一雙孩子型眼睛，但却分外有神。他吸烟斗，而且有一種習慣：不是裝烟絲，就是燃火柴，再不然就是檢查烟杓內的烟絲燒完了沒有。因爲

他每次裝入的烟絲很少，所以裝烟，燃火與檢查的動作也就無形中增多了，日久天長，即養成了一種習慣。因此在他與龐德最先不到十分鐘的談話中，幾乎就裝了十次烟絲，也燃了十次火柴。

當正題尙未開始時，電話鈴聲響了，司密斯摸起話筒。「龐德，是的。等一會吧……什麼？哦！五年多了……就是我上次所說的那種顏色嘛！……我知道，好的，等一會再談吧！」

放下話筒之後，司密斯仰身靠在椅背上，同時提起右腿，高高的掛於椅臂。然後燃上一根火柴，抽了一口，又把烟吐出來，繼爾翻了翻眼皮，向着龐德說道：「老實說，我不想爲你添麻煩，希望你也別同我找嚕囌。不過既然你是遠道而來的客人，在可能範圍之內，有需要幫忙的地方，我們亦樂於協助，什麼問題呢？是不是那些臭肥料？」

龐德淡然一笑，道：「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但我的意思還是說爲了史壯威的案子比較合適。」龐德頓了一頓，又接着道：「我想先請教你幾個問題，你對我有何觀感？再者，你說你看過檔案了，可否告訴我你都是看到了檔案中的什麼東西？是誰想知道上面的資料？沒有關係的，我只是隨便如此問問而已，並不是非知道不可，如果你可以回答的話，當然最好不過，如不方便，亦無所謂。」

司密斯向他翻了翻眼皮：「嗯！你一來我就判斷可能是這些問題。」說罷，他故作回憶的樣子，望着天的板道：「好的，讓我想想看……哦！對了，那份檔案好像放在我的秘書的辦公桌上

，裏面談及一位女孩子……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要問我的秘書才會清楚。」

龐德曉得他在耍花槍了，遂改口道：「現在我們暫時別談那個檔案的問題了，是不是可以請你談談蟹島的近況？你都是知道些什麽？那位中國人諾博士是否眞的在島上挖鳥糞？」

司密斯笑了，笑的很開心，他把烟斗自口中取下來，望着龐德道：「說來說去。我們還是離不開檔案的。」他按了一下電鈴，不到一分鐘，在龐德背後的一座門開了。

「泰蘿小姐，請把蟹島的檔案取來，問問勞非洛小姐就知道了。」

「是的！」聲音十分溫柔。接着龐德聽到他背後的門又被關上了。

「關於那些鳥糞的事，」司密斯將上身靠在椅背上，「正同你所已經曉得的差不多，它們都是鳥吃過魚後所排泄出來的，至於那些鳥嘛！更沒有什麽稀奇，在你們英國也可以看到，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的，是這種海鳥的驚人食量：就以秘魯來說吧！全秘魯的人民，每年所吃的魚量，爲四千噸左右，而該國所有的海島，每年所消耗的魚量，則超過五百萬噸！」

龐德表示相信的點了點頭。

「好了，」司密斯繼續說道：「這些被食的魚兒，被鳥兒排泄而出！落在海裏的又被鳥兒吃了，落在島上的則成爲糞層，一夜出現一次新的糞層，太陽出來後，把糞層晒乾了，次日又是一層新的出現，日久天長，遂變成爲鳥糞島。」

「蟹島上還有其他出產嗎？」

「這個問題，恐怕只有請上帝回答了。不過據我們所知，它週圍的魚量並不豐富，因此鳥糞的出產也不會太多，除非牠們都飛到很遠的地方去打食，夜晚再飛回來棲息。至於在工業上嘛：：目前我們還沒有獲得什麽資料，至於你所說的其他出產，既然它的名字叫蟹島，當然一定有很多蟹了。」

龐德又點了點頭，沒說什麽。

「哦！關於你剛才所說的那個中國人嘛……」司密斯將烟斗放在耳邊搖了搖，然後看了看，再揷入口中。「那傢伙一定有點鬼名堂，至少腦筋是够用了。他直接與歐洲通航，每月獲得一船的補給品，聽說去年一年中，才只賣了不到四十船的鳥糞，而且每噸的售價還不到四十美元，眞是天曉得他以什麽東西去養活那些工人了！對於此一問題，我始終得不到答案與證實，更使人不解的是，島上的工人竟然沒有一個逃出來！」

他抽了一口烟斗，若有所思的望着對面的牆壁半自語的道：「怪！但這也難說，那是他的鳥，反正他愛怎麽做，就可以怎麽做！」

「那麽你認爲那座小島上究竟有多少經濟價值呢？」

「哦！這就很難說了，不過如以秘魯的行情估計，一對鳥的產糞量，每年可值美金兩元。每

隻雌鳥，一年生兩次蛋，每次可生三枚，在三枚中只能孵出小鳥兩隻，一對小鳥可售美金十五元，假設該島有鳥一百萬隻計算，這個數字就頗可觀了，也就是說，諾博士在蟹島上的收入，如以秘魯的行市計算，則每年可獲純利美金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元。」司密斯以右手食指壓了壓烟斗，繼而道：「至於就外界傳說，是不是另外還有其他板眼，那就不太清楚了。」

龐德背後的門又開了。

司密斯連忙問道：「泰蘿小姐，檔案帶來了嗎？」

「對不起，局長，」聲音同方才一樣的溫柔。「我們找了好久，任何地方都沒有找到。」

「妳怎麼說『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呢？難道說眞的有鬼?!最後一次是什麼人看的？」

「是史壯威司令。」

「哦！不錯，我也想起來了，那次他還是在這兒看的呢！可是也不會失掉的呀！回去再找！」

「是的，局長。不過我們已經找遍了，夾子是有，只是裏面的東西不見了。」

龐德自椅子上轉過身去，望了一眼那位小姐，然後又轉了回來。他微笑不語。因爲他心裏有數，他早已曉得它的去向了，他也曉得爲何它曾一度到司密斯的桌上來。他更曉得這座帝王大廈內的人員，對他——一位美國的進出口商人——所持的何種態度了。

我敬愛而又聰明的讀者們，你們知道是怎麼回事嗎？告訴您：那位不苟言笑的內政局長，同諾博士與女安娜碧小姐一樣：在他那付中角邊的近視眼鏡後面，原來也是一張中國人的臉孔。

六 毒蜘蛛

那天中午，司密斯局長在皇后俱樂部請龐德午餐。他們坐在特別房間之內，天花板上吊着四架大電扇。開始時，他們先天南地北的談着，當咖啡送上來時，主人才正式談到牙買加的問題。

「牙買加的男人。」他抽了一口烟斗道：「一般說來，均極懶惰。雖然他們生活在最富裕的地方。但是他們之中，却甚少人過着富裕的生活。在英國人來了之後，統制了將盡二百年，但是他們依然並沒有眞正獲得了什麽，倒是葡萄牙人與猶太人發了點小財。這兒的大樓與旅社是最近幾十年才有的。在印度的商人來過之後，對外的貿易才算正式展開。最後，來了一批中國人，他們有一部份與當地人結了婚，因此生了一些中國黑人，他們聰明、膽大，給警察增添了不少的麻煩。」

「你的那位女秘書，是不是其中之一呢？」龐德接口問道。

「是的，一位非常精明而能幹的女孩子。她已經爲我工作半年了！極爲難得！」

「看上去很靈巧的。」龐德道：「這兒的中國黑人是不是也有個組織呢？」

「還沒有。龐德先生，以我的看法，你在京斯頓恐怕找不出什麽名堂來，即便我把我們的機

密檔案都給你看，也不過只是一些過去戰爭的紀錄。要想達到目的，還得另想辦法。不相信你可以問問所有京斯頓的人，同他們談談蟹島的情形，他們所能告訴你的，除了那是一座鳥糞島之外，恐怕就是對你說，上面有很多數不清的墳墓與黑蟹了。不過，要是你有探險意思的話，我倒願意介紹你去一個地方，先去看看一幅地圖。」

一個小時之後，龐德被帶進一間陰暗的房子裏。在此，他看到了一幅蟹島的地圖，上面並繪有若干槍砲的標誌。以幫助文字與圖上距離的表示不足。

地圖上面的日期爲一九一〇年，雖然室內光線不够明亮，但因爲那幅地圖是平舖在桌子上，所以大致仍可看得清楚：那是一幅簡要圖。

就那幅地圖上所示，該島的面積，約爲五十平方英里。大致分爲三個地帶：東部多湖泊，爲沼澤地帶。中部爲沙質平原，面積狹長而最小。西部多山，爲丘陵地帶，最高峯海拔在五百呎左右。在地圖的右下角，並寫有「一八八〇年修正」的字樣。

地圖上沒有道路標誌，也沒有房舍的代表符號。能够看得比較淸楚的是：該島至牙買加北海岸哥里納港與古巴南方的距離——前者約爲三十英里，後者約爲六十英里。

地圖的北、東、南三面，均爲淺灘，只有西方可進出停泊船隻。在靠近一處巨廠的下面，圖上塗着黑色，水深的標誌爲五百尋（等於三千英尺）。龐德在此注意良久，然後把它交還給了圖

書管理員。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四點鐘，龐德出來之後，叫了一部出租汽車，越過一段坡道，即行返回旅社。

他很高興，在這一天中，他總算收獲了不少。他想好好的睡一覺，準備次日早點起床，繼續下一步工作。

進入旅社之後，首先到櫃台上去問有沒有庫瑞爾的電話或信件。「沒有您的信，先生，」女會計員向他說：「只有一籃子水菓，我們已經送到您的房間去了。」

「是什麼人送來的？」

「是一位黑皮膚的男人，先生。他說他是自阿達西的辦公室來的。」

「謝謝你。」龐德說罷，即行走向一樓。他頗感奇怪，因此在他轉身離開櫃台之後，即將右手插入衣袋中，緊握着那支手槍的槍柄。

他以極輕的脚步走到他的房間門口，將門鎖打開之後，隨着猛然一脚把門踢開了。但室內却空無一人。他停了一下，遂又把門關上，鎖好。

在他窗前的桌子上，擺着一隻很大而裝飾華麗的水菓籃，籃中有紅皮橘子、白葡萄、黃色的香蕉、鳳梨、蘋果與無毛桃。在籃子的把環中央，繫着一條紅帶，紅帶的另一端束着一只白色的

信封。龐德取過來，持到燈光之下，上面是這樣寫的：「向您致最高的敬意，京斯頓總督敬贈。」

這一來，倒使他懷疑了。他呆在那兒，對着籃子注視了一陣，又彎下身去伏在上面聽了一聽。然後將所有的水菓一個個小心翼翼的取出來置在地板上，最後什麼也沒有發現。

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遂又把它們一個個的檢入籃子內，推開浴門，丟在洗臉盆中。然後走進臥室，取出衣箱，端至燈前，輕輕的置於地板上，並跪下去細心的檢查着衣箱上面的鎖，特別是鎖上面的白粉，結果他發現那些白粉不完全了。

此時龐德已知道，他已進入熱戰的邊緣了，但對方不是在帝王大厦，也不在牙買加，而是在蟹島上，至於那個人的名字，自然是「鳥王」諾博士了。

龐德打開衣箱，取出一面顯微鏡，又重新把那些水菓檢查一遍。然後他走了出去，向會計小姐索了一個紙盒，一張紙與一條帶子。待把那些水菓裝入紙盒之後，當即往帝王大厦打了一個電話，指名要找內政局長。

「你是司密斯先生嗎？我是詹姆斯•龐德。打擾您了。方才我這兒上演了一幕啞劇。是的，我可能派人送上一隻盒子。我不希望我的名字與它混在一起。詳情以後我再告訴您。當你接到他的報告時，請你給我打個招呼好嗎？我將在毛蘭港的低沙地，可能在此要住一兩個星期。是的，

希望我向您說的話，沒有第三個人知道，請原諒我把它視爲如此神秘。等下次我們再見面時，我將詳詳細細的向您解釋。你得注意那位『分解家』說些什麽，愼重的應付他，提醒他……好的，多謝了，再會。」

現在的時間是六點正，龐德回到他的房間裏，首先洗了個淋水澡，然後喝了一杯甜酒。當他正要出去時，電話鈴聲響了。是庫瑞爾打來的。

「萬事如意嗎？隊長。」

「並不都如意。」龐德半開玩笑的說：「房子的問題怎麽樣了？」

「萬事如意。隊長。」

「很好，」他放下話筒，走向陽台。

太陽剛剛下山，半天彩霞映照着京斯頓的全城與海港。此時天空有一架飛機盤旋，轟轟的聲音，使他好久無法安靜。飛機飛得不高，而且速度很慢。他還記得，在前一天晚上，他也曾看到過同樣的一架飛機。龐德的視線始終跟踪着它飛行的方向；它飛向海去，又折轉回頭，最後降落到巴里沙多士機場。

僅僅二十四個小時，它又來了第二次。奇怪！它是自何處而來的呢？龐德不禁對它發生了興趣。

當機門開啓時，播音站門前的麥克風喊叫了：「各位旅客：這兒是牙買加，京斯頓國際機場，到京斯頓的旅客，請順序下機。各位……」

由那架飛機的降落，使龐德連想起了倫敦，他彷彿看到麥爵局長的緊張而嚴肅的面孔，那張面孔的嘴正對着室內通話器說着：「諾博士已正式向〇〇七號挑戰了，他送了一籃毒菓到旅社。這是他繼毒蜘蛛之後，又一次的正面罵陣。不知道他吃了沒有，不然的話，他現在一定住在醫院中，口吐白沫，兩眼發直，四肢顫抖……趕快得要把他接回倫敦來……」

突然一隻蝙蝠自他的面前掠過，使他頓時回返了現實。他立起身來，走回房間，吩咐侍者爲他準備一杯牛奶。

牛奶飲過後，他走進餐廳，隨便吃了一些點心，同時有心無心的翻閱着桌上的一冊逾時雜誌。

九點鐘的時候，他已稍有睡意，於是返回臥室，取出行李袋，作着明天的行動準備。並打了個電話給櫃台，要他們明早五點半叫他起床。

天氣很熱，他除了將窗門大開之外，並脫去上衣，赤着背睡覺，當他最後摸了摸枕下的那支華式手槍之後，差不多五六分鐘的樣子，就睡着了。

在他睡醒來時，夜光錶的指針告訴他是夜晚三時。他頗感奇怪；怎麽會在此時醒來呢？他緩

緩的抬起頭來，沒有任何聲音，只有遠處傳來斷斷續續的犬吠。

月光自窗口射進來，照在一張椅子上，椅子上放着一張昨日的報紙，那張報紙好像在藉着月光向他眨眼，警告：你要小心了，大禍已經臨頭！

朦朧中，他感到一樣東西輕輕的觸了一下他的右膝蓋。接着那東西漸漸移向他的外脛。他的頭髮立即好像豎了起來，但是他卻沒有敢動，因爲經驗告訴他，一定又是一隻毒蜘蛛來了，而且足有六吋來長——同他的手掌相彷。他感到無數細細的毛腿在他的全身上爬動着，他的汗頓時又滾了出來。他緊張，他惶恐，他也憤慨；他知道此時不能亂動，如果有人立在他的面前，也只有聽其擺佈，他知道這種蜘蛛奇毒無比，沾上一點毒液即將醫藥無救。他氣：他爲何老是以此種毒蜘蛛對付我呢？

此時牠已經爬到他大腿上了，他不敢動，甚至不敢顫抖。

現在已經爬到他的小腹了。

現在已經越過左胸部到頸上了。

牠停下來了，但不到五秒鐘，又繼續爬向他的下顎，經過嘴角，到了鼻側。

此時龐德已可以淸楚的看到牠了：黑黑的一個怪物，足有手掌般大，三吋來長的腿，高高的撐着數吋長的身體。在爬行中，他感到了牠身體的重量，彷彿有一百磅重。

現在已經爬到他右眼皮的上方了。

他的枕頭已經濕透了一半，他希望牠能自他汗珠滾滾的臉上滑下來。

牠又向上爬了，此時停留在他額上的頭髮下方。可是不久，牠又移動了：爬上了他的頭部。

糟！龐德心想，頭髮如絲網，那是蜘蛛最喜歡之物，天哪！牠總不會伏下來睡覺吧！

又是一陣爬動的感覺，這次是順着他的頭髮往枕上爬了。他傾聽着，當他判定確實牠的足部已完全接觸到枕頭巾，而發出一種爬行的聲音時，於是當即挺身躍起，跳落到地板上。

他赤着脚，跨到門後，打開電燈，迅速又奔回床邊，發現牠已爬至枕邊。他一把將枕頭扯到地板上，並以一張椅子的腿將枕頭推到地板中央。

現在，他平靜多了：他沉着的舉起一隻皮鞋。

不到三秒鐘，牠離開枕頭了，隨着「砰」的一聲響亮，污染了一塊地板。

七　偷渡蟹島

在駛往京斯頓的途中龐德問庫瑞爾道：「你看到過毒蜘蛛沒有？」

「您說什麼？隊長，毒蛛蜘？」手把方向盤的庫瑞爾，聞言之後，不禁一楞。

「是的，我已經捉兩隻了，其中一隻特別大，差不多有五六吋長。」

「您是說那一種黑色的能咬死人的傢伙？牠們多在古老的建築物中，特別是陰暗的地方，夜晚才出來。你在什麼地方捉到的呢？隊長。」

龐德沒有直接答覆他，也沒有告訴他水菓的問題，因爲他瞭解庫瑞爾是個粗線條的老實人，說明了反而增加他精神的緊張。當即反問他道：「你以前是否在新式的房子裏見過呢？譬如在你的鞋裏，或是抽屜中，以及在你的床上等處？」

「沒有。」庫瑞爾肯定的回答。「牠們不喜歡明亮的地方，多住在洞穴內，晝伏夜出，牠所結的網都很髒。有時在林中，石壁內也有發現，但極少出現在光亮的地方。」

「在森比找的那兩個人怎麼樣了？」

「哦！他們很樂於接受我們的工作，乍看之下，他們的外型，頗有些與你我相同。」庫瑞爾

露出一陣得意的微笑。望了望龐德之後，又以頗有顧慮的語氣道：「不過我擔心他們不是好人，隊長。」

「沒有關係的，你現在只管小心的駕車就夠了。」龐德拍拍他的大腿說。

此時太陽已經昇起，旭光映照在山腰之間，耀眼生輝。路上行人不多，他們三三兩兩，手挽蔬菜籃，頭頂水菓筐，赤着足，向着市場走着。

「隊長」庫瑞爾吞吞吐吐的突然說道：「請您原諒我的多嘴；我可以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嗎？」

「哦！史壯威司令與他的女秘書失踪了。這兒的人都懷疑他們是一起跑掉的，但實際上我判斷他們一定是被人謀殺了。」

「啊！原來是這樣的？」庫瑞爾的兩隻眼睛睜得像一對銅鈴。「那麼你認爲是誰幹的呢？」

「諾博士，那個在蟹島上的中國人。史壯威的研究工作，曾涉及到他的鳥糞開採，認爲對他是一項威脅，所以把他們暗殺了。諾博士是個神秘的人物，他不許任何人接近他的蟹島。我特別要告訴你的，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之中，我與他之間，曾經發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你知道我爲何要到森比去的原因嗎？」

「不知道，隊長。」

「首先我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同時再認識一次上次你告訴過我的路線。」
「是了，隊長。那個地方太合適了。」
「其次是我考慮我們用什麽方法到蠻島去一趟，探探虛實。」
庫瑞爾精神很緊張，但卻沒說什麽。「我們不一定接近諾博士，主要是看看他的鳥糞的眞正開發情形。如果情況不妙，我們盡速離開。你認爲怎麽樣？」
庫瑞爾自衣袋中摸出一支烟來。燃上之後，深長的吸了一口。道：「首先交通工具就是一個大問題。不然，即便可以順利的到達，但卻甚難安全的回來。你說是不是呢？隊長。」
龐德望着他那張堅實而黑中發亮的面孔道：「我曉得的。交通工具我已準備好了，五千磅的快船與獨木舟都有，明天即可在瑪莉亞港候命。」
「那麽現在我們所需要的，就是有一個平靜的海面與陣陣的輕風了，您計劃在何處登岸？隊長。」
「在靠近河口的南岸。然後我們順河而上，駛入內湖。我猜想該處一定有他們的營地。因爲他們需要大量的淡水。」
「我們計劃在那兒停留多久呢？隊長。還得帶些什物才行哩！像麵包水菓之類的東西。但香烟不可以帶了：您該知道，夜間吸烟，燃火，很遠就可以看到的。」

「當然。我們先作停留三天的準備，也許頭一天晚上就被他們發覺了呢！你携帶兩把獵刀，帶手槍。你可不能向任何人說的呀！庫瑞爾。」
「您放心好了，隊長。」庫瑞爾堅定的說。
之後，二人都沒再說什麽，一直車抵瑪莉亞港。
他們穿過這座小鎮，繞行了一圈，發現港灣內的水面極爲平靜。車子停在一家白粉牆壁的旅社門口。二人下車之後，先至碼頭望了望，然後進入旅社。
時間是八點三十分。他們先各自飲了一杯咖啡，隨便翻閱了一下報紙，即行早餐。
龐德在此列了一張生活訓練表：七時起床——游泳十五分鐘（一英里）——早餐——一小時的日光浴——一英里的跑步——再游泳——午餐——休息——日光浴——游泳一英里——熱水澡——按摩——晚餐——九時睡覺。
該項訓練表，自是日早餐後即開始實施。開始以來，一切正常，除了G報某日刊登了一則有關龐德的插曲之外，就是司密斯有時候給他一份電報。
在那天G報上的新聞，大意是這樣的！在西班牙人鎮與雷歐之間的孟坦溝馬路上，發生一次車禍，大卡車撞上了小包車，車上一人死亡，一人重傷，大卡車於肇事後逃逸，警方正追捕中。死者身份不明，男性，黑人，年卅歲左右。傷者已送醫急救，腦部震盪，仍在暈迷狀態中，有生

命危險。該一被撞之包車，據初步調查，曾爲一位龐德先生所租，龐先生是英國人，傳聞他是美國富商。至於車禍之發生，是謀殺？是意外？警方正在作詳細的調查中。

看過之後，龐德立即將那張報紙燒掉。他不願使庫瑞爾曉得，免得心驚。

而司密斯每次所來的電報，龐麥看過之後，也均立即燒掉。他們決定使用的交通工具爲一隻獨木舟，該舟是一株大棉樹的樹幹鑿成，上面有兩個單人坐位，兩葉划槳，及一塊骯髒的帆布。庫瑞爾對它甚感滿意。

他們兩人，曾花了三天的時間，在港口外的近海處試航，同時作着各項操縱的練習。

最後的一個黃昏來臨了。龐德顯得分外精神旺盛。當即喚來庫瑞爾，又臨時教了他幾套赤手奪槍（刀）與殺人的硬本領，以備緊急時應用。「謝謝您，隊長，這比什麽都好。」庫瑞爾練習過幾遍之後，甚爲高興的說。

「珍視它們！這是最佳的武器，是英國政府花了無數的金鎊買來的。」

夕陽已經整個的浸入海水中了。京斯頓也逐漸的安靜了下來。

龐德步入臥室，取出他的兩支手槍，作着最後的一次檢查。那不是他原來的貝式手槍，也不是他現在携帶的華式手槍，是他喜歡的另外一種美製的卡式長管手槍。

龐德把它們端詳了好久，然後裝上彈匣，又另外帶了二十粒子彈。一起放入一隻小行李袋中

。心想：三十五碼的射程，在蟹島上是很有用處的。

此時，他走至冰箱，取了一些冷飲與蘇打水，走到院子中的石櫈上坐下，好像對京斯頓的燈火，懷着無限戀意。

天色逐漸的暗了下來，附近居民的電燈，已經相繼熄滅了，海風掠過，帶給棕櫚樹梢陣陣的胡哨。飛蛾蚊蚋，羣羣的在路燈下忙碌着，追逐着，撕殺着。偶爾一兩隻失去飛翔能力的蚊蛾，跌落在龐德的頭上、胸前，像在對他作着援助的請求。

他又添了半杯菓汁，另外加了兩匙碎冰，接着一飲而盡，繼而又喝了半杯葡萄酒，燃了一支烟。他爲何要喝那麽多的東西呢？是爲了今夜三十哩的航程嗎？是爲了鎮定自己與壯膽嗎？是考慮應付諾博士的方法嗎？不知道，連他自己也回答不出。

庫瑞爾忽忽的自海濱走來。「時間差不多了，隊長。」

龐德飲下杯中的剩酒，當即起身隨着那位卡門島民，跳上了獨木舟。

忙碌了一天的漁民與漁船，都靠岸拋錨休息了，只有點點漁火，無力的在沿閃爍着微弱岸旁光芒。風平浪靜，寂靜一片，只有他們的槳在發出「嘩嘩」的響聲，二人誰都沒有說話。

划出港口時，他們扯起了帆布，速度頓時加快了，搖槳的雙手也靈巧了許多。

天空銀河橫掛，流星不住穿梭，它們像是在向他們加油，祝他們勝利。海風襲來，略帶寒意

，使兩人背部的汗珠，也一頓頓的冷却了下來。龐德回頭望望背後，瑪莉亞港的建築已經模糊不清。

現在他們已經離岸三哩了——十哩了——十五哩了。他們預定在半夜之後抵達。龐德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氣，然後將頭額置於膝蓋上，閉上眼睛，作着最後的休息。

他看了看腕上的夜光錶：時間是十二點十五分，使他不禁爲之一楞。

「糟糕！庫瑞爾，」他失聲的說：「你該早把我叫醒的。」

「我倒是想叫醒你的，隊長。」庫瑞爾顯出爲難的樣子說：「可是我看你睡得很好。」

接着他們調換了一個位置，加速前駛。

此時除了更爲黑暗與更顯得空洞之外，別無其他改變。一羣飛魚自他們的前面掠過，很快的又跌入水中。也有一些伴着他們前進。牠們差不多都可以飛行數十碼的海面。牠們似在炫耀自己的本領：既可在水底游，又能在水上飛。再不然，就是牠們把獨木舟也當成了一條大魚——一條行動遲鈍的大魚。

四點鐘的時候，蟹島已經隱約可見，就距離的判斷，應該不致超過二哩。

庫瑞爾的精神始終如一，像是一個不知道疲倦的橡皮人。龐德的精神業已大振，剛才的睏意，一掃而空。淡白的月亮，自他們的身後升起。水面又逐漸的平靜了下來，魚兒均已藏入水底。

他們又變換了一次位置。庫瑞爾將帆布扯下，二人合力划槳前進。離岸僅有一哩了。他們的

速度漸漸的慢下來，爲的是防止划水的聲音被島上的人聽到。

現在他們已可嗅到海島的氣味了——一種魚與海藻腥味的混合氣味。但却看不出有特別之處，一波波的海浪，繼續不停的衝擊着他們的獨木舟，波浪擊在舟首，擊起了一排高高的浪牆，浪牆的上方是白色的，可是那種白色，只是一瞬即滅：很快的就又混入黑色的海水中了。

「就要到了，隊長。」庫瑞爾輕聲的說。

龐德點了點頭，沒有作聲。他此時的汗珠已經掛滿了額頭，雙臂早已疲勞得難以抬起了。自從帆布扯下之後，舟的重量好像增加了兩倍。因此，他的腿也痲木了，腰更是酸痛難忍；用「筋疲力竭」來代表此時的龐德，是再恰當也不過的了。

現在已接近海岸了，明石暗礁星羅棋佈，使他們的行進更感困難，一排排的海浪，衝擊在岩石上，擊起數尺高浪花。濺在頭上，滚入嘴裏，發出一種令人作嘔的味道。衣服業已盡濕，緊緊的貼在皮膚上：有海水，也有汗珠。

在暗礁區的盡頭，是一條河流，河水流動着：此即該島上的那條最大的河流。雖然河水是流動的，但浪花却逐漸的減退了。二人一鼓作氣，猛力搖槳，獨木舟緩緩的進入了河道。

庫瑞爾在前，用槳躲避着河中偶爾突出的巨石，同時耳目留意着週圍的動靜。而龐德對月光下黑黝黝的河岸，不禁頗感訝異。直到他們停止下來，站起來後，才算明白，原來兩岸都是巨石

相連的黑石頭。

在一處可以隱藏小船的地方，他們上岸了，當船上的東西全部取下來，上岸不到三公尺的地方，突然草叢內發出「嘶」的一陣響聲，庫瑞爾的獵刀應聲拔了出來：原來是一條數尺長的水蛇，在月光之下，極快的向着河中爬去，二人相顧一笑。

緊靠河岸的為雜草，過去雜草即為沙灘，論講，沙灘該是鬆軟的才對，可是這兒的却不同，軟中夾雜着硬塊，龐德彎下腰去抓了一把，發現裏面混合着火岩，因此他曉得了該島在若干世紀之前，可能還是一座大的火山。

沙灘的顏色都是灰色的。因此，黑色的蠻蛇，如不爬動的話，極不容易看到。

在離岸不太遠的地方，龐德檢起一條斷竹，斜挿於地上，作為登岸的記號。

現在的時間是五點正，週圍仍舊是黑色一片，但他們都曉得，那就是黎明的前奏，不久東方就會漸漸的透出魚肚白色。

現在他們實在是太累了，雖然是在那種情況之下，却依然希望能好好的睡上一覺，但事實上，他們又不能可，也不敢。

他們耳語了一陣之後，庫瑞爾即行向着一塊巨石後走去。龐德則走入一片較高的樹林，隨便檢拾了一些乾草，舖在地上，然後伏在草上，一方面休息，一方面探視島上的目標。可是，那知

伏上去之後，却不久就進入夢鄉了。

八　海灘驚艷

龐德一覺醒來，渾身懶洋洋的，當他觸到下面的沙地，使他警覺的想到目前的處境，他看看錶，十點了。陽光由海葡萄寬大和濃密的葉子隙縫中洒在他身上，已經相當熱了。在他前面的海灘上，一個大的陰影投射過來在他面前幌動着。

「是庫瑞爾嗎？」龐德邊想邊把頭抬起來，由他隱身的樹叢中，透過密集的樹葉，向海灘窺視。眼前的景物，突然使他楞住了，他的心臟也驟然停止跳動，當它的功能再恢復時，像小鹿似的在他胸膛裏亂撞，因而使他的呼吸都有了困難的感覺。他那對由樹叢中向外張望的眼睛，像觸電似的瞪的大大的，明亮的眼珠幾乎奪眶而出。

在靜靜的海灘上，站着一個裸體少女，背部正向着他這一面，嚴格的說起來，她還不算全裸，至少腰裏還紮着一根大寬皮帶，一把獵刀插在皮鞘裏掛在皮帶上，長度剛及她的右臀下部。事實上，這根皮帶使她裸露的身體更加性感，她站在浪線上，距他不超過五呎，正低着頭看她手裏的東西。她站的姿勢優美而自然，身體的重量全落在右腿上，左膝頭彎曲着微微向裏合，當她察看手裏的東西時，頭偏向一邊像是很仔細的樣子。

她的背部極爲動人，光亮的皮膚像牛乳摻上了少許咖啡，看起來油滑而健美，柔和的曲線，看不到一點背脊骨，整個的肌肉渾圓而成熟，堅實的不像一般女人那樣鬆軟無生氣。假若看不到她的秀髮和渾圓的雙臀，你會誤以爲那是一個男孩子的背。她的一雙玉腿修長而美麗，她微蹺的左脚跟顯得格外白嫩，一望就知她是個白種女孩子。

金黃色的頭髮披在她的雙肩上，由於剛濕過的關係，大部份還都黏在一起，一付綠色的潛水面具戴在她的前額上部，橡皮帶子攔住後邊的頭髮。

這眞是一幅動人的畫面。靜靜的海灘，湛藍的大海，配上一個頭髮濕漉漉的裸體少女。龐德被這幅誘人的畫面觸動靈機，他思索了半天，突然滿意的點點頭，自言自語的說：「對！一點不錯，從背影望去，活像維納斯女神！」

她怎麼跑到這兒來的？她來此地做什麼？在飽餐秀色之餘，龐德不禁興起懷疑的念頭。他一生的工作幾乎沒有離開過女人，現在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對女人特具興趣的性格是與生俱來的抑是在工作中慢慢培養的。不過在美色當前之際，他總沒有忘記他職業上應有的戒心。這種心理當然是工作給他的教訓。

龐德抬起頭來，把整個海灘搜索一遍，前面的視界很廣濶，右邊他可以看到河口，大約有五百碼的樣子，一片白色沙灘空洞洞的沒有一點雜色，只有一點點的粉紅色物體散落在上面，看起

來特別醒目。左邊二十碼左右，是陸地伸展出去的尖端，上面是參差不齊的怪石。在沙灘的凹溝一處有一隻小舢板，顯然是有人把它拖上來隱藏在石堆中的。

龐德斷定那隻小船一定很輕，否則她一個人決拖不上岸來。也許這個女孩子並不是單獨一個人，可是，由那些石堆到海邊的沙灘上只有一個人的脚印，由海邊到女孩子現在站的位置也只有一行脚印。

她是否住在此地？還是晚上划船回牙買加？不管原因爲何，龐德想，這個女孩子一定是有所爲而來，可是他用盡智力，仍想不通這個女孩子到這荒島的海灘上來做什麼？單以她身上僅有的裝束而言，決不是爲海水浴而來。實際上，一個女孩子赤身露體到這種地方游泳，簡直是一種瘋狂的行爲。

這種不尋常的發現，使龐德內心的疑團漸漸擴大。可是，還沒等他來得及找出答案，女孩子的動作又吸引去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她的右手做了個投擲的姿勢，十幾顆貝殼散落在她身邊的沙灘上。它們一律都是粉紅色的，就龐德這個旁觀者而言，它們和散佈在沙灘上的並無二致。此時，裸露的少女又偏過頭去注視她的左手，並且開始輕輕的吹起口哨。她吹的曲名是「瑪麗亞」，這是目前在牙買加最流行的一隻「加力騷」舞曲，也是龐德所最喜歡的一首。它開頭的歌詞是：

整個白天，整個夜晚，瑪麗亞；

妳坐在海濱柔軟的沙灘上……

女孩子突然伸展雙臂打了個呵欠，口哨也隨着這個動作停頓一會才繼續下去。龐德神往的一笑，用舌頭舐濕了一下嘴唇，禁不住隨着她的聲音唱起來：

「她眼睛裏的水波可漂覆一葉小舟，

她頭上的秀髮可繫住一隻山羊……」

她的雙手急速放下，交叉着擋住前胸，她背後的肌肉在緊張中起了一陣跳動。她在用力傾聽，一直被濃密頭髮遮住的臉，此時偏向了一邊，露出半個嬌美的面孔。

當龐德一開口唱，她的口哨聲就立刻停止了。此時她已聽清楚發音的地方，急劇的扭轉身來，不過她的雙手不再是護胸的姿勢。一隻手由她的乳房上移到臉上，遮住她鼻子和眼睛的位置。另一隻則迅速的移到下面的位置。一隻手的遮攔，並沒有完全擋住她那因恐懼而睜大的眼睛。「誰在那兒？」她的聲音在驚駭中顯得急促而低沉。

龐德由樹叢中站起來，由海葡萄的茂密的葉子裏鑽出來，站在草地邊上，他舉起雙手搖了搖，表示他手裏並沒有武器，並投給她一個表示友善的笑容，和藹的說：

「是我，小姐，我也是不法侵入這塊土地的人，妳用不着害怕。」

女孩子把手從臉上拿開，迅速移到她掛着的刀柄上。龐德此時才算看清楚她的面孔，同時也瞭解了她為什麼要用手先遮住臉的原因。整個說起來，這是一張極為漂亮的面孔，深藍色的大眼睛，藏在長長的睫毛下面；鮮紅的兩片嘴唇，大小異常適度，要不是她緊張用牙齒咬着她，看起來一定是很豐滿的。她臉上的表情非常嚴肅，下顎的姿勢帶着一股不可侵犯的力量。這是一個女孩子在採取防衛時慣有的表情。只有一點她無法掩飾，那就是她鼻子上的傷痕，鼻樑骨彎曲的像一個被打塌了鼻子的拳擊師。

龐德在驚訝中有着輕微的遺憾，這樣的一張仙女般的臉孔竟有如此一個極不相稱的鼻子！無怪她在極端驚恐中仍忘不了來掩飾這個缺點了，甚至於不在乎讓那對堅實的乳房袒露在他的面前。龐德完全注意到那是一對極富彈力的乳房，隨着她急促的呼吸在不停的顫動着。

她用銳厲的目光審察着他：「你是誰？你到這兒來幹什麼？」她的口音帶點牙買加人的重音。

「我是個英國人，對鳥類頗感興趣。」

「噢？」她的語氣中充滿懷疑，手仍然緊緊握住刀柄：「你注視我好久了？你怎樣來到這兒的？」

「大約十分鐘，其他的問題我不能回答，除非妳先告訴我妳是誰？」

「我沒有什麼好說的，我由牙買加來，在這兒採集貝殼。」

「我是乘小船來的，妳呢？」

「一樣，可是，你的小船在什麼地方？」

「同我一起來的還有一個朋友，我們把它藏在樹叢裏。」

「根本看不到拖小船的痕跡，你少來騙我！」

「我騙妳幹啥？我們做的很小心，藏它的時候沒有留下痕跡。不能跟妳比，」他用手指了指石堆中的小船：「也許妳這樣做要招來很大麻煩。妳何不掛起帆來，直駛到這個海灣裏豈不乾脆？」

「當然可以，有什麼關係？我時常這樣做。」

「那麼他們一定知道妳來這兒的事了？他們裝有雷達。」

「知道有什麼用？他們還沒有抓到過我一次。」她把手由刀柄上拿開，由頭上把潛水面具摘下來，提着甩了甩裏面的水珠。她似乎覺得龐德身上具有一種壓力慢慢在向她侵襲，所以說起話來已失去剛才那份厲氣：「你叫什麼名字？」

「龐德，詹姆斯•龐德，妳呢？」

「瑞黛。」

「什麽瑞黛？」

「密糖兒•瑞黛。」

龐德抿着嘴笑了。

「沒有什麽，我覺得密糖兒•瑞黛這個名字很好聽。」

她得意的說：「人們都叫我『密兒』。」

「哦！很高興見到妳，密兒小姐。」

這句在禮貌中帶點調侃的話，似乎突然提醒了她的身體是裸露的，於是，她的臉羞紅了。她帶點蹩扭之態說：「我要去把衣服穿起來。」

「我早就覺到了，但爲了禮貌，我只有視而不見。」龐德認眞的說。

她瞟了他一眼，又爲難的望着散放在她脚邊的貝殼。顯然她是想把它們拾起來，可是她知道那樣做將更使她全身暴露無遺。

她躊躇一會，鄭重其事的說：「我走之後，你可不能動它們呀！」

龐德望着她那張充滿孩子氣的面孔，笑着說：「妳儘管放心，我會替妳看顧好的。」

女孩子用懷疑的目光打量他一眼，隨即轉身向放小船的方向走去，不久，她的身影就隱沒在

那堆巨石後面。

龐德注視着她那柔美的背影消失之後，深深的呼吸一口氣，抑制下他那略帶盪漾的心情。然後，向前走了幾步，蹲下身去，由沙地上拾起一顆貝殼。裏面竟是活的，兩片殼閉得緊緊的。看樣子是海扇的一種，全身都是粉紅色，長得滿不錯的。不過，對龐德來說，他看不出這與一般貝殼有何不同。他輕輕的把它和另外一顆放在一起，徐徐站起身來。

在他站着注視那些貝殼的當兒，腦子裏又泛起疑問：她眞的是爲採集它們而來的嗎？

看她的表情像是眞的，可是冒這樣大的危險來弄這種東西値得嗎？一個女孩子划着小船單獨在海上行駛，工作時裸露着身體，這是多麽使人難以相信的行爲？尤其奇怪的是，她似乎已經知道這是個危險的地方。「他們還沒有抓到過我。」這句話不是暗示了她會被他們追趕過嗎？眞是不可思議！龐德在心裏說，明知如此冒險，而還要經常的來，難道這些貝殼眞的對她這樣重要嗎？

想到這個女孩子的奇異行動，龐德又不禁想起剛才的一幕，不管多鎭定的男人，看到這種情形也難免動綺念。當他想到她那健美的身體，一覽無遺的天賦曲線，幾乎忘記了她那不完整的鼻子。

她採取防衛的姿勢、表情，像一個小動物，在兇野中另有一份感人的力量。龐德不禁興起一

種憐憫的情愫。可是，她住在什麼地方？她的父母是誰？看樣子她像是一隻被遺棄在街上的小狗，根本沒有人照顧。那麼她是怎樣長大的？這樣美麗的女孩子要說沒人養護那豈不是個大笑話。

龐德聽到她的脚步在沙灘上發出沙、沙的聲音，他收起心中的疑團，抬頭向她望去。她穿的衣服非常襤褸，一件褪色的上衣，袖子破了好幾處，一條長及膝頭的棕色棉布裙紮在寬皮帶裏，獵刀掛在外面，她的肩頭上掛着一條帆布袋，看起來像海盜片中的女首領。

她走到他跟前，迫不及待的蹲下去，用一個膝頭跪在沙灘上，開始撿拾她的貝殼，把它們一一的放進帆布袋裏。

龐德滿感興趣的注視着她的動作，說：「這些貝殼很珍貴，是不是？」

她坐在她的脚上，仰起頭來望着他，並在他臉上察看一會，才安心的說：「我告訴你之後，你不能告訴任何人，你願發誓嗎？」

「我願發誓保證，決不對別人說。」龐德說着把右手舉起來，做了個象徵的姿勢。

「好，那麼我可以告訴你，一點不錯，它們珍貴得很，在邁阿密，一個完整無缺的，可以賣到五元，我就是到那裏出售，他們叫它「高雅的維納斯」（Elegant Venus）」她眼睛裏閃耀着愉快的光芒望着他說：「今天上午我才找到我需要的，我在水裏發現了牠們居住的石床。」她用手向海裏指了指：「不過，你是無法找到的，牠們躲藏在很深的水裏，同時我打算今天就把牠們

全部挖光，你就是回來找到，只也剩下些沒人要的了。」

龐德笑了起來：「我答應過妳不會來偷的，我對貝殼一點不懂，絕不騙妳！」

她拾完貝殼站起來：「你要找的是什麼鳥？牠們也很值錢嗎？如果你告訴了我，我也決不對別人說，我是專採集貝殼的。」

「牠們是玫瑰色的篦鷺鳥，」龐德說：「屬於鸛鳥類，嘴長的很寬大，妳有沒有見到過？」

「噢！你說的是那些！」她不屑的說：「這裏多的是，不下幾千隻。不過，你現在可能找不到很多了，他們都已經把牠們趕跑。」她坐在沙灘上，兩手抱着膝蓋，對自己知識淵博顯出很自傲的樣子，她對面前的這個陌生人似乎已毫無戒心。

龐德坐在距她一碼遠的地方，他舒展開身體、把頭轉向她，用手托着腮。他想把氣氛完全緩和下來，以便對這個奇異而美麗的女孩子做進一步的瞭解。

「嗳！眞的有這種事？」他用親切的語氣頗感興趣的問：「爲什麼要趕跑牠們？是什麼人幹的？」

她不耐煩的聳聳肩頭：「當然是住在這個島上的人幹的，不過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其中有一個中國人，他不喜歡鳥之類的小動物，他養了一條龍，他把龍放出來去趕那些鳥，所以把牠們完全嚇跑了，龍把牠們的鳥巢全部燒光。本來有兩三個人和鳥住在一起，他們也被嚇跑或是

被殺，反正再沒有人聽到他們的下落。」

她說的非常自然，使人不由不相信她所說的話。她凝視着大海，表情很肅穆。

龐德說：「妳是指我們通常說的恐龍？牠是什麼樣子？妳有看到過嗎？」

「是的，我見過牠。」她瞇起眼睛，一臉痛苦的神色，彷彿在吞嚥難吃的苦藥。並以熱切的目光注視着龐德，企圖讓他分擔她此時內心的感覺：「一年前，我就開始常來這兒，一面採集貝殼、一面採查，現在才發現了這個海灘。大約在一個月之前，也是我最後一次勘查地點，那正是聖誕節的前夕，我由那條河划船過去，爬到那些養鳥的人居住的地方，他們的帳蓬全毀了，那時天已經很晚，我決定在那裏過夜。到了深夜當我醒來時，恐龍已到了距我幾碼的地方。兩隻球大的眼睛，長長的嘴巴，在牠尖尖的尾巴上，長着兩個像翅膀似的東西，完全是黑黝黝的金黃色。那天的月亮又圓又亮，所以我看的非常清楚，牠朝我走過來，嘴裏發出吼聲，在深草叢上面爬行，牠前面有一羣鳥嚇的到處亂飛，牠的嘴裏突然噴出一團火，燒死很多鳥，牠們棲息的樹也被燒着了。當時的情景眞可怕極了，我從來沒有那樣駭怕過。」

女孩子把身子偏向一邊，審視着龐德臉上的表情，然後又把身子坐直，失神的凝視着海水說：「我知道你不會相信我的話。你是常年住城裏的那種人，你根本不相信任何事情，哼！」她用鼻子做出一個厭惡他的聲音。

龐德思考着說：「密兒，世上不會有龍這種東西，妳看到的只是很像一條龍而已，我正在想那是什麽？」

「你怎麽知道世上沒有龍？」他的解釋使她眞的發火了：「沒有人住在島的這一端，也許會有一條留下來。不管怎樣，關於動物界的事情你究竟認爲你知道多少？我自小就和蛇之類的東西住在一起，我問你，你會見過蟑螂在做愛之後把牠的丈夫吃掉嗎？你見過獴或章魚跳舞嗎？獵鳥的舌頭有好長？有一種可愛的小蛇，項間帶着小鈴會在你睡覺時把你叫醒，你經驗過嗎？你見過蝎子中暑後用自己的毒針刺死自己嗎？……」女孩子像連珠砲似的問了一大串古怪問題，然後停了一會帶點失望的樣子說：「我知道，你和住在城裏的其他人一樣。」

龐德哄着她說：「密兒，妳要瞭解，人的生活只是習慣問題，現在叫我住鄉下當然住不慣，不過，妳知道的這些東西，我也樂於知道，我只是沒有經驗過而已。當然我也知道另外一些事情，可能是妳所不知道的，比喩……」龐德搜遍枯腸，想不出一件能像她所說的那種有興趣的事來，他最後只好就地取材：「比喩說，這個中國人對妳之這次來訪特別感興趣，打算把妳留下來，」他稍頓之後，又補充說：「我也可能被牽連在內。」

她轉過頭去很有興趣的望着他：「爲什麽？而且這根本不是問題，人們白天藏在這兒，晚上離開，與他有什麽關係？再說他們以前也做過，帶着狗甚至於飛機來追我，可是他一次也沒抓到

我。」她重新把龐德打量一下：「他是不是在抓你？」

「一點不錯，」龐德說：「我想是這樣的。我們的船在兩浬外就放下帆了，他們的雷達搜索不到。不過，我想那個中國人也許在期待着我的造訪，妳的船掛着帆進來，等於給了他一個信號。我敢打賭，他把妳的船當做是我的，我現在最好去把我的朋友叫醒，我們共同研究一下。妳一定會喜歡他，他是卡門羣島人，名字叫庫瑞爾。」

女孩子說：「那我太抱歉了，如果讓他——」她的話在中途停下了，對一個如此好强的人說道歉的話實在不易出口。她改變語氣說：「其實我怎麼會知道有這種事，對不對？」

龐德朝她笑笑，肯定的說：「當然妳不會知道，只能算運氣不好——妳也是一樣，我想他不會在意一個採集貝殼的女孩子，妳的脚印他們早就看到了。不過，對我他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現在他可能正在利用所有的工具搜索我，我擔心他們也會把妳牽連在內。」龐德做了個神秘表情，寬慰她說：「讓我聽聽庫瑞爾如何說法，妳在這兒等着。」

龐德站起來，沿着海岬走去。

庫瑞爾掩藏的地方很嚴密，龐德化了四、五分鐘的時間才找到他。他躺在兩塊大石中間的草叢裏，睡的很熟。龐德吹了一聲口哨，並朝着那雙突然睜開的野獸般的大眼睛笑了笑。庫瑞爾一看是龐德，一骨碌由地上爬起來，用他的一雙大手在臉上揉搓一陣，像是在洗臉。

「早安，隊長，」他說：「我睡過去了，那個女孩子與我夢中相會了。」

龐德笑着說：「我的情形與你不同。」

他們一起坐了下來，龐德把「密兒」的事情告訴他，最後又說：「現在是十一點，我們一定得改變計劃了。」

庫瑞爾搔着頭，充滿希望的問：「你不打算把那個女孩子丟掉嗎？她同我們一起沒有……」他突然停住，把頭仰起來，像條獵狗似的在周圍巡視一遍，他用手做了個靜肅的暗示，並一面豎着耳朵傾聽。

龐德摒住呼吸，他聽到由東方很遠的地方，傳過來一陣嗡嗡的聲響。

庫瑞爾一下子由地上跳起來。「快，隊長！」他急促的說：「他們找上來了！」

九　行藏暴露

十分鐘之後，整個海灘已空無一物，顯得特別靜寂。微伏的海浪懶洋洋的摺疊着鏡般的海面，有氣無力的輕拍着沙灘。上面的脚印已完全消失。庫瑞爾在走的時候已用樹枝把它們抹去，經他抹過的地方，雖然與其他地方不同，但由礁灘外面你無法分辨出來。女孩子的小船已拖到岩石的裏面藏起來，並用一些海草和浮木之類的東西蓋在它上面。

庫瑞爾把所有的工作做好之後，回到龐德和那個女孩子隱藏的地方，他們躺在龐德以前睡過的樹叢裏，透過枝葉的空隙，靜靜的向外面窺視着海岬拐角處，外面的船要來的話，一定會從那兒進來。

船的聲音可能還在一哩之外，根據那種引擎開動的緩慢聲音，龐德猜想他們一定在搜查海岸上每一處可疑的地方，聽起來那艘船的馬力相當大，可能是一艘帶艙的巡邏艇。他們有多少人？是誰在指揮搜索？是「諾博士」自己嗎？不會的，他自己用不着擔負這種巡邏工作。

由西方出現一羣海鳥，飛越前面的礁石，落在海面上開始戲水。接着又來一兩批，牠們聚在一起，形成黑黝黝一大片騷動的鳥海。

龐德感覺到他身邊的女孩子動了一下，並用肘輕輕的搗搗他。她的頭做了個暗示的姿勢說：

「那個中國人把鷄放出來尋食了。」

龐德望望她那張高興而美麗的面孔，上面沒有絲毫恐懼的表情，似乎對即將到達的搜索隊一點也不煩惱。對她來說，這種事情如同以前玩過的捉謎藏。龐德暗自高興她不像一般女人會嚇昏過去。

引擎的聲響愈來愈大，巡邏船一定到了伸出去的山石後面。龐德朝平靜的港灣瞥了最後一眼，然後把頭埋在草叢中向外窺探。

白削刀形的船舷出現了，接着是十幾碼長的甲板，上面空空的，油漆得很光亮。船艙露出不高，前面是擋風玻璃，並豎着一根無線電用的天線桿，裏面駕駛盤上坐着一個人，齊平的船尾上漆着紅字：魚雷快艇（MTB），龐德一怔，這不是英國政府剩餘物資嗎？

龐德把目光移到站在船尾的兩個人身上，他們都是黑白混血兒，每人穿着一件黃色上衣，束着寬皮帶，戴着棒球隊員式的黃色鴨舌帽。他們分站在船的兩邊，身體隨着船身的起伏搖動着，左邊的一個手裏拿着一具長黑色的喊話器，下面有一根電線接連着，另外一個在操縱帶有三角架的機槍。

拿喊話器的人，此時把手放開，讓它掛在脖子上，然後拾起一架望遠鏡，慢慢的移動着向岸

上瞭望，在引擎聲音的震動下，龐德只能聽到他在低聲說話，但却聽不清楚他說的是什麼。

龐德注視着望遠鏡一開始是由伸展出去的那塊陸地上搜索起，最後才轉向海灘巡視。當他看到那堆礁石時，曾在上面停留了一會，接着又繼續移動。

巡視一遍之後，他放下望遠鏡，兩個人談話的聲音又高了一點，但龐德仍無法聽清楚他們談話的內容。此時，那個傢伙把望遠鏡交給那個操縱機槍的人，他接過來只瞭望一下，又把它交回去。

喊話的人朝艙裏駕駛盤上的那個人大聲喊了幾句，於是小艇在礁石外面停住了，它的位置正好對着那個女孩子和龐德隱藏的地方。帶喊話器的人，又拾起望遠鏡在礁石堆裏瞭望一陣，女孩子的小船就藏在那裏面。

船尾上兩個人的談話聲突然激昂起來，操縱機槍的那個傢伙又把望遠鏡拿過去，也在礁石堆裏巡視一遍。不過，這一次他一面看，一面不住的點頭。

龐德想：這次無法避免了，這些人對搜索工作滿有經驗。

龐德看着那個使機槍的把槍機拉動一下，毫無疑問的已推上了頂門火，卡嚓的聲響在引擎的轉動聲中，傳進龐德的耳朵裏。

喊話的人已拿起喊話器，把開關打開，一陣嗡嗡的電流聲由海面上傳過來。他把喊話器放在

嘴上，聲音響遍了整個海灣。

「喂！朋友們！出來吧，我們不會傷害你們的。」

這個聲音聽起來不像是野民，語氣、措辭都像是受教過育的，只是在發音上帶着美國人的口音。

「出來吧！朋友們，」聲音雷鳴似的在海灣中滾動：「動作快一點！我們已經看到你們在什麼地方上的岸了，你們隱藏在海草下面的小船，我們已經發現了。我們不是傻子，根本不會受騙的。用不着擔心，只要你們舉起手來，走出來就沒事了。」

聲音又沉寂下來，只有海浪拍着沙灘的聲音在盪漾。龐德聽到身邊女孩子的呼吸很急促。他慢慢的觸到她的身體，輕輕拉動一下她的衣袖。「靠緊一點！」他低聲說：「把目標減小。」

他感覺出她溫暖的身體移近了他，她的臉頰貼在他的臂上。他又低聲說：「把頭貼在沙灘上，不要亂動，目標越小越好。」

兩個人同時把身體儘量放平，緊貼在沙地上。龐德又用眼睛向外窺探，但這次他的眼睛只能看到地平線上面的海岸，其餘的情形已超出他的視線。

那個人又舉起喊話器，大聲的吼着：「喂！朋友們！馬上你們就會知道這不是鬧着玩的了！」

他豎起大姆指，操縱機槍的人把槍口轉向礁石堆中的海草，跟着連續的響起「咯、咯」的槍聲，「噓噓」的槍彈聲，像哨子般在空中穿梭。不久，槍聲停止了。

龐德看到一陣烟升起來，在空中旋轉。他略仰一下頭，看到那個機槍手在用手試了一下槍管，看看它是不是熱了。兩個人又交換了幾句話，喊話的人又拿起喊話器。

「朋友們！」他嚴厲的說：「這是對你們的警告，再一次就不客氣了。」

龐德看到機槍手在調整高低的角度，不用說他這次準備向小船開槍了。

「沒有關係，蜜兒，」龐德輕聲說：「千萬別動，乖乖的伏在地上，一會就過去了。」

他覺出她的手正在他的臂上顫抖，他想：可憐的小東西，她完全是受我的累。他不由自主把手放在她頭上，把自己的頭又縮回沙灘裏，傾聽着外面的機槍聲。

這次的聲音特別恐怖，子彈「嘶嘶」的穿進礁石堆中，裂石的聲音格外刺耳。碎石塊也隨着在空中飛舞，像號角一樣發出動人心魄的廻旋聲。

槍聲間斷一會，龐德想，下次的目標是我們了。女孩子緊緊的抓住他，渾身在發抖。龐德伸出臂去，把她用力摟住。

槍聲又響了起來。子彈打在他們前面沙灘的浪線上，發出噗、噗的聲音。被激起的泥土就落在他們附近，遮擋在前面的草叢被打開一條裂口。咯、咯的聲音像鞭擊。把草葉打成一片片的。

龐德感覺到他們躺的地方完全暴露了出來，他懷疑擋在他們前面的草是否全被打倒了？子彈沿着浪線掃射，一兩分鐘才停了下來。

外面又沉寂了，女孩子的身體轉動一下。龐德用力摟住她，並示意叫她安靜。

喊話器傳出憤怒的聲音：「好吧！朋友們！如果你們的耳朵還管用，那麼聽清楚，我們馬上再回來找你們，現在我們回去帶狗來，再見。」

引擎的聲音急促的響起來，龐德透過草叢，看到船尾低了下去。在它調頭離去時，划起一堆浪花，後面留下一道很寬的水流。不到一分鐘，機器的聲音整個消失了。

龐德慢慢的抬起頭來，海灣又恢復以前的平靜，沙灘上沒有人影。除了有一股火藥氣味之外，一切還是老樣子。

龐德拉着女孩子站起來，她臉上已淌滿淚水，用幽怨的目光望着他。

「多可怕！」她驚魂未定的說說：「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們差點被他們打死！」

龐德想：終究是女孩子，這話問的多天眞！她對動物、蟲、鳥的世界瞭解頗深，但那個世界畢竟是太渺小了。只限於太陽、月亮、四季的範圍。對這個烏烟瘴氣的大世界，她瞭解的太少了。她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着億萬破壞性的强盜，在每個角落橫行；她更不知道人們為了名利所做的可怕的努力。當然她更體會不到淸白無辜的她已捲入一場極端齷齪的是非裏。

「別擔心，蜜兒，」龐德安慰她說：「他們只不過是一些害怕我們的壞人，我們會想法制伏他們的。」他把手臂放在她的肩頭上，繼續說：「妳很了不起，比任何人都勇敢。走，我們去找庫瑞爾，研究一個辦法。何況，現在也是該吃飯的時間了。妳每次來這兒，都是吃什麼？」

他們一起沿着海岸向上走去。過了一會，她才用一種抑制的聲音說：「這兒就有很多食物，我可以隨便取食。不過，我經常吃的是海膽、野香蕉之類的東西。我每次來這兒都是住兩天，無論食宿，我什麼都不要帶。」

龐德把她摟緊一點，一種同情的慈愛自心底泛起。心想：多可憐的「小仙女」！

當發現庫瑞爾時，龐德把手臂由女孩子的肩頭放下來，三人一起走向小船掩藏的地方。女孩子的小船幾乎已碎成兩半，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彈洞。

望着破碎的小船，女孩子忍不住哭出聲來，她凝視着龐德，絕望的叫着：「我的船！叫我如何回去？」

「妳用不着煩惱，小姐，」此時庫瑞爾要比龐德瞭解女孩子的心情，他知道這隻小船對這個女孩子的重要性，所以搶着說：「隊長可以給妳買艘新的。妳回去可以坐我們的船。我們的船比妳的好多了，現在藏在海草堆裏，一點都沒有損害到。」

庫瑞爾轉向龐德，頗爲擔心的說：「隊長，你知道這些傢伙凶得很，看樣子他們絕不會干休

。他們不是說回去帶狗嗎？那些狗是警犬，厲害得很，高大、機警。我朋友曾告訴過我，一共有二十多條，我們最好快點想個辦法，再就擱就來不及了。」

「好的，庫瑞爾，不過，我們應該先找點吃的東西。同時我也不打算就這樣叫他們嚇跑，無論如何也得把這個島看一遍。」龐德轉向女孩子說：「同我們一起可以嗎？蜜兒。不會有什麼危險的，這裏的事完了，我們就送妳一起回家。」

女孩子用懷疑的目光打量着他：「我想沒有其他路選擇，如果不是遇上這種情形，我不會同你們在一起的。不過，我什麼都不想吃，一心只想早點回家去，我不願意再見到他們。你去勘察那些鳥要好久時間？」

「不會太久，」龐德肯定的說：「我只是去看看牠們發生了什麼事？原因是什麼？然後我們就可以回去了。」他看看錶，對女孩子笑着說：「現在是十二點，妳等在這兒，不要走遠了，讓他們看到腳印。走，庫瑞爾，我們最好先把藏的那條小船找到。」

快到一點鐘時，他們把一切準備妥當。龐德和庫瑞爾把小船裝滿了石頭，直到它沉入一個樹木圍繞的水池裏。他們把所有的腳印抹掉，然後回到女孩子等待的地方，一起吃了點口糧，開始向河口走去。

岸上的樹木大部份都是彈痕纍纍，碎樹葉子落了一地，三人沿着一條狹小的山澪向前走，心

情都異常緊張。

天氣熱得很，陽光照在身上像火烤，偶兒送來一陣風也是熱的，庫瑞爾說這兒的風，經年都是這樣的。

三個人都是汗流夾背，龐德雖然一直過的是紳士生活，但常年的風塵僕僕，已使他的皮膚增加了忍受力，在赤陽如火的情形下，他也沒有感到多大痛苦。

河口處有一片沙洲和一個長而深的水池，他們要過去必得全身濕透。龐德對女孩子說：

「蜜兒，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顧不得禮儀了。為了不讓衣服濕掉，只好脫下來拿着。如果妳感覺不好意思，可以走在我們後面。」

沒等她回答，兩個男人已把褲子脫下來，庫瑞爾把它們捲起來放進帆布袋裏，並把龐德的槍用防水布包起來。

庫瑞爾在前頭領路，當先走下池去，水深及龐德的腰際。一條大魚驚的跳起來，又跌入水中，發出很大的響聲，接着水面上激起無數道水痕，像箭一樣到處亂鑽。庫瑞爾指着這些受驚的魚說：「這是鯡魚。」

水池的出口很窄，兩岸的樹交錯在一起，像一條長長的隧道。小溝的水受不到陽光的照射，異常清涼，三人都不由精神一振。

走完這段樹木交織的隧道，前面的景色突然開濶，但河床却由沙石變成爛泥，每走一步都感覺很吃力，而且帶着一股極難聞的臭味。蚊蟲也乘機出動，在三人身邊飛繞侵襲，牠們對龐德身上的細皮嫩肉特別感到興趣。

兩岸的樹木越來越少，而河床則越來越寬，水流却變的細小了。他們來到轉彎的地方，前面就是開濶地區，已沒有樹木遮掩。再向前走，目標就要完全暴露了。

蜜兒擔心的說：「現在外面看的很清楚，很容易被他們發現，這段路差不多有一哩，兩邊什麼都沒有。」

龐德沒有表示意見，只不停的在打量四周的形勢。

「到鳥糞以前集中的地方還有好遠？小姐。」庫瑞爾忍不住的問。

「不太遠了，走完這段開濶的路，河床又漸漸變窄，不遠處就是一個湖，湖邊有一片沙洲，那就是養鳥的人住過的地方。」

三人在樹蔭下面停住，齊向前面探視，河流蜿蜒着通向島的心臟，兩岸只有一堆堆矮的竹叢和海葡萄。河的西岸，地面逐漸隆起，接着是一個陡坡，坡上面就是塔糖。

塔糖的頂端都是白色的，好像剛下過雪，不過在尖峯上却冒着黑色的濃烟，遠遠望去倒是滿好看的。

龐德望着鳥糞堆起的一座座小山，心想：這就是「諾博士」的小王國了。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一塊天然的土地。

他把前面的地形打量一遍，猜想一定有條路通向島的中心。陡直的山壁，決無法攀登上去。

突然，庫瑞爾急促的聲音，打斷了龐德的思路：「隊長，他們來了！」

龐德順着他的視線望去，一部大卡車由山上開下來，車輛帶起一道塵土，看樣子開的很急。不大一會，車子已消失在前面的樹木中。據龐德判斷，他們已沿着河邊的路開過來。

三人傾聽一會，突然狗吠的聲音傳了過來，聽起來已距離不遠。

庫瑞爾說：「他們已沿着河搜索過來了，隊長，他們可能很清楚，如果我們沒死的話，除了沿河而上，沒有其他路好走，所以他們帶着狗由河裏向海岸來搜索。潛入的人很難逃脫。」

蜜兒說：「他們以前尋找我時，就是用的這個辦法，我有法子避過他們。我們每人砍一根竹子，等他們走過來時，我們可以潛入水中，用竹桿呼吸，這樣就不會被發覺了。」

這個妙主意，使龐德忍不住笑了起來。他對庫瑞爾說：「你去砍竹子，我來找一處藏身的地方。」

庫瑞爾點點頭，轉身向上游一堆竹叢走去。龐德則走向樹木交錯的道中。

自離開海濱，龐德始終避免去看身邊的女孩子，因爲大家在這種狼狽的情形下，他怕使她難

爲情。

女孩子看他故意避開自己，有點不高興的說：「你用不着故意避着不看我，你自己不是也說過嗎？處在這種情形下，彼此用不着再像平時一樣避諱。」

龐德轉過頭來望望她，她那件破爛的上衣已浸過水，此時緊貼在她白晰的肉體上，像全裸一樣，突出的部份在不停的顫動，甚至於雞頭肉都看的很清楚。

她那張俊美的臉，正綻開着無邪的笑容，向着龐德，連她那毀壞的鼻子，似乎也沒有一點令人厭惡的感覺。

龐德仔細的打量她一會，然後轉身向下游走去，她緊跟在後面。

在一棵大樹底下，龐德找到一處河水較深的地方，他說：「小心，不要把垂下來的樹枝弄斷了。」

龐德低着頭先下到深水裏，這個地方大約有十碼長，下面是泥底，腳踩下去很光滑。在樹木的籠罩，看起來水是棕黑色的，像一個寬大、寧靜的水池，水在出口的地方緩緩的向外流着。

龐德走到適當的位置停下來，女孩子走到他身邊，向四周看看說：「這眞是藏身的好地方。」

「嗯！還不算太壞，」龐德隨口應着，腦子裏却在想着他的槍。他懷疑被河水浸濕之後，它

是否還能發揮效用？萬一他們被發現，這枝槍是否能應付這麼多的人和狗。想到這些問題，他心裏略微感到有點不安。

他瞟了一眼身邊的女孩子，他對這個無辜的生命泛起一陣悔意，他覺得彼此相遇真是一件大的不幸。在戰爭狀態中，一個女孩子在身邊，無疑等於多了一顆心，而對敵人來說，則增加了一個目標。

在生死存亡關頭，人類自私的弱點往往會抬頭，龐德的這一絲絲悔意，當然也是由這裏面產生出來的。一向憐香惜玉的詹姆斯•龐德，此時已沒有這份雅興。

經過剛才的跋涉，他覺得口渴的很。用手掬起一點河水嚐嚐，覺得很甘美，準備多喝一點。女孩子伸手把他擋住了：「不能喝的太多，用它嗽嗽口是可以的，否則你會發燒。」

龐德抬起頭來靜靜的看着她，她的眼睛裏帶着關懷的神情，這完全是屬於女人溫柔的一面，他不忍拒絕，只好照着她的話做。

庫瑞爾在大河裏吹口哨尋找他們，龐德也用口哨回答他，並走到深水邊上用手把他招過庫瑞爾把削好的竹子分給每人一根。大家預做一次試驗，龐德把槍和子彈檢查一遍，放在身邊。

為了怕翻動起太多的泥沙，三人都靜靜的站在水裏一動不動，傾聽着外面的動靜。

陽光的碎影由樹木的葉隙中洒下來，並沒有太熱的感覺。小魚小蝦在下面輕輕的啄他們的脚

；寂靜的空氣中瀰漫着緊張的氣氛。

狗吠聲，突然在不遠處響起，搜索的人愈來愈近了。

十 夜宿險地

搜索隊沿着河走的得快。兩個人都赤着背，其中較高的一個牽着狗，不時的要跑幾步才能跑上狗的速度。他們都是身材高大的中、黑混血兒，肩上掛着槍皮套。他們一邊走，一邊不斷的大聲交談，大部份都是些駡人的話。

他們前面的幾條大狗邊游着河水邊吠着，好像很高興的樣子。不過，聲音聽起來很刺耳，牠們的頭不停的左右轉動，搜尋目標。

「也許是他媽的一條鱷魚！」前面的一個大聲的嚷。他手裏拿着一根短鞭子，不時的揮出響聲，像是牧場的牛童。

另外一個向他走近幾步，激昂的叫着：「我敢打賭，那是個英國人！他一定躲在樹叢裏裝死，說不定還會打我們的埋伏哩！」這個人手裏拿着槍，食指扣在扳機上。

他們由開闊的河面進入樹木交錯的夾道裏，前面的人吹了一聲口哨。他的嘴撅起來像一塊雪茄屁股，他吹的很響亮，他牽着的狗聽到哨音之後，停下來在四周嗅了嗅，又開始向前游去。

此時，兩個人都把槍握在手裏，沿着水流走過來，速度很慢，頭不停的轉動向四周窺探，他

們似乎知道這是藏身的地方。

前面的人走到龐德三人藏身的水灣邊上，他把一條狗牽進深水裏，讓牠由裏游過去。他則注視樹叢裏面，看是否有人躲在那兒。

狗和人走過深水灣，沒有發現什麼，那個人又不放心的回頭打量半天，仍沒有看出可疑的地方，然後牽着狗走開了。

第二個人等在出口的淺水處，第一個走出來朝他搖搖頭，接着一起沿着河流繼續向前進，狗已不像先前那樣激奮，吠聲也逐漸減少。

又過了幾分鐘，在深水灣的一個角上，一根竹子慢慢由水面升起來。龐德的臉跟着前浮出水面。濕漉漉的頭髮貼在前額上，看起來像浮起的屍體。在水下面他右手的槍，採取了隨時準備射擊的姿勢。

他把頭露出水面之後，先靜靜的觀察一下動靜，四周沒有一點聲息，像死一般沉寂。他又仔細的聽了聽，不對，有一個嘩啦嘩啦的水聲，而且愈來愈清楚。

那是什麼東西？龐德不安的想，是什麼東西發出這種的聲音？是不是有人在搜索隊後面悄悄的跟了過來？

龐德用手動動在水裏藏着的兩個人。當兩個人的臉浮出水面時，他用一個手指豎在嘴上，暗

示他們禁聲。但已經來不及了，庫瑞爾的頭一鑽上來，就咳嗽了幾聲。

龐德做了個申斥的表情，並用頭急急的向大河方向暗示，三人齊都靜下來傾聽。剛才水響的聲音停了片刻，接着又嘩啦嘩啦的響起來。聽聲音一定是一個人沿着河流走過來。

三人又把竹枝放進嘴裏，把頭慢慢潛入水中。

在水裏，龐德採取一個舒服的姿勢，把頭放在河底淤泥上，左手揑着鼻孔，口咬着竹枝。他知道這個水灣剛才已經被搜查一次，當狗在裏面游過時，他心中感到特別不安，幸而並沒有被發現。這次是否也能順利躲過？

令龐德擔心的是，他們剛才浮出水面時，會帶起不少的淤泥，把水面攪渾了，短時間清澈不下來，搜索的人看到一定會大起疑心，說不定他們會朝水渾的地方開槍，或是用什麼東西在水裏通一通，那樣勢必非被發覺不可。

決不能坐以待斃，讓他們像抓死魚一樣輕易得手，龐德在水裏下了決心，一旦有人走近，他將來個先下手為强，站起來向對方開槍。

龐德捲伏在水底，集中注意力準備應付一切不期而來的意外。僅用竹枝呼吸所得到的一點空氣，使他感到異常氣悶，小魚小蝦也在跟着搗亂，不停的在他身上到處亂啄。還算不錯，牠們啄的並不痛，如果牠們像蚊子一樣，就使他無法忍受了。

想到這個躲在水底的妙法，他不得不感激這個女孩子的智慧。如果不是她臨時想出這個法子，無論他們躲在什麼地方，也逃不過獵狗的追踪。

驀然，龐德渾身的血液涼了半截。一隻膠靴踏在他脛骨上滑了下去。這個人會不會認為踩到的樹枝？不管如何，龐德已來不及再考慮，一挺身，在水中疾速潛行有一碼的距離，然後猛然浮出水面。

在一瞥之下，龐德看到幾乎就在他剛才躲藏的地方，站着一個身體高大的人，那個人發覺他浮出水面之後，可能是距離太近，開槍措手不及。竟把槍當成棍子，向他揮打過來。

龐德一面用左臂護住頭，一面把右手的搶向對方射去。槍的座力很大，把他的手腕震的像裂斷一般。那個人沒來得及掙扎就倒了下去。

這也是個中黑混血兒，在他倒入水中之後，四周立即染成紅色，沿着水流向下面流去。

龐德轉過身來，庫瑞爾和那個女孩子就站在他的身後，血水由他們身邊流過去。庫瑞爾樂的裂着大嘴直笑，那個女孩子則嚇的用手摀着嘴，一集眼睛望着血水，露出極端驚恐的表情。

龐德急急的對她說：「我很抱歉，蜜兒，我是逼不得已，他已經踩到我的身體。走吧！讓我們離開這兒。」

他用力抓住她的臂，拉着她離開深水地方，沿河向前走去。直到河面開闊的地方，二人才停

下脚步等庫瑞爾，他在後面搜查那個死人身上的東西。

龐德看看錶，它在三點的位置上停止了。根據太陽西沉的位置判斷，現在可能是四點多了。還要走好遠？他突然感到疲憊不堪。

除了疲憊，龐德還有着更多的忐忑不安。躺在水裏的屍體是否會馬上被發現？前面的兩個人會不會沿着原路回來，尋找失蹤的伙伴？

根據經驗而論，也許不會；即使他們回來，時間也可能很晚了，已經看不到浮在水裏的屍體，要發現當在明天清晨，藉狗隊來搜索。可是，到那個時候他們怎麼辦？

女孩子突然扯住他的袖口，憤怒的說：「現在你應該說清楚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你們要彼此互相殘殺？你倒底是什麼人？我不相信你眞的是爲鳥而來！」

龐德望着那對因憤懣擴大將近一倍的藍色眼睛，帶點抱歉的意味靜靜的說：「對不起，蜜兒，我擔心已經把妳帶進一場大的是非風暴裏。等今天晚上我們到達養鳥的人住過的帳篷裏，我會把全部眞象告訴妳。這也怪妳運氣不佳，才會遇到我這個倒霉鬼。我和這些人之間有點水火不相容的糾葛，他們似乎非除掉我才甘心。現在我唯一的希望是，我們都能安安全全的離開這個島，不要有人傷在這兒，至於我的事，我會由前門去正大光明的找他。」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是一個警察嗎？來準備把諾博士抓進監牢嗎？」

「事情大概是這個樣子，」龐德朝她笑笑，說：「至少妳是站在天使的一邊。現在請妳告訴我，到帳篷還有好遠？」

「大約還要個一小時。」

「那個地方可以藏身嗎？他們會不會毫不費勁的就找到我們？」

「這很難說，那裏有一個湖隔着，在普通的情形下，他們不容易發現我們，可是，如果那條龍出來，我們就逃不掉了。」

「哦！」龐德訕笑着說：「我希望那條龍還能飛騰。」

「算了，我不同你抬槓，」女孩子猝然說：「你以爲自己什麼都知道！當然不相信龍的厲害，你等着瞧好了。」

此時，庫瑞爾已經由後面趕了上來，他手裏拿着一支來福槍，高興的說：「我想多一支槍對我們沒有多大妨碍，隊長，也許有點幫助也說不定。」

龐德把槍拿在手裏看一看，那是美國陸軍用的卡賓槍，他想，這裏的人好像已得到了正式裝備。

庫瑞爾說：「這些傢伙很狡猾，死的這個傢伙一定是故意潛行在後面，等前面的兩隻爪子過去之後，我們一現身，就讓他撿到便宜了，他許是那個什麼狗屁博士的觸角。」

龐德沉思着說：「總而言之，這些人都不簡單，我們要時時當心。現在我們動身吧！」他把一切思想拋開，抬起頭望着前面接道：「蜜兒說還有一個小時的行程才能到帳篷。我們最好沿着河的左岸走，那面隱蔽物多些，可能他們不斷的用望遠鏡搜索這條河。」

龐德把卡賓槍交囘給庫瑞爾，並讓他走在前面，他和那個女孩子一起跑在後面。

河身愈來愈窄，最後只剩下叢竹夾着的一條小溪，再走前不遠，就是一個椅圓形的大湖，在羣山包圍之下，像一面神秘的綠色大鏡子，女孩子告訴龐德應該向右邊去。

右邊的地形比較複雜、叢樹、矮竹佈滿一地，他們迂迴其中，減少被發現的威脅。

前面的庫瑞爾突然停住脚轉過頭來，他的臉像猛然被毒蛇咬了一口，用手指着前面的沙地讓龐德看。

沙地上有兩道很深的平行溝槽，中間還有一道較淺的溝痕。這是什麼東西從山上下來經過時留下的痕跡，由方向判斷，這個東西橫過沙地後進入湖裏。

女孩子也驚恐的說：「那就是龍出沒的地方。」

龐德沿着痕跡慢慢向前查看，兩邊的較整齊，像是車輛壓成的，不過，它們的面積很寬，至少有兩呎。中間的一條在形式上也差不多一樣，但寬度却沒有超過三吋。

三條痕跡都非常明顯，顯然像是剛壓過去不久，被它壓過的竹叢都變成平地，如同坦克車在

上面經過一樣。

龐德研究半天，想不出這是什麼車上的輪子，會弄出這種痕跡來。女孩子在他身邊悄聲說：「怎麼樣？我以前的話不假吧！」

「唔！蜜兒，」龐德苦思着說：「即使不是龍，也是我平生沒見過的東西。」

「你是個不相信別人的人，」女孩子不高興的說，接着以急促的聲音接道：「瞧！」她指着前面的一大片樹叢，三道痕跡是由樹叢旁邊通過去的，可是所有的樹葉都不見了，樹枝也被燒成了焦炭，在樹叢中間的鳥巢只留下一團灰影。

她以既神秘又恐怖的語氣說：「這是龍朝它喘了口氣的結果。」

龐德走過去查看一遍，說：「它們是被火燒的。」

「誰不知道是被火燒的！」女孩子急的哭兮兮的反駁着說：「可是，火是由龍嘴裏噴出來的呀！」

龐德不願刺激她，隨口應道：「一定是的，這情形是有點怪道。」

一點不錯，三道痕跡在湖邊消失不見了，龐德本想再做進一步的調查，但那樣勢必要暴露自己的目標。只好把疑團暫時藏在心裏。

他們又向右走了不遠，發現一條很長的沙洲通向湖邊。龐德打量一下，沙洲上都是濃密的叢

林，差不多有一百碼寬。

「我們就在這裏過夜吧！」龐德說：「每人先洗個澡休息休息，再研究吃的。」

他們在一塊叢林圍繞的沙地上安置下來，有不少的樹木都被燒死了。在不遠的地方，還有一處爐灶的痕跡，那是用石頭砌成的，幾樣傢具散置在四周的地上，破鍋、空罐子，看情形在這兒住的人離開的很倉促。

他們又擴大範圍搜索一遍，庫瑞爾找到兩筒沒有開的牛肉靑豆罐頭，女孩子則找到一隻睡袋。龐德拾到一個小皮夾，裏面有五張一元的紙幣，三張是牙買加通用的英鎊。

搜索工作完成，龐德說：「只要我們不弄出光亮來，這個地方不易被發現，現在開始洗澡，蜜兒到上面的水流中，我們在右面。」

庫瑞爾得意的說：「不能生火的話，我撿的這兩個罐頭派上用場了。」

三人洗浴完畢，靜靜的夜色已籠罩上這片荒島，天究的星辰閃爍着慘白的光芒。庫瑞爾把帶的口糧拿出來，大家分食一點，雖未全飽，但已無饑餓之感。

飯後，由庫瑞爾守夜，龐德和女孩子開始躺下休息。

夜色更濃了，使這個荒寂的孤島，更憑添了不少神秘恐怖。

十一　一心要做應召女郎

龐德約計此刻的時間有八點多了，在簿簿的夜霧中，他可以看淸站在左邊守夜的庫瑞爾的輪廓。他想，這眞是個最忠實的伙伴！

白天過份的勞累，他此時反而睡不着了，因爲他靜止的身体裡，正包藏着一顆激蕩馳騁的心。他應該想的事情太多了。

他仰在臥沙地上，眼睛凝視着美麗的夜空、燦爛的星光，心裏却正在想着一些齷齪的事情，因爲他的職業關係，使他經常站在光明與黑暗的夾縫中，而他腦子裏想的却經常是屬於黑暗一面的動向。

諾博士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爲什不肯與外界來往？這個蟹島上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這一切問題，龐德都想不出解答。他想，明天只好回牙買加報告總督，以兵力強行進入了，以今天遭遇的情況看來，要潛入諾博士的秘密圈中不被發現，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睡在他身邊的女孩子，在睡袋裏弄出一陣索索的聲響，使他的思路轉移了方向。傳奇的相遇，謎一般的身世，這個女孩子靠得住嗎？

據大半天來的動作觀察，她不像是負有特殊使命的女孩子。但她獷野不羈的性格，又絕非一般女孩子可比。龐德想到這裏，不禁轉過頭去朝她凝視，想從她那朦朧臉影中，探求一點秘密出來。

「詹姆斯，」女孩子突然悠悠的說，聲音充滿了談情的味道：「你還沒睡嗎？」

「嗯！妳也沒睡？」

「我有心事睡不着，你答應過我，到這兒之後告許我你的一切，我看你躺着不動，以為你太累睡着了，所以不好意思打擾你。現在你願意告訴我嗎？」

「我無所謂，根本我也沒有什麼秘密，但是，你應該先說給我聽。」

「當然，」龐德笑着說：「不過妳也要把妳的情形完全告訴我。」

「好的，」龐德坐了起來，用兩臂抱着膝蓋，徐徐的說：「事情是這樣的，我是屬於警探的一種，上級從倫敦把我派到這兒來，因為此地發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這些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夠看得出來的。我不妨再說明白一點，不久之前，牙買加總督的一個屬下叫史壯威，突然失踪了，他是我的朋友。他的一個秘書也一起不見了。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很多人都認為他們倆個一起潛逃的，我的上級則不以為然，我也是……」

龐德用簡單的詞句把故事說完，當然裏面加上好人與壞人的明爭暗鬥，聽起來像一篇驚險的

偵探小說。

他在最後說：「現在的問題是，看我們明天夜裏能不能回到牙買加，如果能平安回去，總督一定會相信我們的話，派遣大批軍隊來對付諾博士，我期望那是意味着他將被關進牢裏，他自己也清楚這一點，所以他要想辦法阻止住我們，整個情形就是如此，現在輪到妳講了。」

女孩子說：「你過的生活好像很夠刺激，你太太一定不樂意你經常在外面跑，她不擔心你會受到傷害嗎？」

「我還沒有結婚，唯一擔心我受到傷害的人是保險公司。」

她進一步試探的說：「可是，我相信你一定有不少女朋友。」

「沒有一個長期性的。」

「噢！」

彼此沉默一會，她接着說：「你真的要知道關於我的一切嗎？它沒有你的故事那樣刺激。」

「當然想知道，但不能簡略，要把全部情形告訴我。」

「我沒有什麼值得隱瞞的，我的全部生活，用一張明信片就寫完了。我始終沒有離開過牙買加，自小就住在摩根港北岸一個叫「比奧荒」的地方。」

龐德笑着說：「那倒怪了，我也在那兒住過一段時間，但却沒有見過妳，妳住的房子在樹上

嗎？」

「噢？我相信你住的一定是靠海岸的房子，我從來沒有到那一帶去過，一直住在『大屋』裏。」

「可是，那個地方左面什麽也沒有，只有一片高莖植物，地中間還塌陷了。」

「我是住在地窖裏，五歲開始就住那種地方，以後地窖起了火，父母被燒死。你用不着爲我難過，他們長的樣子我早已記不得了。他們死後，我一個人又在那兒住了五年。」

「那眞不簡單！」龐德讚美的說：「難道沒有一個人照顧妳嗎？至少妳父母替妳留下了一部份錢。」

「屁！連一個銅板也沒留下。」她說話的表情毫無痛楚，語氣中還有點驕傲的味道。「我父母終年都是舉債過日子，他們死後，什麽都賣光了。那時我還小，根本不懂得這個。乳母把我領到她家裏住，那段日子過的很平靜，沒有人來打擾我們。

「乳母是個很能幹的女人，」她轉動一下頭，接着說：「她替村裏的人縫洗衣服賺點工錢，並種了一點水菓，吃穿的問題都解決了，她也是孤寡一個，有空就教我認字念書。我學的是一部百科全書，由A開始學起，八歲時，我已學到T，我敢說我學過的東西，有很多是你不知道的。」

「我非常相信，」龐德鄭重其事的說：「妳乳母眞了不起。」

「她慈祥和藹，她去世時，我眞不知該怎樣活下去。以後的日子過的很艱苦，因爲她在世時，我一直過的孩子生活，一下子變成大人，自己照顧自己，那種情形很難描述。男人們總想欺侮我，他們見到我就說要跟我做愛。」她稍頓之後，又補充說：「那時候，我本來長的很漂亮。」

龐德認眞的說：「妳是我見過最漂亮的女孩子。」

「去你的，就憑這個毀壞的鼻子嗎？」

「妳不瞭解，蜜兒，男人欣賞一個女孩子，第一印象不是鼻子的好壞，而是眼睛。妳知道，妳的眼睛有多美嗎？像微風吹拂下的潭水，幽邃、深遠，蘊蓄着世上最美的一件東西——純眞。」

「我已經不純眞了！」她輕嘆着說：「在我十五歲那年，隣居一個叫曼廸的男人開始動我的壞腦筋，有一天夜裏，他潛入我住的地方，當我驚醒時，他已把我按住，我掙扎了很久，最後他把我打昏了。

「『我的鼻子就是那次被他打壞的，』她聲音低沉的說：『等我清醒之後，我知道他已經在我身上得到他所想要的，我當時痛苦極了，我擔心會有孩子，和那種男人生的孩子該多可怕！我下定決心要報復。

「我知道他力氣大，用刀殺不了他。」她躊躇一會，接道：「我自小就對動物很感興趣，而且我懂得牠們的個性，不管毒蛇毒蟲，我經常拿東西喂牠們。那時我養了一隻最毒的黑蜘蛛。有一天深夜裏，我帶着黑蜘蛛去了那個人住的地方。把牠放進他睡覺的房間裏。他正在床上呼呼大睡，我看到蜘蛛快爬到他身上時，就匆匆離開回到家裏。」

「噢！上帝！」龐德想到自己在牙買加旅館時的情形，不禁驚悸的說：「他以後怎麽樣了呢？」

她高興的說：「一個星期以後就死了。他一定被咬的很厲害，你知道，黑蜘蛛的毒性是最强的，只要你一動牠，牠就會咬住你不放。你認爲我這樣做不應該嗎？」

「這種行爲千萬不能成爲習慣性，」龐德不想直接指責她，用緩和的語氣說：「但是，我不想抱怨妳採取的手段太過份。只能說這不是一種正當行爲。」

「也許你說的對，因爲他死之後，我並沒有感到快樂。」

「這個問題不必談了，」龐德說：「妳這些年來都是靠什麽維生？」

「當然是海，」她得意的說：「百科全書上告訴我，貝壳可以換錢，如是，我去連絡那些收購的人，按照他們要的樣子到海裏去找。收入相當不錯。可是，我的生活非常儉樸，連件好衣服都捨不得穿。」

「唔！那妳一定存了不少的錢了？」龐德極感興趣的問：「妳準備把這些錢用來做什麽？」

「目前只存了不到一百鎊，不過，現在我已找到値錢的貝壳，將來也許一年就可以存五十鎊。十年下來，我就可以到美國找醫生整修我的鼻子了。」她瞟了龐德一眼，接道：「以前我的鼻子是很漂亮的，他們說整容醫生可以使它恢復原形，你認爲這種可能嗎？」

「當然可能，」龐德以擔保的口吻說：「這種事對整容醫生來說，簡直是舉手之勞，我相信妳的鼻子一定可以恢復原形。」

「那好極了，我今後要拼命賺錢，也許用不了十年的時間，我就可以——」

「蜜兒，」龐德截住她的話說：「如果妳能信賴我，也許幾天之內妳就可以到美國了，我是說妳肯接受我幫助的話。」

她猛然由睡袋裏坐了起來，以不相信的目光凝視着他。「你是說你要借錢給我，是嗎？那太好了，等我的鼻子整好，也許很快就能把錢還你。」

龐德徐徐的搖着頭：「你知道，蜜兒，我是世上最窮的富翁，在某種場合，可以一擲千金，毫不動容，可是要我拿出這樣一筆款替妳整容，我懷疑沒有人會支持我，不過，沒關係，我有個朋友的整形技術相當高明，我可以介紹妳去，手術費可以掛賬。」

「噢！詹姆斯，你太好了。」她伸出雙臂，一下子抱住龐德的脖子，像小鷄吃米似的用嘴在

他臉上吻着。

「妳別太高興了，」龐德調整一下坐位，用一隻臂摟住她的腰。「要是我們被諾博士抓住，一切就免談了。」

這句話像一瓢冷水，把她剛才那股子興奮火花澆滅了。她放下手臂，楞了半天才說：「現在我眞弄不清楚遇到你是幸運還是倒霉？不管如何，我要一直陪到你脫險。」

「爲什麼？因爲我答應替妳找人治鼻子?!」

她點點頭說：「嗯！此外，我發現你的心腸很不壞。」

「這個結論也是由我答應替妳治鼻子得來的，妳眞的認爲鼻子對妳的一生這樣重要嗎？」

「怎麽不？乳母說：女人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張漂亮的面孔。如果她不是臉長的難看一點，也不會被丈夫遺棄了。而且，這種採集貝殼的工作，我也不能幹一輩子。」

「那妳把鼻子整好了，準備做什麽呢？」

「當應召女郎，」她說這個字眼的語氣，就像說「護士」「秘書」之類的工作一樣。

「哦！妳這句話是什麽意思？」

「有些長得很漂亮的女孩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她不厭其詳的解釋說：「有人打電話叫她們去，同他們做愛，付給她們錢，在紐約她們一次可以得到一百元的代價，我將來開始就打算

到那個地方。」她認眞的說：「當然啦！一開始，我可能賺錢少一點，直到我完全懂得其中的竅門之後。你對沒有經驗的應召女郎一次付多少錢？」

龐德笑着說：「我記不得了，我遇到那個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她嘆息一聲說：「是的，我想你一定有過很多女人，而且根本不要付錢。我想只有醜男人做這種事才肯出錢。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在大城市裏，任何一種職業都有可怕的一面，至少有關應召女郎的不幸故事，你一定聽到很多了。這種工作我不打算做一輩子，等我賺到足够的錢，我就回到牙買加來，買一棟漂亮的房子，找一個可靠的丈夫，生兒育女。這個計劃不是很好嗎？」

「我喜歡這個計劃的最後部份，至於開始的方式我則不敢苟同。不過，妳究竟在什麽地方聽到這些有關應召女郎的事情？是不是也包括在百科全書的C字母裏？」

「當然不是，兩年前在紐約會發生一件有關應召女郎的大案子，我是在報紙上看到的。乳母也對我說過，在京士頓也有很多這種女人，不過她們長的都不太漂亮，每次的代價也只有五仙令，而且都沒有固定的場所，大部份都是在樹叢的草地上幽會，比起紐約一百元來不啻是天壤之別。」

「實際上妳得不到那麽多，」龐德說：「妳首先要請一個經理人之類的角色，替妳招徠男人，還要向警察人員行賄，才能免去麻煩，萬一發生意外事故，妳就得去坐牢。」

他這番話使她非常動容，龐德接着以親切而關懷的口吻說：「對於那個世界的事妳懂得太少了，蜜兒，我覺得妳完全不適合做那種事，就妳對動物昆蟲所具備的常識，到動物園之類的地方工作最適宜。我擔保妳一定喜歡這類工作，就像妳喜歡找到一個好丈夫一樣。無論如何，妳要打消做應召女郎的念頭。妳有一付美麗的軀體，妳必須留給妳所愛的人。」

「有很多書上也這樣說。」她神情沮喪的說：「問題是，在比奧還沒有一個値得愛的男人。你是我遇到的第一個高尚的人，我開始就對你發生愛慕，所以我毫不顧忌的把一切都告訴你，我想一定還有很多我喜歡的男人，如果我能離開這個鬼地方的話。」

「那當然，而且一定有不少男人也會喜歡妳，因爲妳是個很有趣的女孩子，一見面我就看出了這一點。」

「你是由我的背上看出來的嗎？」聲音帶點羞怯，但却充滿愉快的意味。

龐德笑着囘答：「也可以這麽說，妳的背影很動人，而另外一面則更動人。」

龐德想起見面時的一幕，內心不禁湧起一股激動的情緒，彷彿那美麗的胴體又在他眼前幌動。他藉着仰頭看天色的動作，揮去心中的遐思，說：「現在該睡了，蜜兒，等我們囘到牙買加，有的是談話時間。」他把放在她腰際的手臂抽囘來，挪開一點身子，先躺在沙地上。

「眞的嗎？」她躺囘睡袋裏說：「你答應跟我長談嗎？」

「當然。」

她似乎感到非常滿足，深深的長吁一聲，便靜止不動了。

夜顯得格外沉寂，而且帶有點涼意。龐德彎起腿來，頭幾乎靠着膝蓋。但他心中毫無睡意，剛才和女孩子的一番談話，使他覺很新奇，和一個女孩子毫不忌諱的談論這種問題，這還是他平生第一次。

一開始，他認爲這個女孩子是諾博士的助手，經過這番探索，才知道她是個胸無城府的女孩子。他覺得她像一個可愛的小動物，有一種說不出的感人力量。一生在脂粉堆裏打滾的龐德，此時竟產生一種微妙的感觸。這種感觸不牽涉男女私事，而是發自由衷的關懷。

他想：等公務結束之後，他決不能一走了之，一定要把這個女孩子做個妥善的安排。對他來說，這是毫無問題的，幫助她手術費，替她找個適當工作，以他的環境、收入，可說綽綽有餘。甚至於替她添置幾件新衣服、首飾，把她裝扮的像個時髦女人也無不可。但感情方面的事如何處理呢？

他對自己非常瞭解自己，和這樣一個女孩子常在一起，難免要發生肉體關係，那麽他這些施捨，是否有引誘一個未成年的孩子的嫌疑？按理說，一個成年人是絕對不應該和一個未成年的女孩子有不正常關係的。

龐德轉動一下身子，又想到女孩子的本身。在他心目中，她除了年齡而外，渾身上下沒有一處像個小女孩，豐滿的軀體，成熟的個性，在在都具備了成年人的條件，而且她照顧自己的能力，遠超過他所遇到的任何女人。

一隻手在他衣袖上輕輕拉動一下，打斷了龐德的思緒，接着在耳邊響起了她細柔的聲音：「你爲什麼還沒有睡呢？是不是冷？」

「不冷。」

「睡袋裏很暖和，你要睡進來嗎？裏面寬敞的很。」

「不，謝謝妳，蜜兒，我睡在外面很好。」沉默一會，又傳過一陣低語，比剛才的聲音還細小：「如果你在想……我是說，如果你喜歡和我做愛的話，你可以睡進來，我們可以像熱愛的戀人一樣。」

「蜜兒，親愛的，妳睡吧！聽起來滿有意思，但今天夜裏不行，我馬上要去換庫瑞爾的班守夜。」

「對，我忘記了，」她說：「也許等我們回到牙買加之後比較好。」

「嗯！也許。」

「你答應了嗎？要是你不答應，我今天晚上就不睡覺。」她的語氣像小孩子嘔氣。

「當然我答應，」龐德不耐煩的說：「蜜兒，現在該好好的睡了吧？」

「從現在開始，你欠我一次愛了，這是你親口答應的，」細柔的聲音帶着勝利者的意味：「晚安，親愛的詹姆斯。」

「晚安，親愛的蜜兒。」

十二　火龍破浪而來

龐德的肩頭被人用力的推了一下，他迅速的一翻身站了起來。

庫瑞爾臉色可怕的低聲說：「隊長，有個東西由水裏過來啦！可能就是那條龍！」

那個女孩子也醒了，不安的問：「發生什麼事？」

龐德命令的說：「蜜兒，妳留在這兒，不要亂動！我去看看馬上回來。」

他和庫瑞爾跑到沙洲邊上，在最後一堆樹叢裏隱住身子，由空隙中向外望去。

龐德心裏一楞，這是個什麼東西？

在半哩之外，有一個看不出形狀的東西，長着兩隻橘子大的眼睛，正由湖水裏游過來。在兩隻怪眼的中間，可能是嘴巴，正向外噴着藍色的火苗，噴的距離有一碼多長。在頭的圓頂上，閃爍着灰色的寒光，兩翼短小像蝙蝠膀身體裏發着低沉的吼聲，在嘈雜中還有一定韻律。它正以每小時大約十哩的速度朝他們的方向衝過來，把湖水激起一道乳白的浪花。

庫瑞爾悄聲說：「我的天！正是那個可怕的東西！」

龐德站了起來，急聲說：「實際情形還不知道，大概是牽引車之類的東西，僞裝起來嚇唬人

的。它跑起來像是引擎發出來的聲音。你儘可以放心，庫瑞爾，我擔保絕對不是什麼龍。這一點馬上就可以證實。」

「我們要不要跑開，隊長？」

「跑沒有用，它的速度太快，而且樹叢、池沼都擋不住它。」龐德接着以自言自語的口氣說：「它的要害在什麼地方？當然是駕駛它的人，可是他們一定保護的很好。我們能不能傷着他們很成問題。」

龐德稍一思索，似乎突然下了決定：「不管它，庫瑞爾，我們現在只有硬拼的一條路。等它到了兩百碼之內，你射擊它的頭頂，小心瞄準，不要放空槍，連續射擊別停下來。等它到了五十碼的距離，我來射它的眼睛，使它看不清方向。」

龐德又向前面打量一下，對庫瑞爾說：「你留在這兒，我到前面十碼以外的地方。他們可能會反擊，我們一定要引開他們，免得子彈傷了那個女孩子。」他伸出手來，拍拍庫瑞爾的肩膀，寬慰的說：「沉住氣，別再想龍的事，它只是諾博士的一種武器。我們要設法把駕駛員擊斃，把這個鬼東西搶過來，然後乘它到海洋，上我們的小船，這樣至少可以省點皮鞋，你說對不對？」

庫瑞爾點着頭說：「就照你說的辦，隊長，我現在相信它不會是龍。」

龐德沿着沙灘跑下去，在一堆樹叢後面停住。並用手把樹枝分開，向前面瞭望一下。

此時，那個女孩子也由一邊跑了過來，抓住龐德的胳臂，呼吸急促的說：「詹姆斯！」

「妳怎麼不躲在後面？」

「我害怕。」

龐德用手拍拍她，說：「別擔心，蜜兒，我有辦法對付它。。不過，妳最好離開我一點，找個沙坑躲起來。」他向兩邊巡視一下，指着左面一個小沙丘後面說：「去，蜜兒，在那個沙堆後面挖個洞把自己藏起來。不要害怕，我在附近。」

女孩子跑了過去，藏好身子，對龐德說：「詹姆斯，你自己也要小心喲！」

龐德用一條腿跪在地上，由樹枝空隙中，觀察前面的動靜。

現在，那個東西距他們只有三百碼左右，兩道很亮的燈光照射在沙洲上，藍色的火燄由嘴裏噴出來。長長的假鼻子下面，有一個凹凸不平的嘴巴，外面漆着金色，看起來像龍嘴一樣。

龐德研究半天，突然明白過來。那是火燄噴射器，他想，難怪這些樹叢大部份被燒焦了。這些藍色火苗一定就是火種。只不過現在還沒有燃燒的程度，可能有一個開關控制着它的熱量。

龐德不得不承認，這個東西的外表實在可怕的很，尤其在湖水中進時那種低沉的吼聲，更攝人魂魄。設計人當時在設計時，一定考慮到恐怖的效果。如果不是分辨出那是引擎的聲音，他也會嚇的張惶失措。

望着疾駛而來的龐然大物，龐德內心湧起一股厭惡的笑意：這種東西用來唬唬土人也許可以，對一個見多識廣持有槍的人來說，實在發生不了恐怖的作用。

他的這種想法立即有了答覆，庫瑞爾已開始向它攻擊了。他的子彈擊中那個東西的殼子，發出一聲鈍濁的釘鐺聲。庫瑞爾跟着又補了一槍，一看沒有反應，又跟着來了一排連發。子彈全擊中了殼子，可是，絲毫未發生作用，它仍然以原來的速度向他們駛過來。

龐德舉起手槍，向它仔細的瞄準，在庫瑞爾清脆的卡賓響聲中，他的手槍像是用力咳嗽了一聲。他的第一槍擊中它頭上的一盞燈，隨着一聲破碎的響聲，燈光也忽而消失了。

於是，他又瞄準另外一盞，由於它頭部震動的很厲害，第五槍才被他打中，而且最後一槍還打中它引擎附近，可是，它一點不在乎，依舊向庫瑞爾隱藏的地方駛去。

龐德才把槍重新裝好子彈，這次他攻擊的目標轉向它的輪胎。此時，那個東西距他們只有三十碼的樣子，他的槍都輕易的擊中目標，可是一點沒有發生作用。這一來，使他驚恐了。是硬的橡皮胎嗎？他困惑的想。

他又裝上子彈，心想，這個東西的要害地方也許在後面兩翼附近。他由樹叢鑽出去，向前走了幾步，準備衝到湖裏去，爬到它的上面想法破壞它。他的這個念頭被突然發生的意外打消了。

驀然，那個東西口裏像咳嗽兩聲，藍色的火燄像箭一般向庫瑞爾藏身的地方噴去，樹叢立即

燃燒起來，接着一聲淒厲的慘叫，響徹夜空。

藍色的火燄像是很滿足的收縮了回去，那個東西轉了一下頭，停住了，它口裏的藍火已對準龐德的位置。

龐德靜靜的站着，等候最後一刻的來臨。他知道事情已無法倖免，藍火燄射的速度像閃電，不是人力所能逃避的。他想着庫瑞爾的身體已被燒成黑炭躺在沙地上的慘景，他不久也將燒成像火鷄一樣，最後就臨到蜜兒了。

在這生死的最後關頭，他的憤怒淹沒了他的恐懼，他咬緊牙關，圖作最後的掙扎，以自己的生命救下蜜兒，他想，無辜的庫瑞爾已經為他首當其衝的慘死了，他不能再連累這個無辜的女孩子。

龐德正準備衝上去，擴大器傳出一個冷冰冰的聲音：「出來吧！英國人，還有那個女娃兒，快！否則，就像你們的夥伴一樣，被燒成黑炭。

「對方為了增加說話的力量，藍色的火舌向他吐了幾下。龐德被熱氣迫的向後退了幾步，他感覺到蜜兒的身體已伏在他的背上。

她抱着他的身體，歇斯底里的說：「我藏不住了，我只好出來！」

龐德說：「不要怕，蜜兒，躲在我身後，讓我擋住妳。」

「詹姆斯！」她的聲音充滿感激，她被這個男人視死如歸的精神深深感動了，在她天眞的心靈裏，一個偉大的形象在逐漸成長，驅除了她內心的部份恐懼。

龐德已採取斷然措施，只要有一線生路，決不能就此完結，即使以後的死比這個更痛苦，他也要忍受到最後，不能驟然作逃避式的結束，何況，時間中總是有機會滋生的。

他拉住女孩子的手，放在後面拖着她，走向湖邊的沙灘。

擴聲器的聲音又響了起來：「乖孩子，就站在那兒吧！把手裏的槍扔掉，不要動腦筋弄鬼，否則，你們會變成早餐桌上的烤鷄。」

龐德甩掉手裏的槍，他覺得女孩子的身體在發抖。他輕輕拍拍她的手。「沉住氣，蜜兒，」他說：「我們總有辦法逃脫的。」他明知道這是連自己也騙不過的謊話，可是，他覺得不這樣說就對不起她似的。

那個東西的鐵門打開了，發出很大的響聲。從圓頂的後面鑽出一個人來跳進水裏。然後朝他們走過來。他手裏拿着槍，走過來時，始終避開噴火器的火道，藍色的火光照亮了他整個的面部。龐德看出來他也是中印混血兒。

他的個子很高大，沒有穿上衣，只穿着一條黃色的褲子，由他身上的肌肉來看，身體非常粗壯。他左手裏提着一件東西，走近之後，龐德才看出那是一付手銬。

那個人在幾碼之外停住了。「把你們的手伸出來，手腕併在一起！」他指着龐德說：「你先過來，英國人，一步一步慢慢的走，你別打算給我個措手不及，那樣你就沒有說話的機會了。別冒險，慢慢過來吧！」

龐德度量一下眼前的形式，只好依他的話做。當他嗅到那個人身上的汗臭味時，對方把槍口對準他的嘴上，另一隻手給龐德帶上了手銬。

龐德以銳厲的目光凝視着對方的面孔，在火光的照耀下，他看清那個人臉上的表情兇惡而粗野，一看就知是一個非常慘酷的傢伙。

「媽的！你不服氣嗎？」那個人對龐德咆哮着：「老子會讓你曉得厲害！」

龐德沒理他，掉頭向一邊走去。他是想去看看庫瑞爾，他認爲不管如何，總該向這個善良的靈魂說最後一聲「再見」。背後響起一聲槍響，子彈從他的頭頂穿過去，劃起一陣急劇的風聲。

龐德停住脚，慢慢轉過身去。「別太緊張！」他幾乎用一種嘲弄的聲音對那個人說：「我想去看一眼剛才被你們殺死的那個人，馬上就回來。」

那個人把槍放下，像貓頭鷹叫似的笑着說：「去吧！看一看也許對你有益處。抱歉的很，我們沒有準備花圈。」

龐德轉身走去，那個人在後面吼喝道：「快點回來！兩分鐘，超過了我們就拿這個女娃兒烤

火。」

走近被燒焦而尚在冒烟的樹叢，龐德一眼就看到了庫瑞爾的屍體。他渾身已成了黑色，嘴眼都被燒的變了形。沙灘破壞的很厲害，顯然在他死前有一番痛苦的掙扎。

「對不起，庫瑞爾。」龐德低聲說：「想不到，他們竟這樣毒辣！」他蹲下身子，用兩手捧了一捧凉沙，倒在他的臉上。又喃喃說：「也許這是我唯一能替你舉行的葬禮儀式。」

龐德站起來，瞥了庫瑞爾屍體最後一眼，然後轉身徐徐走了回來，站在女孩子的身邊。

那個人用槍指揮着他們，走到那部怪車的前面，那裏有一個小方門。裏面有個人說：「進來吧！坐在地板上。」

龐德和那個女孩子依言鑽了進去，在底下鐵板上坐下來。

裏面的人警告說：「坐着老老實實的，任何東西不要動，不然的話，有你們的苦頭吃，也許手指會斷掉！」

鐵板上的空間很小，龐德和女孩子坐在裏面，腿要捲起來。一股子汗臭味薰人欲嘔，而且特別悶熱，兩個人登時彎出一身大汗。

那個用槍指着他們的人上車之後，坐在駕駛員一旁的鐵椅子上，說：「好了，夥計，我們回去吧！」

駕駛員按動幾下開關，龐德感覺出來這個東西在掉頭。引擎的聲音加速，他們被帶着上路了。

那個女孩子的肩頭緊靠着龐德，她悄聲說：「他們要把我們帶到那兒去？」

龐德轉過來，注視她臉上的表情。可是，吸引他視線的是她的秀髮。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頭髮是乾的。由於睡眠的關係，她的長髮顯得有點散亂。捲曲着披在肩頭上，金黃的色澤泛着白光，在燈光的照耀下，幾乎和銀色差不多。

她也仰起頭來望着他，她的眼神和發白的嘴唇，說明她內心正陷于恐怖中。

龐德故意不在乎的低聲說：「我想是帶我們去見諾博士，不要太擔心，蜜兒，這些人只是小頭目，諾博士不會這樣對待我們的。等見到他之後，妳不要說話，讓我來和他打交道。」他用肘觸了她一下，接道：「蜜兒，妳現在的髮式很好看，我希望妳不要把它剪的太短。」

這句話使她臉上緊張的表情消失了一點。「這是什麼時候，你還有心想這些問題？」她苦笑着說：「不過，我高興你喜歡它，我每週用椰子油洗一次。」想起生活的另一面，她的眼睛裏泛起淚光，她彎下頭去，用戴銬的雙手撫住臉，喃喃的說：「我要學着勇敢一點，有你在身邊我不應該怕的。」

龐德說：「妳已經够勇敢了，蜜兒，如換上別的女人，也許早嚇的不醒人事了。」

「你是說那些穿着高貴的女人？」她仰起淚痕斑斑的臉問：「我想你認識的都是那些衣飾時髦的女人，是不是呢？」

「女人穿的越漂亮，膽子越小，」龐德說：「如同穿着華麗的衣服，人品不一定眞的高貴一樣。」

她點着頭沉思的說：「我明白，應召女郎就是一個例子。」

坐在前面駕駛臺的兩個人始終沒有說話。龐德對這龐然大物是什麼東西，聽聲音無疑是裝甲車之類的機械，可是外表和內部操縱的機件，他却從來沒有見過，也沒聽說過。帶着橡皮的大輪子，幾乎有他兩倍高。車胎上由于天太黑的緣故，他看不清出廠的名字，不過，他知道那決不是普通的車胎，它的構造可以適用於水陸的行駛，而且樹叢，山坡都擋它不住。

龐德沒有興緻再和女孩子窮聊，他現在的思想集中在即將見面的諾博士身上。而且馬上就會發覺他住在荒島上的秘密。見面以後的結果呢，他想除了逃脫，只有死路一條，這個荒島神秘的主宰者，決不會讓他活着回去的。女孩子的下場又如何呢？他們是否能相信他的話，相信她是無辜的？也許可能，但她永遠別想離開這個孤島，只有做某個男人的妻子或情婦，消磨她後半生的時光，也許諾博士會把她留在身邊，也許——

龐德的思緒被突然發生的一陣震動打斷了，他意識到這怪東西已經爬上湖面，向高處爬去，

可能是一個山坡。

坐在駕駛員一旁的那個傢伙回頭望了望，龐德朝他笑着說：「這次你的功勞不小，回去可能得到獎章。」

那個人狠狠的瞪了他一眼，罵道：「閉上你的臭嘴！免得把我惹火了，打掉你的牙齒！」他說完之後，猝然把頭轉了回去。

女孩子悄聲對龐德說：「他們為什麼這樣兇？為什麼要這樣恨我們？」

龐德詭譎的一笑，對她咬着耳朵說：「我想是因為我們使他們害怕的關係，我們又說又笑，似乎一點不在乎的樣子，好像有恃無恐，所以他們有點提心吊膽，我們一定要使他們捉摸不透，絕不能顯出不好樣子來。」

女孩子緊緊靠着他，說：「我一定試着這樣做。」

幾分鐘之後，怪東西停住了。那個人按了一下開關，用送話器說：「英國人和女孩子抓到了，另外一個當場燒死，把門打開吧！」

龐德聽到一陣鐵鍊子拉動的聲音，駕駛又將車子慢慢開動，大約開了幾碼的距離才又停住，並將機器熄了火。

外面響起鐵門開動的聲響，一陣清新的空氣衝了進來，外面的燈光很亮。接着一隻手伸進來

，把龐德拖到外面的洋灰地上。

龐德順勢站了起來，他覺出有一支槍頂在他的右脅下。一個冰冷的聲音說：「站着老老實實別動，也別想動歪腦筋！」

龐德轉過頭去，朝那個人打量一眼，他也是中印混血兒，個子也很高大，面貌和另外一個差不多，他正用峻厲的目光盯着他。龐德不屑的把頭轉開，看到另外一個人抓住女孩子，手裏拿着槍，表情相當難看。

「把那個女孩子鬆開！」龐德厲聲說。並且走過去，站在她的身邊。

那兩個人似乎吃了一驚，他們靜立了一會，才用槍指揮着他們叫他們走開。

龐德向四周掃了一眼，他們是在一棟大石屋裏，像是一個小型工廠，那條「龍」就停在前門口的水泥地上。天花板上裝着不少的日光燈，照的全屋明煌煌的。但屋子裏却充滿了煤油和燻烟的味道。那個駕駛員和他的同伴正在「龍」身上檢查。

一個衛兵對他們說：「沒有損壞吧！我們馬上要把他們送走。」

駕駛員說：「沒有，只有幾個槍彈洞，不過照明燈要換新了。」他瞪了龐德一眼說：「小心我也許要打瞎你的兩隻眼！」

衛兵指着前面的長廊，對龐德厲聲喝道：「走！」

龐德說：「你先走吧！我希望你注意你說話的態度，同時告訴四周的大猴子們，叫他們把槍放下，萬一走了火傷了人，誰負責？我看他們拿着槍那種笨手笨脚的樣子，眞擔心他們希里糊塗的把枪弄響。」

爲首的一人氣呼呼的走過來，其餘三人緊跟在他後面，他們眼睛裏充滿着憤怒的火燄。爲首的一個舉起鐵鎚般大的拳頭，在龐德的鼻子上比量一下，看得出他是在竭力抑制自己。

「閣下，你要放明白點，」他咬牙切齒的說：「我的手下不允許在他們面前說風凉話，萬一他們光了火，你們就——」他的話突然中斷了，兩隻眼睛瞪的像鷄蛋，注視着龐德後面的女孩子。他把手放下來在褲子上擦了擦。舌頭不停的舐着兩片嘴唇。他轉過頭去，對其餘的三個人說：「好漂亮的妞兒！」

其餘的三人也同樣在注視着女孩子，他們痴呆的點點頭，像是孩子們站在一顆裝飾華麗的聖誕樹前面，被吸引的不知所以。

龐德眞想衝上去，用帶手銬的雙手劈臉教訓他們一頓。但是，爲了女孩子的後果，他沒有這樣做，甚至於他連那些激怒他們的話都沒有再說，因爲那樣一吵，將會增加女孩子的內心恐懼。

「好啦！好啦！」龐德說：「你們四個，我們倆個，而且我們的手都是銬起來的，當然不會傷害到你們。走吧！只是別把我們推來推去的，諾博士也許不高興你們這樣做。」

龐德一提到這個名字，他們的臉色都變了，四隻眼睛彼此交換着眼色，看樣子他們認爲龐德和他們的頭子之間可能有什麽不平凡的交情。雖然他人被捕了，也許說話比他們有份量。

爲首的一個疑慮好久，才皮笑肉不笑的說：「算了！別計較這些，我們剛才只是開玩笑。」他又轉向另外三個，「你們說對不對？」

「一點不錯，當然是開玩笑。」他們很正經的齊聲說。

爲首的換了客氣的語氣說：「先生，請隨我來。」他當先走下長廊。

龐德和女孩子跟在後面，他已經體會到「諾博士」這三個字的份量，如果其他的人要爲難他們的話，這個名字可以當做臨時護身符。

那個人領着他們到了長廊盡頭一扇木門前面，門旁邊有個電鈴按扭。他按了兩下，不久，一陣「咯咯吱吱」的聲音，木門打開了，出現一條絨氈舖地的甬道，甬道前面又是一道門，不過面積較小，油漆的很光亮，像甬道一樣，都是乳白色的。

那個人站在外邊說：「你們進去吧！先生，敲敲那扇門，就會有人接待你們。」他的語氣裏已沒有半點氣味。

龐德領着女孩子進入甬道，他聽到後面的門已經關上了。他停住脚，朝身邊的女孩子望了望，說：「現在感覺如何？」

她畏縮的勉強一笑：「腳底下踩着軟氈，感覺很舒服。」

龐德拿起她的手來撫摸一下，然後走到那扇乳白色的門前，敲手用了敲。

門應聲寂然而開，龐德當先而入，女孩子扯着他的衣服緊隨在後面。呈現在眼前的一切，使龐德楞住了，他不禁停住脚向四周打量着。

十三　最華麗的牢房

裏面的佈置像一間會客室，面積不小於美國公司董事長們在紐約摩天大樓的辦公室。大約有二十平方呎，地上舖的完全是精緻的威爾頓紅酒色的地氈，牆壁和天花板都油漆成鴿子灰色，法國印象派大師狄加的芭蕾舞姿的作品，分組掛在牆上，現代化的吊燈，配着深綠色的燈罩，設計的異常考究。

龐德的右邊，是一張桃木心製的桌子，上面舖着綠色絨布，擺着幾樣精製的文具，另外還有一部式樣新穎的對講電話機。桌子旁邊放着兩把招待客人的椅子。

在房間的另一邊，放着一張餐室用的桌子和另外兩把椅子。餐桌和書桌上分放着一隻高頸花瓶，裏面插着新鮮的芙蓉花。房間裏的空氣異常清新，而且還有一股高貴香水的芬芳氣味。

房間內有兩個女人；坐在書桌後面的一個，手裏拿着鋼筆和印刷的表格，她戴着角邊眼鏡，頭髮剪的很短，看面貌也有着中國人血統。她的眼睛和嘴角帶着標準接待人員的笑容，對他們表示歡迎之意，顯得愉快，高興，並給人一種親切感。

站在一邊迎接他們的，是一個年齡較大的女人，大約四十歲左右的樣子，她也具有中國人的

血統，她的表情和藹、熱情，好像是一個盼望客人來臨的女主人，使人有一種賓至如歸之感。

兩個女人都穿着潔白的衣服，像是美國豪華餐廳的女侍，他們的皮膚都白嫩細潤，彷彿從來沒有見過陽光似的。

當龐德在觀察房間裏的佈置時，站在一旁的女人用一種極其愛憐的聲調表達出她的歡迎之意，如同他倆個由一場暴風雨中回來遲了，所聽到母親的關懷一般。

「太難得了！」她說：「我們不知道你們什麼時候到達？先聽說你們已經在路上了，第一次是在昨天的時下午，我們準備好了茶點，然後又改成晚餐，可是仍然沒有等到，半個小時之前，他們說，你們一定可以來趕上早餐。現在總算來了，先辦下一你們的手續，吃點早餐，我馬上準備讓你們上床休息，看樣子一定是累壞了！」

她輕輕的嘆息一聲，把門關好，引着他們走到書桌前面，照顧他們在椅子上坐好，又接道：「現在我來介紹一下，我叫百合，這一位是玫瑰。她要問你們幾個簡單的問題，不過，先別忙，吸支烟歇一歇。」

她拿過一個皮盒子來，打開放在龐德前面的桌子上，裏面有三種牌子的香烟，她用手指着介紹道：「這是美國貨，這些是土耳其烟草，這些是……」她說完之後，由桌子上拿起一個貴重的打火機，準備替他們點烟。

龐德抬起被銬在一起的手，選了一支土耳其烟。

叫白合的女人以一種厭惡的表情，望了龐德腕上的手銬一眼。「哦！眞是的！」她很不安的說：「我再三的告訴他們，不要給病人帶這種東西，他們老是忘記。玫瑰，快把鑰匙拿出來。有空要好好的把外面這些人教訓一頓才行。」

玫瑰也似乎感到很過意不去，急忙打開抽屜拿出一把鑰匙，遞給百合。後者接過之後，替兩人打開手銬，順手把它扔到桌子後面，如同丟一塊髒的綳帶似的。

「謝謝妳，」龐德想不出其他的方式來處理這種場面，只好像在舞台上一樣跟着她演下去。他伸手拿起一支烟來點上，回頭望望密兒，她正神情緊張的兩手抓住椅子扶手，用疑惑的目光瞪着她，顯然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使她那簡單的頭腦無法適應。

龐德投給她一個慰藉的笑容，表示叫她放寬心，一切由他來應付。

「現在，要麻煩您了，先生，」玫瑰把一張表格紙放在桌上，遞過鋼筆，客氣的說：「我盡量把時間縮短，先請告訴我您貴姓？」

「卜萊斯。約翰、卜萊斯。」

她匆匆的記下，又接問：「永久通信處是——？」

「英國倫敦瑞珍特公園，皇家動物學社。」

「職業？」

「禽學家。」

「哦！」她有點不好意思的說：「請你把字母拼一下好嗎？」

「她的芳名是——」

「密糖。」

龐德把字母一個一個的念給她聽。

玫瑰高興的笑着說：「多好聽的名字！」

她忙着記下來，又接道：「現在請你按我剛才的順序，把她的情形說一遍，我就可以結束了。」

龐德胡亂說了一些，詢問即告結束。

玫瑰寫好之後，彬彬有禮的說：「謝謝你，卜萊斯先生，深望你們住在這兒感到快樂。」

「多謝妳的關懷，我相信我們一定會的。」龐德站了起來，密兒也跟着他站起來，她臉上的表情還沒有完全鬆弛下來。

百合接着說：「請二位跟我來。」她走到最裏邊一道牆壁的門前，用手握住門上的轉扭，回過頭來說：「噢！該死，我忘記他們住的房間號碼了！是不是帶乳白色套房的那一間，玫瑰？」

「是的，就是那一間，號碼是十四和十五號。」

「多謝，現在讓我們再繼續下去。來此的目的是——」

「鳥，」龐德說：「我也是紐約歐達邦社的代表人，他們對這個島有部份主權。」

「哦！那是眞的，」龐德看着她把自己說的話，一字不漏的記了下來。然後，抬頭朝密兒打量一眼。

「這位是你太太嗎？她也是爲鳥而來的？」她很有禮貌的朝密兒微笑着點頭。

「是的，我們一樣。」

「謝謝妳，現在，來吧！」她把門打開，「二位跟我步行吧！那是一段相當長的路。」

她等龐德和密兒進去之後，順手把門關好，帶着路，邊走邊說：「博士時常講要裝一個電梯，可是，他太忙了，」她得意的笑笑：「他有那麼多事情要做。」

「是的，」龐德有禮貌的應着：「我想他是這樣的。」

龐德牽着女孩子的手，跟着這個帶有母性意味的女人後面，走在約一百碼長的走廊裏，建築的形式完全和進門時的角道一樣。

此時，龐德的思想集中在他們所受到的豪華接待上。他想，這兩個女人都相當聰明，一舉一動都沒有超出她們預定的範圍，顯然她們的仁慈是不能拒抗的，因爲幕後的指示者是諾博士。

根據龐德的感覺，他們是在向下走，也許已到了山的底層，就憑這種龐大的工程和內部的建築，可想而知諾博士已在這兒化費了不少心血，至於金錢的化費更是不計其數了。

依剛才進來的情形看，這兩個女人可能所有的時間都是消磨在這下面。聽百合的口氣，她們是屬於內部的職員，而外面的那些壯漢可能也始終沒有權到裏面來，甚至於彼此也許從來沒有見過面。

當他們走到長廊盡頭的門前，龐德意識到這是最危險的一次接待，而且危機愈來愈迫近，可是空擔心也於事無補，他只有按着劃好的道聽人擺佈，即使想反抗也非其時。

百合按一下門鈴。裏面的人可能早在等候他們了，因為門鈴一響，門就開了，一個很漂亮的中國女孩子在門口出現，她穿着一件紫色白花的旗袍，笑着朝他們鞠個躬。她的微笑，客氣和粉白的臉色，幾乎和前兩個女人一模一樣。

百合一進房間就嚷着說：「約翰•卜萊斯先生和他太太都太累了，我們要把他們直接送到房間去，讓他們吃一些早點好睡覺。」她轉向龐德說：「這位是梅葉，是一個可愛的女孩，由他來服侍你們倆位，不管你們需要什麽，按鈴叫她好了，她招待病人向來是最週到的，請二位不要客氣。」

病人？龐德想，這是她第二次用這個字眼。他彬彬有禮的向那叫梅葉的女孩子笑着說：「妳

好嗎？如果不太麻煩的話，我們希望早一點到房間休息。」

梅葉也回報一笑，用低沉而動人的聲音說：「我深望二位在這兒能感到舒適，卜萊斯先生，當我聽到你們走過來時，我已自作主張吩咐他們準備好了早餐，希望你們能喜歡它。」

「當然。」龐德說。

梅葉領着他們走向右邊並列着的兩扇門。上面寫着十四、十五。她打開十四號門，引他們走進房間。

這是一個非常雅緻的雙人臥室，牆壁是邁阿密式的深綠色，打過蠟的地板光可鑑人，上面劃着一條條有規律的白線條。裏面一道暗門是通向洗澡間的，裏面一律都是現代化洗浴設備。

房間裏的佈置很像佛羅里達州旅館的大套房，唯一不同之點是：這裏面沒有窗戶和門裏面沒有開關控制扭。

梅葉以興奮的目光在兩人身上溜來溜去。

龐德轉向密兒，笑着說：「這兒看起來很舒服，妳還滿意嗎？親愛的。」

密兒撫弄着衣角，點點頭，羞答答的沒有抬起頭來，眞像是要做新娘似的。

有人在外面輕輕的敲敲門，另外一個女孩子端着一隻盤子走進來，她長的像梅葉一樣漂亮。她把盤子放在中間的桌子上，拉了兩把椅子擺好。把盤子上蓋的白罩布揭掉，使一聲不響的離開

了。咖啡和肉香的味道登時瀰漫了房間。

梅葉和百合回到門口，較老的女人轉過頭來說：「現在，我們不再打擾二位了，如果你們需要什麽東西，請隨時按電鈴，按扭就在床頭上，你們要更換的衣服都擺在衣櫥裏，我想那都是中國式的。」她歉意的一笑：「我希望大小都還合身，這是昨天晚上定做的。博士會嚴格的吩咐下來，任何事都要使你們稱心如意，他並且希望你們能參加他的晚宴，白天這段時間希望你們好好休息。」

「多謝關照。」龐德說。

百合禮貌的接問：「是否我應該回覆博士，說你們——」

龐德接口說：「是的，請你轉告博士，就說我們能參加他的晚宴，深感榮幸。」

「哦！那他一定非常高興。」兩個女人對他們神秘的一笑，便悄悄退出房間，門也隨之關上了。

龐德轉向密兒，她正帶着一臉煩惱的表情，依然避開他的目光。龐德想，也許她一生從來沒有受到過如此親切的招待，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佈置豪華的房間。對她來說，這一切比在外面沙洲上的情形更奇異，更可怕。

她不安的站在那兒，頻頻擢弄衣角，臉上還帶有不少的沙土，她赤裸的雙腿也髒污不堪。她

的腳正在柔軟的地氈上輕輕磨擦。

龐德突然笑出聲來，他覺得兩人的這付狼狽像，站在這樣一個華麗的房間裏，充滿了滑稽的感覺。她穿着襤褸髒臭的上衣，而他則穿着粗布的藍上衣和黑褲子，皮鞋上沾滿了污泥，這是多麽不調合的場面！

他走到她身邊，握起她的手，冰凉，他說：「密兒，我們成了一對怪物了！現在有一個為難的節目，我們是乘熱先吃早點，抑是先洗澡換衣服，等會吃凉的？其他的事情勿需煩惱，我們現在住他們最漂亮的小房間裏，必需把握機會盡情享受，妳說說看，我們該先做什麽好？」

她惶惑的笑了笑，藍眼珠溜轉着在搜尋他臉上的表情。「你一點不煩惱我們即將來臨的遭遇嗎？」她用頭向房間裏指點一下：「你不認爲這一切都是騙局嗎？」

「即使我們陷身於一個騙局裏，現在我們也無法可想，除了享受目前的一切，煩惱是最愚笨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該吃熱的還是凉的？」他緊握着她的手：「說眞的，密兒，把一切的煩惱都讓給我，想想我們一小時前的情形，這兒不是較好一點嗎？」

她沉思着沒有說話。

龐德愉快的說：「來，我們決定一下當前最重大的問題，先洗澡？先吃早點？」

她神色勉强的說：「好吧！假若你想——不，我的意思是，我寧願先洗清爽了再吃東西，不

過，」她又急急的補充說：「你一定要幫幫我的忙，對於這種浴室我不曉得怎樣下手。」

龐德說：「這的容易的很，我來替妳把水放好，妳可以在外面先換件乾淨衣服。」他過去把衣櫥打開，裏面有五、六件長袍、短褂，料子都是絲和麻品。他拿出一件麻的來遞給她！「先把這件換上，等一會由你自己選擇睡衣和晚餐的衣服。」

她感激的說：「謝謝你，詹姆斯，如果你想讓我出出風頭的話，我……」她開始解身上破衣服的扣子。

龐德想把她摟住，親吻她，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只簡單的說：「那很不錯，密兒。」便走進浴室，轉開水龍頭。

浴室的用品樣樣俱全，男人用的香皂，女人用的洗身粉，洗臉的瓷盆，化妝鏡，甚至於連牙膏牙刷都準備的好好的，而且樣樣都是新打開的，從來沒人用過。

他把女人用的洗澡粉放進浴盆裏一些，室內立刻充滿清香。龐德在鏡子裏照照自己的臉，毛茸茸的鬍子，疲憊的眼神，平時的那份英俊瀟洒之氣，已不復見。他朝自己做了個苦笑，立即想到，開始的這份親切招待，只不過是像藥丸的外衣一樣，裏面也許是最難吃的毒藥。但除了接受，他能做什麼呢？

他走回浴盆旁邊，用手試試水的溫度。他想，對一個從來沒有洗過熱水澡的人來說，這水一

定是熱了一點。於是，他把冷水放進一些，當他彎下腰去時，突然兩隻玉臂由後面摟住他的脖子。

他站了起來，一個金黃色的玲瓏身體，在白色浴室裏閃閃發光。她用力的吻着他，嘴唇的投巧顯得有點不靈光，好像從來沒有接過吻的女孩子一樣。龐德用臂把她摟住，當兩人的身體緊貼在一起時，他的心開始卜通、卜通的跳起來。

她貼在他耳邊，呼吸急促的說：「穿上這種中國式的衣服，令人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何況，你會告訴那個女人我們結過婚了。」

龐德的手放到她的左乳房上，熱情的刺激，使它變的格外高聳而堅實。她腹部的緊貼住他的。

「爲什麼不？爲什麼不？」他的心裏在吶喊：「何必裝傻瓜！這正是瘋狂的時間，你們兩人都已陷身於絕境。可是，」他忽然清醒了一點：「可是，你必須要保持冷靜，然後才不會放過任何逃走的機會。以後再說，別太脆弱！這種事要等待以後！」

龐德把手由她乳房上拿開，摟住她的脖子，然後用腮在她臉上摩擦一會，再用嘴尋找到她的，給了她深長的一吻。

他向後站開一點，用兩臂撐開她的身體，他們彼此對望了一會，兩個人的眼睛裏都充滿慾火

。她的呼吸異常急促，嘴唇微張着，潔白的牙齒在閃閃發光。

龐德心神不定的說：「密兒，在我沒有打妳之前，快到浴盆去。」

她笑了笑，一句話沒說走進浴盆，把整個身子躺在裏面。她把頭仰起來，金黃色的頭髮漂浮在水中，以及浸在水裏的金黃色的身體，活像一個放蕩的女王。

她挑逗的輕笑着說：「你一定要幫我洗，這種洗法我一點不懂，你來做給我看看。」

「不要胡鬧，蜜兒，」龐德無可奈何的說：「也別在故意賣弄風情，趕快把身體洗淸爽，現在不是做愛的時候。我要去用早點了。」

他走到門口，用手握住門扭，把門打開。

「詹姆斯！」她輕聲的喊。

龐德轉回頭，看到她正扮着怪臉向他伸伸舌頭。他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匆匆走出去，用力把門帶上。

他走進化裝室，靜靜的站了一會，竭力把快速的心臟跳動平抑下來。然後，用兩手把臉揉搓一下，又甩甩頭，把想她的念頭摔掉。

等腦子完全淸醒之後，他仔細的在兩個房間裏查看一遍。看看有沒有出口，送話器，以及可以利用的武器。

兩個房間都搜查遍了，沒有一樣是他需要的東西，只有牆上掛着一個鐘錶，指針指在八點卅分上，另外在雙人床邊上有一排小按鈕。鈕上標着：服務室、理髮師、修指甲的和傭人室。臥室裏沒有電話，在每個房間的牆角上方，有一個通氣的鐵柵孔，每個大約有二呎見方。

沒有什麽用，柵門的材料一定非常堅固，油漆的顏色和房間裏的一樣。龐德用力在柵門上撞了一下，紋絲不動，肩頭却在隱隱作疼。

這是一座牢房，也許是世上最豪華舒適的牢房。吵鬧沒有用，陷阱的門已經緊緊關上了。被關在裏面的老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如何想法多吃一點乾酪。

龐德在早餐桌上坐下。上面有很大一杯蘋菓汁，是經冰冰過的。他端起來把它喝光，然後把盤子蓋揭開，裏面有一個煎蛋，四塊火腿，一塊炸鷄，另外還有一塊不知名的像臘腸之類的東西。土司和乳酪放在一邊，嗅起來味道很鮮美。

浴室裏傳過來女孩子低吟着「瑪麗亞」的歌聲。龐德不敢再傾聽這滋性的聲音，急忙用吃來佔住自己的思想。

大約十來分鐘以後，龐德聽到浴室的門打開了。他放下手裏的土司，用手遮起眼睛，因爲他不敢再接觸她那一絲不掛的胴體。

她輕盈的笑着說：「他是個膽小鬼，不敢看一個毫無掩飾的女孩子。」

龐德聽到她在衣櫥裏翻檢衣服，並且一面自言自語的說：「我奇怪，他怕什麼？當然，我要和他搏鬥的話，會輕而易舉的贏過他。也許怕他的就是這個，也許他實際上是個草包，雖然他的臂和胸部頗具男子氣概，可是其他的我沒有看到。是的，一點錯不了，怪不得他不敢在我面前脫光衣服了。哈！哈！讓我來試試看，我這個樣子他是否喜歡？」

她稍頓之後，提高聲音說：「親愛的，詹姆斯，你喜歡我穿這件白底和很多藍鳥在上面飛翔的嗎？」

「喜歡，別囉嗦好吧！」他瞇着眼睛說：「快穿好過來吃飯，別再一個勁兒窮嘟噥，我現在睏的很！」

她叫起來說：「噢！你爲什麼不早說？如果你的意思是說我們該上床了 ，我當然會快一點。」

快速的脚步聲走向早餐桌，龐德聽到她在對面坐了下來。他把手放下，她正朝着他笑。

她的精神似乎很昂奮。新洗的頭髮顯得特別光彩，梳的型式有一股子說不出的浪漫勁，一部份斜蓋着半個臉，另一部份則攏在耳後。她剛洗過的皮膚，洋溢着油光，滑潤和鮮艷的色澤。一對水汪汪的藍眼睛正不勝嫵媚的跳動着激情的火花。

此時，龐德對她那毀壞的鼻子有了特殊的愛好，它可以使你連帶的想起與鼻子有關的事情。

可是，另外一種意念又襲上他的心頭，他突然覺得她天眞無知的可憐。她的好惡之心特別强烈，表現的方式也特別突出。她想要的以及她想做的，她會毫不顧忌的去爭取。這是她可愛的地方，也是使龐德擔心的地方。

她含情脈脈的坐在那兒，兩隻手抓着前面開裂的胸襟，兩個乳房大半露在外面，一道很深的乳溝神秘的通向腹部。

龐德神情嚴厲的說：「嗳，蜜兒，仔細聽我說，妳看起來很動人，但這種衣服不是像妳這種穿法。把衣襟拉起來，蓋上妳的身體！別叫人看起來像個應召女郞，尤其在吃早點的時候，這種儀態也極不調合。」

「哼！你是個冷血動物。」她把衣服拉高一、二吋：「你爲什麼不喜歡這個？我希望有人說過和我結了婚時，也實際享受一些結了婚的味道。怎麼？你不喜歡我？」

「小姐，這是用早餐的時間！」龐德無可奈何的搖着頭：「來，快吃吧！味道很不錯，而且，我渾身髒的很，必定得去刮刮臉洗個澡。」他站起來，繞過桌子去，在她頭頂上輕吻了一下，又悄聲說：「我喜歡妳超越世界上任何一個女人，但現在不是時候。」

龐德沒等她回答，便匆匆走進浴室，把門關上。

他刮好臉，洗完澡，他感到週身軟弱無力，昏昏欲睡，幾次被瞌睡逼的打斷手中的工作。當

他開始刷牙時，已經除了想睡別無心思了。於是，他在恍惚中明白了原因——他已經中了別人的暗算，在不知不覺中吃了藥。

是咖啡？他想，抑是在蘋菓汁裏？不過，這一點無關緊要了。他現在最急切需要的是，馬上躺下來，大睡一場。

總算不錯，他掙扎着沒有在地板上躺下來。他搖搖幌幌的走出浴室，連衣服都不知道穿了，穿不穿衣服現在對他也不重要了，他一心想着床，其他的東西腦子裏一點沒有。

還好，那個女孩子已用完早餐，已經上床躺下了。她的長袍堆在地板上，人業已入睡，渾身一絲不掛，只蓋着一條薄薄的被單。

他跌跌撞撞的走到她的床前，兩手扶着床邊，凝視着她頭旁邊空着的枕頭。

不！他在心裏吶喊。他急忙摸着開關把燈熄掉，在地板上摸索着爬到自己的房間，摸到床邊，倒在床上，又摸索着去熄掉床燈開關。可是，他的手已經不聽指揮，把燈打落在地板上，發出一嘩啦的破碎響聲。他已顧不得這些，轉了個身，便沉沉入睡了。

此時，雙人房間的壁鐘正指着九點卅分。

半個小時之後，雙人房間的門被人輕輕推開了。一個身材瘦長的人出現在門口。那是個男的，看樣子至少有六呎大高。他兩臂交叉着，在門口站着傾聽一會，確定裏面沒有什麽異樣，才步

履緩慢的走進房間。

他一直走到女孩子睡的床前，俯下身，側着頭，傾聽着女孩子均勻的呼吸聲。過了一會，他才在自己胸前扳動一下開關，一道很強的圓柱形燈光投射在床上。原來他胸前用皮帶綁着一個圓燈。他又彎了一下身子，以便使燈光移到女孩子的臉上。

他在女孩子的臉上，很仔細的端詳了好幾分鐘。然後伸出手去，揭開蓋在女孩子身上的被單，動作緩慢的把它一直掀到下面床頭。原來拉被單的手，實際上並不是眞的手，而是一雙骨節分明的鐵鉗，鐵柄隱沒在兩隻長長的黑色衣袖裏。露在外面的，只不過是兩隻用鐵做的機械手。

這個男人對橫陳在床上的裸體凝視良久，並把他胸前的燈不停的上下移動，照遍了她身體上的每個角落。然後，鐵爪子又伸了出來，並且很靈巧的鉗住堆在床頭上的被單，拉起來重新替女孩子蓋好。他那冷冰冰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

他在那張熟睡的女孩子面孔上，又靜靜的站着凝視一會。然後熄掉他胸前的乾電燈，悄悄的橫過房間，通過開着的房門，進入龐德睡覺的房間。

他在龐德床前費的時間比較長。他用胸前的燈光照着，幾乎把龐德臉上的每一條細小的皺紋，都仔細的查看了一遍。他凝視着他脖子上的脈搏，並計算了它跳動的次數。當他把被單拉開時，在龐德的心臟部位，做了同樣的計算。然後又把他大臂上的肌肉，翻來覆去的審查一陣。接着

燈光移到腹部，他用一種沉思的表情，望着這塊平坦肌肉下面所隱藏的潛能。他甚至於俯下身去，在龐德的手掌上，極仔細的查看他的命運線，如同一個算命先生，在替客人看手相一般。

最後，這個怪人非常仔細的，用鐵爪把被單拉回原來的位置。又在熟睡的龐德跟前凝視一會，然後帶着一陣輕微的悉索聲走出房間，進入外面的走廊，他身後的門也隨着咔嚓一聲關上了。

十四 諾博士的晚餐

這些華麗的房間，都是藏在山的心臟裏面，雖然電鐘才指向四點半，沒有燈光的房間裏，依然是涼兮兮的黝黑一片。

在山的外面，蟹島的白天逐找消褪了。所謂「外面的」工作人員，此時都已停下手中的工具，準備迎接晚間的歡樂。因爲這一天是他們的假日，有酒喝，有舞跳，並且有一批新的女孩子由「裏面」送出來。這種「婚姻」有的可以維持幾個星期或幾個月，這要看「丈夫」的胃口如何。不過，被遺棄的女人，對另外的男人來說，還是新鮮的。這種儀式每月一次，無形中成了蟹島上的公定假日。

深入山的心臟地區，在表面上過着極端豪華、浪漫生活的詹姆斯•龐德，此時由舒適鬆軟的床上醒了過來。除了頭部有點輕微的隱痛之外，他覺得疲勞已完全消除，渾身感到挺舒服的。他藉着起床的姿勢身體一轉，兩脚自然落在地板上。不過，在他站起來時，很小心的避過了碎燈的玻璃片。

女孩子房間裏的燈已經亮了，他聽到她在移動的聲音，他悄悄的走到衣櫥前面，打開後，急

忙先抓了一件穿起來。然後走到門口，看到女孩子正站在床頭，床上堆着一大堆衣服，她正在對着床頭的穿衣鏡一件一件的試穿。此時穿在她身上的是一件非常別緻的天藍色絲袍，這種顏色配她鮮麗的皮膚特別好看。

於是，龐德說：「這一件很好。」

她猛然轉囘頭來，一隻手遮着嘴，當看清是他時，臉上驚駭的表情忽而消失。她放下手，朝他笑着說：「哦！是你！我以爲你這一輩子醒不了哩！我去看了你幾次，你一點都不知道。我打算到五點時把你叫醒，現在已經四點半了。我肚子餓的很，你能不能想法弄點東西吃？」

「爲什麼不能？」龐德走到她的床前。當他由她跟前經過時，伸出臂來摟住她的腰，帶着她走到電鈕前面，先在上面查看一遍，然後在標着「服務室」的電鈕上按了按。

「還要什麼東西？」他說：「讓他們好好的招待一番，我們盡情的享受享受。」

她格格的笑着說：「我要修修指甲。」

「小意思，有專人負責，我們必須要打扮的整整齊齊的去見諾博士。」在龐德的內心裏，此時他急欲想找一樣東西做武器，那怕是一把剪刀，也比赤手空拳强。

他又按了兩個電鈕。然後撇下蜜兒，一個人在房間裏巡視。他發覺在他們睡着的，有人曾到房間裏來過，因爲早餐的傢俱全部拿走了，只剩下一茶盤子靠牆根放着。他走過去把它查看一遍

，那上面什麼東西都有，兩張菜單依靠在壺上，上面印着各式各樣的菜譜。龐德想，這好像是由旅行社拿來的東西。

有人在外面輕輕的敲敲門，龐德把菜單扔下，站了起來，長得極可愛的梅葉小姐走了進來，她身後跟着另外兩名中國混血兒女孩子。龐德不理會她們多禮親切的態度，毫不客氣的叫了茶和土司，並告訴她們給蜜兒做頭髮和修指甲。然後他獨自走進浴室，洗了個冷水浴。

當龐德梳洗好了再囘到臥室時，梅葉問他晚餐喜歡吃些什麼菜。他不加考慮的順口點了幾樣菜，蜜兒對這個則毫無意見，只點了一樣椰子冰淇淋。

梅葉又熱誠的問：「博士命我問一問二位，晚餐定在八點鐘是否趕得及？」

龐德神色嚴正的給了她肯定的答覆。

「謝謝你，卜萊斯先生，我在七點四十四分來請你們。」

龐德走到蜜兒的化妝檯前，兩個女孩子正在替她做頭髮，修指甲，他端詳一會，笑着對她說：「別讓她們拿着妳當猴子耍。」

沒等她表示意見，龐德已轉身走向放茶盤子的地方，他彎腰倒了一杯威士忌和一些蘇打水，端着走進自己的房間，他此刻滿腦子在想着如何能弄到一件順手的武器。修指甲的剪刀、鑿和探針都用鍊子繫在身上，做頭髮的剪刀也是如法泡製，根本無法從她們手裏拿過來。他顯然坐在床

邊上，動了半天腦筋，仍沒有想出點子來。最後只好放棄一切念頭，把手裏的酒放在嘴上慢慢的啜着，精神顯得特別沮喪。

兩個女孩子替蜜兒化妝好了之後，便一聲不響的離開房間。她偏着頭朝床上的龐德望了望，起身走到他跟前，站了半天他始終沒有抬頭望她一眼，她只好沒趣的回到自己房間。

龐德把杯裏的酒喝完，又到外面去倒了第二杯，順便走到她房間裏，故做驚訝的說：「蜜兒，妳看起來更動人了！」

「屁！」她撅着嘴說：「剛才你連抬頭看我一眼都沒有。」

「噢！那太不應該了。」他看壁上的鐘，又回到自己房間，把酒喝光，換上另外一件黑色的衣服。

時間在不安中消失，他知道，這也許像被處決的人一樣，這是最後的一頓豐盛的餐飯。但在這銅牆鐵壁似的房間裏，除了等待，他已是一籌莫展。

外面，有人在門上輕輕敲了幾下，接着在梅葉的引領下，兩個人離開房間，走完一段華麗的長廊，在一道門前停住。門是閘着的，旁邊站着另外一個騷動的中國女孩子。他們進去之後，門跟着又關上了。

龐德注意到他們是在一個精製的電梯上。他想，這裏面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如此豪華，然而這

些精密的設備看在眼裏，益發使他內心感到不安。他感覺出，電梯是在下降，他的心也跟着向下沉。很顯然的，每下一寸，他們逃脫的機會就減少一分。

蜜兒看出他臉上難看的表情，輕輕的叫他：「詹姆斯，你沒有什麼不安吧？」

「一點點頭疼，沒關係。」

當然他不能告訴她，他是看到這些豪華設備而感到沮喪的。他也不能告訴她，直到現在他對如何能脫離困境，沒有一點點辦法。這是最壞的消息，對她說了毫無幫助，徒增麻煩。

此外，還有一點，也使龐德感到洩氣，進來快一天了，裏面的內幕情形依然茫無所知，照這種情形下去，就是在這兒住一輩子，也什麼不知道。在如此嚴密的建築物裏，遑論逃走，眞是談何容易。

蜜兒向他靠緊一點，喃喃的說：「對不起，詹姆斯，我希望一切都過去了，你不要生我的氣。」

龐德裝出一個勉强的笑容，說：「沒有，親愛的，我只是在生我自己的氣。」

「噢！」她煩惱的輕叫着。

龐德壓低聲音說：「嗳！今天晚上，一切由我應付，顯得自然一些，不要擔心諾博士，他可能有點不正常。」

她肅然的點着頭：「我將盡力去做。」

他們的身體輕微的震動一下，表示電梯停下了。龐德估計不出他們下到多深的地方，也許有一百呎或兩百呎。電梯的門已自動打開，龐德同女孩子一起走出來，進入一個寬大的房間。

房間裏空洞洞的，大約有六十呎長，三面的牆都是書架，一排排的書直頂到天花板。猛一看，第四面的牆像是很堅固的深色玻璃做的。這個房間不用說是用來做研究和實驗工作的了。在角上放着一張大長桌，上面散放着很多紙張。中央的一張桌子上，放着幾本定期刊物和新聞紙。舒適的沙發椅，罩着鮮紅的套子，地氈則是深綠色的。令人驚異的是，酒櫃懸起來高及長玻璃牆的中間。

晚餐桌安置成半圓型，對向空着的牆壁，好像這種佈置也經過仔細推敲，就如同房間裏的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一樣。

龐德忽然注意到在鼓玻璃牆上有什麼東西在旋動。他走到近前一看，是一條銀色的小魚和一條較大的魚在裏面游泳。不一會，兩條魚竟游的消失不見了。

這是個什麼東西？龐德想，是魚缸？他向上看看，黑玻璃幾乎接到天花板。再仔細一看，敢情裏面還有起伏的波浪在撞擊着玻璃牆。在波浪的上面，有一道淺藍色的影子。散射着點點星星光，看形象彷彿是天狼星投射在裏面。

原來這並不是魚缸，龐德突然明白過來，而是大海的本身和夜空。房間的整個這一面牆壁都是裝甲玻璃做的，不用說他們是在海裏了。

龐德和女孩子直直的站在玻璃前，看着各式各樣的魚游過來，在玻璃上吻一吻，撞一撞，然後又搖搖尾巴跑開了。有的則被燈光吸引住，好久戀戀不去。

龐德沿牆壁走着，心想，這眞是別出心裁的設計，坐在房間裏欣賞這變化無窮的海底景物，該是多麼奇妙！

房間的燈光忽而變暗了，龐德緩緩的轉過身來，希望看到諾博士的出現，可是沒有。房間裏依然空洞洞的，充滿了神秘氣氛。玻璃外的大海像人類的呼吸，在不停的浮動。他奇怪這種設計是怎麼想像出來的？他怎樣把它做成的？可能只有一個辦法，他先把玻璃牆裝好，然後把外面的石頭一層一層的去掉。可是，這塊玻璃有多厚呢？是什麼人替他製造的？他怎樣把它運到島上來的？他需要用多少潛水夫？天哪！這要化費多少錢？

「一百萬元。」

一個銅聲銅氣的聲音傳了過來，口音聽起來像美國人。

龐德慢慢的轉動身子，順着聲音望去。

諾博士已從暗門裏進來，站在桌子後面。他親切的望着他們，嘴角上掛着一絲微笑。

「我想你們是在好奇工程費的問題，通常我的客人在這兒站十幾分鐘之後，總要想到物質的一方面上去，二位也不例外吧？」

他仍然笑着，由桌子後面慢慢出來，走向他們。要說他是在走，不如說是滑動來得恰當，他的膝蓋根本沒有打彎。他的長袍下面，也看不到鞋的影子。

這個人給龐德的第一個印象是：瘦長、僵直、高大。諾博士比他至少高六吋，由於他的身體直挺挺的運動不靈活，看起來似乎更高些。細長的脖子，撐着一個尖頂滴圓的腦殼，下面掛着一個瘦削的尖下顎，乍看起來活像一個倒轉的雨滴——或者應該說是油滴，因爲他的皮膚黃澄澄的像透明的黃蠟。

諾博士的年齡很難估計得出來，就龐德的眼睛所看到的，他臉上沒有皺紋，甚至前額上也和腦殼一樣光滑。瘦削頰骨下面的肥肉也如同象牙般平整。關於他的眼眉則像達里（Dali西班牙畫字）一樣，濃黑而上挑，烏玉般的眼睛突出的很高，上下沒有睫毛，看起來像兩個手槍洞。細長的鼻梁，寬大緊閉着的嘴唇，永遠帶着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反而更顯得凶狠、嚴厲和具有無上權威似的。

諾博士在距他們三步的位置停住，緊閉的嘴唇啓動了：「原諒我不能和二位握手，」聲音出奇的單調，「我無法做這種事。」衣袖慢慢的分開，「因爲我沒有手。」

兩隻鋼爪伸了出來，柄上閃閃發光。接着又縮了回去，袖子也重新闔上。

龐德覺出他身邊的女孩子顫動，彷彿是在打寒戰。

那對黑眼睛轉向女孩子，平淡的說：「這是一種不幸。」然後又轉向龐德。「你是在讚賞我的養魚池，」這是敘事的口氣，不是發問，「男人喜歡動物和鳥，我則特別喜愛魚類，我發覺牠們更富有變化和有趣。我敢說二位都分享我的熱誠。」

龐德說：「我祝賀你，我一生將永遠忘不了這個房間。」

「不必，」仍然是敘事的語氣：「我們有很多話要談，而時間無多。請坐，你們要喝點什麼？香烟在你的椅子一邊。」

諾博士移動到高皮椅前面，把身體疊落在上面。龐德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下，女孩子坐在他們兩人之間略偏後一點。

龐德覺得身後有人在移動，回頭一看，一個短小的中印混血兒，身體看樣子很棒，像個摔角的，站在酒檯前面。他穿着黑褲，漂亮的白夾克。圓圓的臉龐，烏黑的大眼睛。他看到龐德在看他，馬上把視線轉開了。

諾博士說：「這是我的侍衛，他精通很多事情。他的突然出現算不上神秘，我經常把一部細珍無線電話帶在這裏，」他用下顎在胸前點了點。「所以我可以隨時把他召喚來。這位女孩子要

點什麼飲料？」

他沒有用「你的夫人」這個字眼。龐德轉向蜜兒，她正直瞪瞪的睜大眼睛，不過，說話的語氣還算平靜：「請給一杯可可。」

龐德覺得放心不少。至少她沒有被剛才的表演嚇壞。

龐德說：「我喜歡伏特加，再加幾片檸檬。」

諾博士的笑容擴大一點。「我看得出來你是一個知道自巳需要的人。現在你可以滿足你需要的一切，通常不是也應該如此嗎？當一個人需要什麼的時候，他應該得到它，根據我的經驗是這樣的。」

「這是指小的東西。」

「如果你對大的需要失敗，那表示你沒有大的野心，集中意志，盡上全力——那就會得到一切。才能出現，工具能錘鍊它們自己。「給我一個支點，可以轉動整個地球。」——但是，只有意志才能使世界轉動。」他的薄唇向下彎了彎，不過，這只是閒話。讓我們來正式的談一談。只有我們倆人，可以彼此交換意見。來，孩子，替男的端酒，給女孩子拿杯可可。現在是八點十分，九點正我們開始晚餐。」

諾博士把身體直起一點，凝視着龐德，房間裏沉寂一會。然後諾博士說：「喂！從事情報工

作的詹姆斯•龐德先生，現在讓我們談談彼此之間的秘密。首先，我要毫不隱瞞的告訴你我的一切，然後你把你的告訴我。」諾博士的目光顯得更黑了，「但是，我們彼此要說實話，不能一派胡言亂語。」他露出一隻鋼爪，伸到前面，「我一定這樣做，你一定要同我一樣，否則的話，這個——」他用鋼爪指點一下眼睛，「會知道你在說謊。」

諾博士把兩隻鋼爪子很靈巧的舉在每隻眼的前面，指點着中間的眼球。

他的每隻眼球此時都放射出陰沉的光芒。「這個，」諾博士繼續說：「能瞭解一切。」

十五　叛徒的狂想曲

詹姆斯‧龐德端起杯子，一面啜着，一面沉思，事到如今，似乎不可能再掩飾下去。他以前所說的歐達那鳥社，代表的身份看樣子已不能再借用。他現在只有盡全力來替女孩子洗刷，開始就要讓她置身事外。

龐德朝諾博士笑了笑，說：「我認識你在「王宮」的連絡人泰蘿小姐，她是你的情報站，我有紀錄在那兒，可能她已經報告你。」

諾博士的表情，並沒有因此而發生變化。龐德繼續說：「不過，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一些，非要跟我談談不可的話，讓我們不要再演戲。你是個很有趣的人，我承認，但是，不要使你自己超出應有的範圍。你不幸失去雙手，一定相當痛苦。你現在用的是機械手，事實上有很多人在受了傷都在使用它。你用透視鏡而不戴眼鏡，你用無線電話代替電鈴召喚僕人，不用說你還有其他的把戲。但是，諾博士，請你不必再變戲法，我不是你手下的順民，我對這一切毫無興趣。」

諾博士把頭歪斜一點：「你很有勇氣，龐德先生，敢說這種話，我接受你的指責。毫無疑問的，我已養成一種打擾別人的作風，因為我和這些野人住在一起太久了，但請不要誤會我這種態

度是在施恫嚇。我是一個機械師，對這些物體我都有適當的工具，同時我還有一部份用於折光物體的工具。不過，」諾博士把一隻鋼爪放回胸前，「我們不要一下子扯的太遠，讓我們的談話從頭開始。能有一個聰明的聽衆確是一種罕有的快樂，因此我樂於告訴你一個世上最傑出的人物的故事，而且你是第一位聽到這個故事的人。我以前從來沒有說過，我的故事也同時——」諾博士躊躇了一下，「適應於這個女孩子，她將是我的第二位聽衆。」

一點不錯，龐德想，這個人就是兇手。一開始他就意識到這是一場生死決鬥，不過，當時他還有一個盲目的信心，以為自己一定可以贏得這場決鬥，直到「怪車」的噴火氣指向他時，他的信心才開始動搖。現在他對自己更懷疑了，因為對手所擁有的勢力太强，裝備太好。

龐德說：「沒有必要讓這個女孩子聽這些事，她與我毫無牽連，我是在海灘上遇到她的。她是來自牙買加的毛根港，到此採集貝殼，你的手下把她的船打壞了，所以我才帶着她一起來此。請把她送回家去，她不會對別人說的，可以讓她發誓。」

女孩子突然氣咻咻的插嘴：「我要說！我要告訴所有的人，我不打算離開，我要同你一起留在這兒！」

龐德用眼睛瞪着她冷冷的說：「我不需要妳！」

諾博士溫和的接道：「勿需浪費你們的氣力在這種英雄氣概上，沒有人來到這個島上能再離

去，這下子你們總該明白了吧？一個人沒有——即使普通漁夫也不例外。請不要同我爭論這一點，那是毫無用處的。」

龐德在他臉上打量一會，不帶一點怒氣，但却與衆不同。他做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朝女孩子笑着說：「別在意，蜜兒，剛才那不是我的內心話，我當然不願意妳離去，我們要留在一起，聽這個瘋子要說什麽。」

女孩子高興的點點頭，她的表情彷彿是愛人聲言要把她送出電影院，而現在取消了。

諾博士用同樣溫和的聲音說：「你說的很對，龐德先生，我正是你所說的瘋子，所有的偉人都是瘋子，他們被一種瘋狂的情緒驅駛着去追求他們的目的。大科學家、哲學家、宗教領袖……他們都是瘋子，只有這種近乎盲目的單一目的，才能使他們集中智慧，如果他們沒有廣泛的興趣能成功嗎！瘋狂，龐德先生，就像天才一樣的是人類無價之寶。」諾博士把身體向後仰了仰，「沉於幻想，缺乏毅力，把體力做無意義的消耗，這一切都是人類遺傳的缺點。但是我沒有，我正像你剛才所說的，龐德先生，是瘋子——是個熱狂於權力的瘋子。那就是說，」他的黑眼球在透鏡裏面閃動着，向龐德凝視，「權力是我生活的全部，這也是我爲什麽要到此地來的原因，以及此地何以能存在的理由。」

龐德端起酒杯啜着，直到飲完，又重新斟滿，才徐徐的說：「你的話並不使我驚奇，這是一

些老生常談，你以爲你是英王或是美國總統，甚或是上帝，他們都有最好的庇護所。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是公開的讓全體國民來庇護，而你却是把自己嚴密的關在裏面。不過，你究竟爲什麽要這樣做？爲什麽你要坐在這個牢獄似的地方幻想權力？」

憤怒出現在諾博士的嘴角上：「龐德先生，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克勞塞維茲開宗明義第一信條，就是要有一個安全的基地。一個人可以在裏面自由行動。簡言之，那就是帝王。我現在已經擁有些安全的東西，而且超越所有的人，世上沒有人能和我相比。因爲世界太公開了，而這些東西一定要藏私。你剛才談到君主、總統，他們能有多大權力？只有人民所付予他們的那一點點。什麽人在世界上對他的人民有生予殺奪之權？哦！有過，那是史達林，但他已作古。此外，除了我本人還有誰呢？我是怎樣獲得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是秘密，其中經過無人知曉，而且也沒有人會有過我這樣的經歷。」

龐德一聳肩，鄙視的說：「這只是你幻想中的權力，諾博士，任何一個人只有槍在手裏，對他的隣居都有生殺之權，在你身邊的其他人，除了被你秘密殺掉的之外，終日只有惶惶不安，結果，一有機會，他們就會逃亡。因爲外面的世界會付予他們求生存的更大權力。這種情形一定會發生在你身上，諾博士。我可以坦誠的告訴你，你所尋求的權力是一種幻想，因爲權力本身就不是眞實的東西。」

諾博士平靜的說：「美麗也是如此，龐德先生。此外，如藝術、死亡等，無一不是幻景，甚或連生命本身也不是眞實的東西，這些只是觀念上的問題。你徒逞口才之能，動搖不了我的信念。我硏究過哲學，知道倫理，懂得理則學，我敢武斷的說一句；這些我都比你知道的多。不過，我們犯不上爲這些枯燥無味的東西浪費唇舌，讓我們再回到一開始的話題上——我對權力的熱狂，或者如你所說的：幻想中的權力。不過，龐德先生，」嘴角上的笑容又擴大一點，「請你除去心上的錯覺，別以爲我同你談半個小時的話，就會變更了我的生活方式。有趣的是，你倒頗合乎我過去從事改造的一些事情，我們現在不妨說；這是我的一種幻想。」

「你繼續說吧！」龐德說着瞟了女孩子一眼，她正用一隻手掩着嘴像是在打呵欠。

諾博士仁慈的說：「我將盡力不使你厭倦。你是否同意事實比理論更有趣？」他並沒有期望對方回答，眼睛向四周掃視一眼，又緊接着說下去：「我是德國美以美教會傳敎士的兒子，母親是最有教養的中國女孩子，我出生在北平，但命運不濟，後來成爲被父母遺棄的孤兒，我是由母親的一位姑母把我撫養長大的。

「那種生活沒有愛，缺乏父母的教養，」諾博士頓了一頓，繼續說：「後來我到了上海工作，與秘密幫會搭上交道，他們的陰謀、搶刼、暗殺使我發生了極大的興趣。不久，我變成了犯罪專家，麻煩也接踵而來，迫使我不得不想法逃亡。幫會裏認爲我還有利用的價值，遂設法把我私

運到美國。

「我在紐約安定下來，臨離開時，首領曾給我一封密語寫的信，命我到美國後，交給一個叫希普的負責人。信上說的什麼我不得而知，但他們馬上雇用我做了信用部的職責。在我三十歲那年，我的職位已相當於管金庫的人。信用部的存款已超過一百萬，於是，我把它吃下了。結果引起這個秘密組織的大屠殺，幾個禮拜的時間，暗殺了幾百人。紐約警方大爲震動，出動全力逮捕，秘密組織總部全部瓦解，我則帶着價值百萬的金條逃到哈萊姆。

「我當時太傻了，」諾博士吁嗟一聲：「我應該離開美國跑的遠遠的，最後，我終於被首領派的人找到了。他們折磨了我整個晚上，我沒有說出金條的位置，他們一看屈服不了我，遂砍掉我的兩隻手，讓警方發現屍體時誤認爲我是被人打死的竊賊。然後，他們在臨去時，又在我左胸補了幾槍。但是，他們有一點沒弄清楚，我的身體構造是百萬人中難得一見的人——心臟長在右邊。我沒有死，意志力量支持我由大手術中活過來。以後住在醫院的幾個月時間，我整天都在計劃怎樣把錢帶走，怎樣保存它，如何利用它。」

諾博士的話中斷了，他的臉部起了一陣痙攣，長袍裏面的身體似乎也在抖動，顯然回憶使他非常激動。他閉了一會眼睛，想使自己平靜下來。

這是好機會！龐德在心裏說，我應該撲過去把他殺死，把酒杯打破當刀子用。

諾博士的眼睛忽然睜開了：「我的故事令你生厭嗎？有時候，我覺得你的注意力不集中，是嗎？」

「沒有，」機會已經消失了，龐德邊說邊想，以後還能有這種機會嗎？他約量一下撲過去的距離，並打量着對方脖子上跳起來的大動脈的位置。

諾博士的嘴唇又開始翕動，繼續講他的故事：「那是一次重大的決定，龐德先生，出院之後，我去了塞爾白斯因，這是紐約最大的一家股票交易所，我買了一個信封，裝滿世界上最少見的戰後股票，把整個的金子都投資在這上面。然後盼望着世界大戰，我知道那時一定會漲價，至少也不會賠本，而我的財產則便於携帶。在此同時，我改變了我的容貌。我把頭髮全部剃光，鼻子弄細，嘴改大，嘴唇弄薄，穿高架皮鞋使身長增高，兩隻鋼爪放起來，換上石膏的，戴上手套，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整個面目一新。

「我把自己改頭換面之後，去了米奧奎，那兒沒有華人，我在一家醫學院註冊入學。此後的幾年歲月，我把整個時間都消磨在圖書館、實驗室和課堂裏，專心研究人類的身體和人類的意志。

「爲什麼我要這樣做呢？」諾博士望了龐德一眼，接道：「因爲我要知道肉體的能力限度。同時在把他們用之於我的下一個目的之前，不得不先熟悉支配的工具。那就是利用生理上的弱點，肉體的折磨，生命的威脅。根據這些方式，世人鮮有不被屈服的，因爲我預期一定可以完成我

的權力。龐德先生，這種權力是別人會加予我身上的，也就是生死、決定、審判集於一身的權力。這種權力完全獨立的，不受外界任何權勢的干擾。我認爲，龐德先生，不管你喜歡與否？這是人類世界中的權力精華。」

龐德端起第三杯酒，望着蜜兒笑了笑。她似乎在想着其他的事，對諾博士的談話顯示心不在焉然的樣子。

諾博士仁慈的說：「我想你們二位可能餓了，但請忍耐一會，我盡量把話縮短。剛才是我在米奧奎的生活情形。研究工作完成之後，我離開了美國，旅行世界各地，我稱自己是醫生，因爲容易使人信賴，他們會毫不懷疑的請我解答問題。事實上，我是在尋找根據地。它的第一個條件要不受戰爭影響，以便我的工業發展。最後，我買下了蟹島。

「在這兒，我已經化費了十四年的時間，這是我一生最安定興盛的歲月，心靈中沒有一點陰影。把鳥糞變成金子的理想使我非常高興。於是我用熱情來克服困難，這似乎是我最理想的工業，每一隻鳥都是一個把魚變成糞的小型工廠。最大的問題當然是勞力，那是一九四二年，古巴和牙買加的工人週薪是十仙令，我出十二仙令的高價把他們雇了來。另外我又買了十幾個中、印混血兒，並讓他們把家人也帶來。

「幾年下來，我的人口自然增加了。工程師和建築師是由外面請來的，我不讓他們和其他人

接觸，等他們把山的內部工作完成，卽秘密把他們送走。去年底，整個工程大功告成，一個安全而具有良好僞裝物的基地完成了。我準備開始我的下一個步驟——我要把權力伸展到外面的世界。」

諾博士休息一會，把一隻臂舉起放來在胸前，又繼續說：「龐德先生，我剛才說過，十四年來沒有發生一點事故。但有一個問題是一直存在的，你知道那是什麽嗎？鳥，一種玫瑰色的鷺絲鳥。這兒的環境你已經知道一部份，那兩個看鳥人的生活補給，是靠由古巴來的小汽艇運輸，他們的報告也由汽艇帶出去，有時候，美國的鳥類學家也到此來，在他們的帳蓬裏住好幾天。這些我都沒在意，因爲那個地區我的人不准過去，當然看鳥的人也不准侵入我的地區。彼此互不侵犯，並且一開始我就告訴歐達邦鳥社的人，我不能接見牠們的代表。後來，事情發生了。

「那是一個晴朗的天氣，每月來一次的汽艇帶一封信給我鳥社的人正式通知我他們要在河口——就是你們登岸的地方——建築旅社，因爲玫瑰色的鷺絲鳥已引外界的注意。世界各地愛鳥的人士都要來此地觀光。他們告訴我，蟹島將成爲名勝地區。」

「龐德先生，」諾博士臉上泛起一絲冷笑：「你相信這種事嗎？在我費盡心血經營的秘密土地上，以及我未來的偉大計劃，被一些愛鳥的老太婆來整個破壞！我視察一下河口一帶的土地，決定以高價收買過來，可是他們拒絕了。於是，我開始研究這些鳥的特性，找出牠們的生活習慣

，最後下了決定。這種鷺絲鳥很怕羞，膽子特別小。我派人到佛羅里達定做一部燒機油的車子，並讓他們另外加上恐怖效果，看起來像是一條火龍。

「進行的結果，你可以由現場判斷出來，我用不着再費唇舌，經官方會派飛機和軍艦來調查這次意外事件，認定是兩個看鳥的人互相殘殺，結果一場風波遂告平息，整個蟹島都歸於我的掌握之中。」

諾博士輕輕的咳嗽幾聲，朝龐德和女孩子望了一眼，又繼續下去：「這就是我的故事，朋友們，你們可以瞭解，在這種情形下，鳥社方面的人一定要把土地賣給我。否則，如果他們想把那塊土地復舊，必將造成第二次的不幸，因爲第一次的經驗告訴我，決不能再受到外界的干涉。」

「很有意思，」龐德說：「也是未來歷史上的一件名案。這也就是史壯威被剷除的原因了？你把他和那個女孩怎麽處置的呢？」

「我派了三個最能幹的人去對付他，事實上我在牙買加和古巴都建立有情報網，這是爲我將來計劃而設置的。貴局的史壯威先生對燒鳥事件發生懷疑，並開始着手調查。我知道貴局的人不比官方，要瞞過他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我只好把他除去了。

「他之死像是簡單的情殺案子，不會引起外界的猜疑。你來了之後，我也計劃如法泡製，但是，你比他幸運。不過，由「王宮」的檔案裏，我已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猜想你會坐飛機

到出事地區調查，結果你是乘小船來的，當你們的船一在雷達幕上出現，我就知道你不會再離了去。」

龐德說：「你的雷達並不十分可靠。本來有兩隻小船，你們看到的是這個女孩子的。同時，我已告訴過你，她並不是我們的人。」

「這樣說起來她是無辜被牽連了？也好，我正需要一個白種女人做一次小小的實驗。正如我開始所說的，龐德先生，人想要的總會得到的。」

龐德沉思的凝視着諾博士，他懷疑對這樣一個渾身堅固的人突襲是否能奏效？用言語來恫嚇他恐怕也是枉費心機。龐德衡量一下目前的形勢，自己赤手空拳決制伏不了對方，只好用第二個辦法試試看。

「不過，這一次你別再想僥倖逃脫了，諾博士，你現在已進了倫敦的檔案室。那些有毒的水菓、黑蜘蛛和被毀壞的汽車，我都把它當做證據紀錄下來，泰蘿小姐的名字一起送回倫敦，如果我在蟹島三天沒有報告回去，他們馬上會採取行動。」

龐德的話並沒有使諾博士動容，甚至於他的眼睛、呼吸都沒有絲毫變化。龐德向前探着身子說：「不過，爲了這個女孩子，諾博士，我願進行一次交易。如果你讓我們安全回到牙買佳，我可以給你一個星期的限期，你可以乘你的直昇飛機，帶着你的股票從容離去。」

龐德把身子仰到後面，悠閒的態度問：「怎麼樣，諾博士？對我的建議有興趣嗎？」

十六　最大的秘密

龐德身後響起一個平靜的聲音：「晚餐準備好了。」

龐德回頭望望，是諾博士的衛士，他身邊站着另外一個人，兩個人長的一模一樣，看樣子一定是孿生兄弟。他們站在那兒，身上的肌肉顯得特別結實，他們的手藏在衣袖裏面，眼睛由龐德頭上望着諾博士。

「哦！已經九點了，」諾博士慢慢站起來，「來吧！我們可以到一個更幽靜的地方繼續我們的談話。二位能聽我講的話，也許可做今後借鑑，我希望沒有替二位增加精神負擔。」

在兩個侍衛後面牆壁上的雙合門向兩邊自動打開了，龐德和女孩子跟着諾博士進入一間小八角形的桃木心板鑲成的房間，餐桌上擺好三個位置，地氈是深藍色的。諾博士在中間的高背椅上坐下，並請女孩子坐在他右面的位置。

兩個侍衛戴上白手套，替三人佈置食物，諾博士不時的用中國話吩咐他們，龐德聽不懂那是什麼意思。

一開始，諾博士似乎有什麼心事，有點心神不屬。他用一隻特製湯匙，喝着面前三碗不同的

湯，動作很慢。

在用餐的時間，龐德已做了最壞的打算，他盤子一邊放的刀叉都都可以作武器。當烤肉上來時，他一面用刀切，一面用麵包刀挑着吃。然後乘人不備之際，以快速手法，把切肉的鋼刀藏於袖中，在這個動作之前，他故意打破一隻玻璃杯。龐德歉意的站起來，並乘機一抬左臂，刀子順衣袖滑入他的肋下。

最後咖啡上來了，用餐結束。兩個衛士走過來，站在龐德和女孩子的椅子後面，抱着雙臂，帶着一臉冷漠的表情。

諾博士輕輕把杯放下，把兩隻鋼爪放在他前面的桌子上，把身子轉向龐德坐的位置。此時他臉上已恢復正常，不像剛才那樣心神不屬。「晚餐你還滿意嗎？龐德先生。」

龐德拿起一支烟點上，用手玩弄着打火機。他知道壞消息馬上就要宣佈了，他必須要想辦法把這個打火機帶起來，火也可能成爲一種有用的武器。他輕鬆的說：「晚餐很不錯！」

諾博士轉向女孩子，打火機進入龐德的衣袖。「我希望我安排的菜餚都是妳喜愛的。」諾博士笑着說。

「噢！好得很。」她的表情似乎嫌宴會還有其他娛樂節目。

龐德接着高興的說：「下一個節目是什麼？諾博士。」

「我們按照原訂程序進行，龐德先生，」諾博士嘴角上的笑容一閃而逝：「我由每個角度審查過你的提議，我不能接受。」

龐德聳聳肩頭說：「這不是明智的抉擇。」

「不，龐德先生，我懷疑你的提議是一種詭計，幹你們這一行的，在此情形下決不可能有此建議。他們要不斷的向總部報告，隨時讓他們的頭子知道調查的情形。這種工作我清楚，因此你騙不了我。即使是眞的，龐德先生，我也準備了應對之策，我有很多辦法可以掩飾我的行爲。比喻警察或軍隊來了，問一個男人和一個女孩子在那兒。什麼樣的男人？什麼樣的女孩子？我根本不知道，請你們離開這兒。你們擾亂了我的生活。你們的證據在那兒？你們的搜查證？英國的法律是嚴格的，各位紳士們。你瞧！龐德先生，這樣一來我便平安無事了。」

諾博士輕輕的搖着頭，接着說：「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龐德先生？有問題要問嗎？你們二位的時間不多了，我必須去睡一覺，每月來的船明天到達，我有很多貨物要裝運，我要在碼頭上躭擱一天。」

龐德望望對面的女孩，她的臉色已變的死一般蒼白。兩隻眼正期待的瞪着他，似乎在等待他有什麼奇跡出現。

事實上，他也是一籌莫展，但他知道唯一可能出現的機會，就是想法拖延時間。於是，他慢

條斯理的說：「你忙過船期以後，還有什麼事？哦！對了，你剛才提過你的第二步計劃，你的故事第二章打算寫些什麼？」

「一點不錯，你一定感到好奇，」諾博士聲音低沉的說：「你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習慣，即使在面臨死亡的時候也不例外。我很欣賞具有這種特性的人，因此，我樂於告訴你。現在讓我翻開故事的第二章，它一定使你感到滿意，因爲這裏面不再是鳥糞的問題。我可以坦白告訴你，龐德先生，這個島將發展成爲全世界的科學技術情報中心。」

「哦！眞的嗎？」

「這是毫無疑問的，你知道有個土耳其島，距這裏大約有三百哩，它是美國試驗導向飛彈的最重要基地。」

「是的，那是個重要的試驗中心。」

「也許不久以前你曾聽到過飛彈迷途的事。例如響尾蛇飛彈墜落在布魯塞爾的森林裏，而沒有按預定目標落於南大西洋中，這件事你聽說過吧？」

「聽說過。」

「你可能想起來，那是由於電波操縱失靈而發生的意外，對不對？」

「嗯！不錯。」

「此外還有幾次試驗失敗的紀錄，我不必一一細說了。總而言之，龐德先生，」諾博士的語氣裏充滿驕傲，「這些失敗都是由蟹島給他們造成的。」

「是眞的嗎？」

「你不相信，是嗎？沒關係，有些人相信，他們就是蘇俄專家。在這件工作上，蘇俄是我的夥伴，他們代我訓練了六個人。我們以雷達光來擾亂飛彈的軌道，使它超越預定目標。幾次試驗失敗之後，五角大厦就會不安了。只好再重新設計。」

「這種擾亂的工作，我們本身也有困難，」諾博士很公正的說：「對新的火箭，我們還沒有辦法使它變向，這當然是週率的關係，所以我同莫斯科合作。我敢說，有一天，任何火箭都逃不出我們的控制。龐德先生，你不覺得這件事很有趣嗎？而且定是賺大錢的生意，我已經派出人去試探有意於此項事業的國家，而蟹島將是這項工作的權威。」

龐德凝視着他那張冷漠的臉，心想，這是一個最大的賭局，足可以在國際賭檯上出風頭。而且這是最大的秘密，諾博士當然要處死他們才說了這番話。

「你想控制住這些發明的東西，必須要再殺更多的人，」龐德說：「諾博士，這是些很値錢的東西，你在這兒的財產已相當可觀，其成就超出我想像之外。知道的人將不顧一切來爭奪它。我不知誰將先向你下手把你殺掉，可能就是上面的這些人。」他指着上面的天花板，「到莫斯科

受訓的是那些人？他們一定都是工程師，我懷疑莫斯科對他們說了些什麼話？我想你也不知道，諾博士，對不對？」

諾博士說：「你把我小看了，龐德先生，我知道你是個倔强的人，但你的愚蠢却是我沒有想到的。這種可能性我早就知道，我已經利用這些人之中的一名，做爲我私人的警衞。他是使用密碼和密碼機的，他住在山中的另一部份，其他人都以爲他死了，他收聽他們每次連絡的時間，把電報內容給我一個副本。如此以來，莫斯科的一切指示我都知道。對這一類事情，我是天天在考慮，龐德先生，而且時刻小心。就像我剛才說的，你小看我了。」

「我並不是小看你，諾博士，我知道你是個很謹愼的人。但是，你自信對蘇俄的瞭解比我深刻嗎？你在某一時期可能成爲他們的『朋友』，可是蘇俄絕沒有同夥人，他們想把你爭取過去，然後用一粒子彈把你解決掉。此外，你的紀錄已存入我們的情報局，你眞想把事情擴大嗎？如果我是你，諾博士，我決不這樣做。我們情報局裏有不少卓越人才。一旦我和這個女孩子發生不幸，你就會知道蟹島只不過是一個赤裸裸的小島，你這點把戲決瞞不過他們的。」

「下任何大賭注，都不能不冒險。我承認此中的危險性，我將盡可能的把自己武裝起來。你知道，龐德先生，我的第二步計劃如能完全成功，美國在土耳其島的飛彈基地只有關閉。想想看，龐德先生，蘇俄會給我多少代價？一千萬？兩千萬？這是個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勝利。這樣看來

，你給我的威脅比我將獲得的東西那實在微不足道了。」

龐德沒再接口，因爲已沒有什麼話好說的。他知道死亡已無法避免，他把酒杯端起來，一飲而盡，聲色俱厲的說：「好吧！諾博士，讓我們來談談餘興節目，你準備如何進行？刀子、槍彈、毒藥、繩子？不管用什麼，請你快一點，你這付尊容我看够了！」

諾博士的嘴唇閉成一條線，臉上的客氣表情頓時完全消失。他對兩個衛士說了句中國話，兩個人立卽動手抓住龐德和女孩子的兩臂，扭到後面。

龐德朝對面的女孩子笑了笑：「對不起，蜜兒，我擔心我們以後無法在一起玩了。」

女孩子的臉色已嚇成白蠟色，兩眼充滿了恐怖，嘴唇顫抖着說：「會很痛苦嗎？」

「不要再說！」諾博士暴喝一聲，像鞭子在抽打：「別再說傻話，當然是很痛苦。我對這種事特別感興趣。我要測驗一下，人類的身體究竟有多大忍受力。我不只試驗一次了，都不理想。你們給我的麻煩最大，我也將給你們更大的痛苦。一年前，我曾選了一個黑人女孩子做過一次試驗，結果不到三個小時，她就嚇死了。我早就想找一個白種女孩子來做一次比較試驗，所以妳這次來的正好。」

諾博士朝女孩子獰笑着接道：「妳是牙買加人，當知道蟹島這個名的由來，因爲陸地上有很多『黑蟹』。每隻重約一磅，兩夾像鉗子。牠們發現裸露的女人身體，並不馬上攻擊，立卽召集

幾千幾萬隻來在四週示威。直到夜間，牠們才開始用兩夾在細嫩的肉體上慢慢剪、剪、剪……」

女孩子呻吟一聲，身子一軟，頭垂到胸前，她昏過去了。龐德由椅子上猛然站起來，可是，還沒有站直，又被一個巨大的力量壓了下去。衛士的兩隻大手，抓在他臂上有一種火辣辣的感覺。他掙扎半天，連椅子的位置都沒有移動。他絕望的停下來，把憤怒用言語表達出來：「你這隻野獸！你將來免不了地獄之苦！」

諾博士輕笑着說：「龐德先生，我根本不承認有地獄的存在。你自己安靜一點，牠們可能從她的咽喉、心臟開始，脈搏跳動會吸引牠們的注意。」他又對兩個衛士說了幾句中國話。在女孩子背後的衛士把她抱起來，由門內走了出去。

諾博士又平靜的說：「你說過，龐德先生，權力是幻想物，你現在是否還堅持此點？我決定要這個女孩子這樣死法該不是幻想吧？現在讓我們談談你的永別方式，這也是非常曲折的。我說過，我對人類身體的忍受力頗感興趣，可是，用什麼辦法來衡量才比較合適？我現在已經想了出來，我希望你給我一次滿意的試驗，因為你的勇氣使我讚賞。我將給你一段充分的靜養時間，給你最好的食物來充足你的體力。然後，我就要把你當病人來醫治，這需要最大的勇氣和忍受力才能完成的手術。」

諾博士停住話頭，在龐德的臉上觀察一會，又接道：「我剛完成一種障碍競走的設計，那是

一種對死亡攻擊的課程。我不必再詳述，因為突然的恐懼更能測量一個人的膽氣。」

龐德默然不語，障碍競走是一種什麼玩藝？裏面都包括些什麼節目？通過這些試驗過程是否還有活的希望？在沉默中，龐德鼓起餘勇，決心要對即將來臨的不可知的恐怖，盡最大努力爭取生存。

諾博士徐徐的站起來，離開他的位子，向門口走去。快到門口時，他又轉回身來，用邪惡，神秘的黑眼球盯着龐德，裂開大嘴說：「替我好好的跑完這個賽程，龐德先生。如同人們常說的，我將與你同在。」

諾博士轉身離去了，門也隨着這個殘廢怪人的消失輕輕關上。

十七　通風管理的酷刑

電梯上有一個人，正打開門在等候。詹姆斯•龐德被銬住兩手走了進去。此時的華麗餐室也許空了。衛士在清理餐具時，不知是否會發覺丟了東西？

電梯門吱吱的關上了。守電梯的人正好站在電鈕前面，因此，龐德沒有看到他按的是那個電鈕。不過，他知道他們是在上昇，他試着默默計算上昇的距離，當電梯停下時，他感到所費的時間不少於他和女孩被送下來時所用的。電梯打開，前面是沒有舖地氈的走廊，牆是用石頭砌成的，表面很粗糙，已不多有二十呎高。

「等一會，周，」押解龐德的衛士對守電梯的人說：「我馬上回來。」

龐德順着走廊向前走，兩邊的門上都寫着字母，走廊裏的空氣有一股子機械運動時所發出的油性味。有的門裏面發出咚咚的聲音，像是引擎在轉動。

他們走最後的一道門，門上寫着「Q」字。打開之後，衛士把龐德用力推了進去。這是一門石牆築成的牢房，大約有十五平方呎的面積，裏面除了一把木頭椅子，什麼都沒有。椅子上放着他來時穿的衣褲，不過已經洗乾淨了，而且摺疊的很整齊。

衛士放掉龐德的手臂，並替他打開手銬。龐德轉過來凝視着這張黃色面孔，他的手正握着門鈕想離去。

「這就是你的客廳，夥計，」衛士調侃的說：「這是你賽程的起點，除非你想坐在這兒等死，否則，你可以找到出去的路，替博士進行試驗。」

「喂！」龐德悄聲說：「你是否想得到一萬元的額外收入？並且絕對保障你的安全，讓你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他審查着這個人臉上的表情，覺得他好像無動於衷。

「謝謝你，先生，我寧願活着留在這兒。」衛士開始關門。

龐德急促的說：「我們可以一起離開這兒。」

「別囉嗦！」衛士吼了一聲，把門重重的關上了。

龐德聳了一下肩頭，走過門檢查一下，那完全是鐵做成的，而且裏面沒有門鈕。他走回椅子前面，坐在疊好的衣服上，向牢室四周打量，牆壁都是光滑的石板，只有在靠天花板的地方有一個通風口，口上面用粗的鐵柵檔着。它的面積要比一個人的身體寬一點。很顯然的，這就是到危險之路的出口。另外在門上面還有一個玻璃透光孔，面積還沒有他的頭大，由這個圓洞裏透進走廊上的燈光。

此外什麼也沒有，用不着化費時間思考，要走只有這一條路。此時大約有十點半了，那個女

孩子可能已被綑着放在靠海的斜坡上，等候黑蟹的攻擊。龐德想到她那細嫩的肉體，躺在粗糙的石頭地上，懷着絕望與恐怖的情景，不由猛然站了起來，不管鐵柵裏面放着什麽可怕的東西，他應該立即開始行動了。

龐德由身上拿出刀子和打火機來，脫掉中國式的短褂，換上他來時穿的衣服，把打火機放在褲子後面的口袋裏。用指頭試試刀刃，特別鋒利。他用口咬着刀子，把木頭椅子放在通風口下面，站着爬了上去。

他已看到粗粗的鐵柵，心想這也是一件好的武器，他舉起手來抓上去。突然間，他的胳臂被什麽東西重重的擊了一下，身子也摔在地板上。他躺着回想剛才的情形，一道藍光，一個電擊的響聲，他明白了這是被什麽東西打下來的。

龐德掙扎着由地上爬起來，他臭到一股子肉被燒焦的味道。他舉起右手看了看，手指被燒破了好幾塊皮，露出通紅的肉來。他拿起刀子割了一塊換下來的衣服，把手指包起來。接着又爬了上去。他在鐵柵上端量一會，發覺上面似乎並沒有電流，也許他們已經關掉了。他用左手抓住上面的柵條。

什麽也沒有！只是鐵條，他用力的幌了幌，上面的纏絲已經去掉，但鐵柵還是很堅固。他站在地板上，舉起椅子在上面敲打。

十分鐘之後，把鐵打掉了。他又站在椅子上爬上去，通過了柵門，進入通風管。它大約有四呎寬，龐德爬在裏面很寬敞，管子完全用金屬做成的。他拿出打火機打着照了照，裏面光溜溜的什麽也沒有，只有一節節的管子接頭。

龐德把打火機收好，裏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他定定神，開始沿着管子向前爬。這種爬法並不費力，冷風一陣陣由前面吹過來，帶着一股海水的味道。諾博士一定在這裏面放了什麽東西，來試驗他的犧牲等，而且一定是一種極難忍受的痛苦，即使能到達終點，也被折騰的面目全非。事實上，在諾博士那種人的精心設計下，能達到終點的人恐怕沒有一個。

前面出現了一團微弱的光亮。龐德很小心的慢慢向前接近，心中如臨大敵。光線愈來愈亮，最後他看清通風管已到尾端，光亮是由上面照射下來的。他爬到頭之後，摸索着站起來，仰頭向上一望，是一根約五十呎長的通風管豎立在那兒，裏面的燈光很黝黯，望去像一根槍管。這是安排好的，要他爬上這根光滑而直上直下的大管子，裏面沒有一點攀手！這可能嗎？

雖然這是一項很艱難的工作，弄不好會一下子滑到底，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想。他把皮鞋踢掉，決心全力以赴。

龐德用肩膀在裏面試一試，剛好可以容下，這樣憑他兩脚交替蹬的力量，可以慢慢爬上去。

以一次上移六吋的速度，龐德的身體在通風管裏向上鑽動。撐着臂，曲着腿來增加身體和管

子的接觸面，然後藉脚掌的斜蹬力量，把身體移上一點。這樣繼續不斷下去，如同蝸牛似的，慢慢游移上去。在管子每一處焊接的地方，他停下來休息一會，但不敢再向上望，只幻想着再又一節就可爬到頂端了，這給予他心理上不少的鼓舞。

然而，脚開始出汗了，蹬在管子上滑的很，有好幾次脚只在管子上乾打滑爬不上去。最後他不得不停下來，想法子把脚擦乾。他先停下來休息十來分鐘，神志已有點昏沉不清，口裏銜着的刀子已把臉劃破好幾塊，不過他依然沒有抬頭望望上面還有好長，因爲那上面的距離知道之後，很可能使他忍受不了。龐德很小心的把脚在褲管上擦乾，又繼續向上爬。

此時龐德的意志一半用在想像，一半用在奮鬪。他甚至於對吹來的冷風和洒下來的燈光都失去感覺。他把自己比做飛蛾之類的東西，在一條髒水管裏爬行。當爬到頭時，外面會是什麽情形呢？一個女人在洗澡？一個男人在刮臉？一個空無所有的浴室？

龐德的頭突然碰到了什麽東西，他在吃驚之餘身體滑下了好幾吋。他想已經到頂了！

現在他注意到燈光和由上面吹下來勁風。他把身體重新移上去，冷風吃進他的左耳裏去，很不舒服。他小心翼翼的轉動一下身子。上面是另外一根金屬管，燈光是從他上面的一個圓洞裏照射進來的，洞口鑲着一塊很厚的玻璃，這景象使他想起在「Q」室的情形，這圓洞的後面定是另一個房間。

倏然，他發覺玻璃後面有東西在移動，他仔細一看，是兩隻眼睛在朝他望。不一會，上面的眼睛不見了。原來他的進度有人在觀察，現在他回去報告諾博士了！

他抬頭向前望望，通風管黑壓壓的望不到頭。爬吧！吊在這兒沒有用。他把刀子放在嘴裏咬着，又開始他的第二關。

向前爬了沒有幾呎，他覺出管子裏的空氣愈來愈熱，照這種情形繼續增加下去，再上十幾呎，勢必要熱死人不可。龐德渾身已開始淌汗，每隔幾分鐘就要擦一次眼睛。金屬管的溫度也逐漸增高，身體接觸到管子的部份，愈來愈燙的不能忍受。他拿出打火機來，照着向前面看了看，火苗上佈滿了熱騰騰的霧氣，龐德一面粗聲喘着氣，一面想，這是一道熱關！

龐德被燙的大聲呻吟着。他傷痕斑斑的身體如何能再忍受這種烤的煎熬？他用什麽辦法能使與管子接觸部份的肌肉不暴露出來？但無論如何，他除了向前爬之外，已無路可尋，既不能回去，又不能停在這兒不動。也許管子的溫度還沒有到達燙死人的成度，頂多燙的少皮沒毛，因爲諾博士不會把這個地方安排成最後的屠場，前面一定還有其他的試驗等着他。

龐德又想起那個女孩子，以及她即將遭遇到的慘景，又鼓足了勇氣。爬過去！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能夠出去。

龐德用刀把胸前面的衣服割下來，把與管子接觸的部份包起來——手，膝蓋和脚。一切準備

好之後，用盡全力開始向前爬。

不要讓你的裸胸挨着鐵管！用手、膝蓋、脚，快一點！快一點！愈快則和管子接觸的時間愈短，承受的熱力愈少。

但管子的熱度像烙鐵，而且空氣愈來愈稀薄，上帝，不能再忍受了！他前移的雙手，發出一陣陣的嗞啦聲，渾身有好幾處燙去了皮。

龐德開始尖聲的叫喊起來，手每移動一次就叫一聲。他想，完了，這就是最後關口，他只有躺下來，慢慢被煎烤而死。

不能！他內心在喊，一定還要向前爬，直到把肉烤乾！大聲呻吟，呻吟，這對痛苦有幫助，而且說明你還活着。向前爬，爬！有一口氣，別停下來！

龐德在瘋狂的前進中，腦子裏只記前兩件事：爬、呻吟。不知經過多少時間，他的手突然伸到冷空氣裏，接着是頭，身體。他已脫離熱的包圍，進入一個拐角。他發出最後一聲呻吟，整個身體躺在涼地上。

一會之後，身體上的疼痛把他擾醒了，龐德轉了個身，糢糢糊糊的看到圓裏透射出來的燈光。手、脚和膝蓋上的傷勢，疼的像火燒心一般，神智幾乎已經痲木，但心臟仍在跳動，正常而有力。涼風吹在身上是唯一的恩物，他昏昏迷迷的又酣睡過去。

當他再醒來時，身體仍然困乏無力，他懷疑自己是否還能通過下一關的試驗？他掙扎着爬起來，又開始一點一點的向前爬，身上的痛苦沒有再增加，只是渾身有一種不同的感覺。但他找出了可以支持的理由。他把自己比做飛機失事中的乘客，雖然已被傷的幾乎體無完膚，但至少還活着，比起那些血肉糢糊的屍體，自己不是還算幸運嗎？僅只痛苦一點又算得了什麼？不過，當他接觸到現實時，不禁又有點氣餒，因爲這並不像飛機失事，而是在向更大的危險前進。前面是什麼把戲？還有好久才是最後的屠場？

前面出現了一些紅點，龐德一開始認爲這是眼睛的幻覺。他停止下來，閉了一會眼睛，搖了搖頭，又向前望去，紅點仍然存在。他慢慢的接近到前面，已看到有東西在移動。他又停下來，仔細的傾聽一會，前面發出輕微的索索聲，紅點也增加了很多，大約有二、三十個的樣子，不停前後左右移動，有的快，有的慢。

龐德又把打火機掏出來，當燃亮之後，紅點忽而都不見了。在前面一碼左右的地方，有一道很窄的鐵絲網，擋住了通風管的去路。

那是什麽？龐德的心臟開始劇烈的跳起來，是蛇？蝎子？蜈蚣？

他舉起打火機靠近鐵絲網，裏面的東西紛紛逃開，躲到籠子的另一端。

牠們是蜘蛛——巨大的達蘭托蜘蛛，長約三、四吋，籠子裏一共有二十隻，龐德要過去的話

，必須通過牠們這一關。

他躺下休息一會，並在思索對付之策，此時紅色的星點又全部集中在鐵網的前面。

這是諾博士設下的屠場嗎？這般大的毒蜘蛛，二十隻對付一個人那是足够了。可是，諾博士疏忽了一點，他不知道龐德身上有打火機，刀子和鐵柵條。現在龐德最主要的是精神，不能面對着這些可怕的東西怯場。

龐德燃起打火機，蜘蛛們又迅速的退了回去。他用刀子把鐵絲網劃碎，擎着打火機走進去。這些凶猛的蜘蛛對火光却特別畏怯，紛紛退到角上，彼此擁擠在一起。有的竟跑到另外蜘蛛的身上，以求安全。

龐德把刀子用牙齒咬着，從後褲子上抽出鐵柵條來，用力抽打牠們。有的想跑，他就用火光阻止。不一會，全部蜘蛛都被他打死了。正好打火機的油也已用完，火光慢慢減弱。

在微弱的光亮下，龐德急忙把鐵柵條收好，拿起刀子把第二道鐵絲網劃碎。打火機火光已變成紅色，他匆匆的爬過那堆死蜘蛛的屍體，鼓足餘勇迅速向前爬去，他擔心萬一有一、二隻沒死，等火光一熄必定向他追襲。

這陣快速的行動，不知爬出來有多遠，但他已筋疲力盡，氣喘如牛，只好躺在地上睡一會。冰涼的管子貼着面，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舒適感覺。

當急促的喘息逐漸平復時，龐德又掙扎着爬起來，他知道，拖的時間愈長，生之希望愈小。

爬出去不遠，龐德覺出通風管開始向下傾斜，因爲爬起來省力多了。斜度愈來愈陡，龐德的身體幾乎是在向下滑，並且前面已顯露一線微弱的光亮，空氣在清新中有一股淡淡的鹹味。他驚覺到下一步的轉變開始了，可是，他驚覺的太晚，向下滑的身體突然完全失去控制，如同離弦的箭一般，他的身體急劇向下墜落。

龐德在絕望中想抓住點什麼，然而，通風管已寬大的摸不到邊。頃刻間，他已脫離了管子口，進入灰濛濛的大氣中。

十八　最後的屠宰場

詹姆斯•龐德的身體像一枚炸彈，落進海水裏。轟然的響聲，使他發生片刻的昏眩，但他吊懸的一顆心，却突然放下了。

冰涼的海水使他很快的恢復了知覺，身體也浮到了水面上。他仰躺於水面，略作休息。並一面在心裏嘀咕：這可能就是最後的屠場了。

隨着波浪的漂浮，他的脚突然觸到了一根硬硬的東西。他猛然在水裏站起來，是一道鐵絲網。他又向四周看了看，一面是筆直的山壁，三面是六呎多高的鐵絲網，他被圍在一個狹長的水灣裏面。

龐德抓住鐵絲網爬上去，讓身體離開水面，他望望天際，已呈現出魚肚白色，噢！天快亮了，他在通風管裏已掙扎了一夜。

他站在鐵絲網上，頭有點昏眩。但他的思想仍在轉動。設這個水灣的用意何在？是擋住不讓什麼東西進來？抑是圈住不讓什麼東西出去？

水面上傳出一爆聲響，像是一條大魚竄躍的聲音。龐德低頭望着黑黝黝的水面，看到一個東

西在水裏，看樣子很大，正沿着靠陸地一邊的鐵絲網向他慢慢的游過來。

龐德又頓時緊張起來，一股寒流通過全身。幸而在一連串出生入死的搏鬪中，他時時刻刻警告自己，不要把刀丢掉，雖然他此時的手骨節異常痛楚，他仍不得不勉力把刀操起來。然後又摸摸鐵柵條，仍揷在褲子後面的小口袋裏。如此一來，倒壯了不少的膽。他用力甩甩頭，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眼睛上，看看來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他下面的水開始劇烈的顫動，看樣子一定是很大的東西在水裏面游行。不一會，水面已出現了很長的一道黑影。這是什麼東西？

好像是在回答他內心的疑問，兩隻足球般大的眼睛突然浮出水面，直直的凝視着龐德的臉。

龐德全身感到一陣抽縮。不用說這就是諾博士最後設下的恐怖物，也就是這次所謂「障碍競走的終點」。他低頭向下望着，這是一條巨大的槍鰂魚，也就是神話中所說能把人拖到水底下的海怪，這種東西大的有五十呎長，可以和鯨魚較量一番。體重有一噸，也許更多。牠有兩根捕物的長鬚和十幾根拿東西吃的短鬚，另外就是一對特別大的眼睛。

水面又震動一下，牠的嘴也露了出來，長鬚一根根的像小樹，擺動之下，又像是水蛇在牠嘴邊蠕動。又圓又大的嘴正在一張一合在呼吸。牠的身體大部份仍在水下面。上帝，這個東西有火車頭那麼大！

龐德慢慢，慢慢的把腿縮起來，放進鐵絲網孔裏，使自已的身體穩定下來。然後兩邊張望一下，每邊距陸地都有二十碼。卽使能沿着鐵絲網爬到頭，最後恐怕就站不起來了。現在他唯一的辦法就是穩住一動不動，希望這個怪物對他失去興趣，如果不行的話……龐德用力握住了刀柄。

那對大而冷冷的眼睛瞪着他，一根長鬚慢慢向他伸過來。觸到他的脚，在上面點了點，慢慢的移到他的腿上，在他的傷處輕輕的吸吮一陣。龐德疼的咬緊牙關，他似乎聽到那根鬚在告訴他：嗯！味道還不錯！把他抓下來吃了吧！

長鬚移到他的腰部，牠一面吸吮着，一面仍向上移，最後移到他的胳臂。龐德忍住疼，就是在等待此一時刻——手臂能發生最的大威力時。

凌晨的海風自海灣入口處送進來，海浪輕拍着岩石發出淸脆的響聲。他用力握着刀柄，有點懷疑刀子是否够快到一下子就把牠的鬚割斷的程度？是否會像砍在鐵棍上一樣？不會的，一定和割繩子差不多。

龐德迅速的向那對大眼睛瞟視一下，還是那樣靜靜的，冷冷的在凝視着他。他的刀猛力一揮，向着長鬚砍去，他感覺已經砍了進去，可是沒有砍斷，當長鬚在劇疼下收回水裏時，差一點把他的刀子帶走。隨着這一刀，他下面的海水起了一陣劇烈的翻騰。另外一根長鬚以極快的速度伸到他的胸前，這次不再是吸吮，而是一下子就咬進肉裏。龐德疼的尖叫起來，持刀的手則不停的亂

砍。他想，肚子一定被劃開了！長鬚的吸力連鐵絲網都像是要被拖倒了。他不能就此完蛋，一定要再砍一刀試試。他把刀擧到最高度，然後用盡全力斬下，這次竟奏效了！

長鬚的抓力和吸力突然消失，水響起了很大的聲音。龐德的肚子上留下二十幾個紅圈，邊上都滲出血漬。

此時，龐德無心再顧到傷勢，槍鰂魚的頭已經憤怒的翹起來，嘩然一聲，帶起似小丘般的水浪。兩隻大眼睛放出紅光，直瞪瞪的凝視着龐德。而且十幾根短鬚已伸到他的脚上和腿上。褲管已被撕成一條條的，然後腿被攫住了，用力往下拖。龐德的身體一點一點的往下沉。如果他死也不放手，身子非被招成兩半不可。此時，牠的大嘴已快咬到他的脚了。還有一個希望——唯一的一個！

龐德把刀子用嘴咬住，手抓住後面的鐵柵條。雖然情況已相當危急，他仍不敢冒然出手。這是生死關頭的一擊，如果不中，他就成了牠口中的美餐了。

他估量好了距離和位置，身子向下猛一挫，鐵柵條跟着出手。感謝上帝！正擊中一隻眼球。一個巨大的水浪湧到他身上，下墜的力量消失了。怎麽囘事？他的眼睛是不是瞎了？他現在什麽都看不到，眼睛疼的很厲害。他把身體在鐵絲網上穩住，用手把眼睛揉了揉，可以看到一點了。他發覺他的手變成了黑的。等視力恢復的差不多時，他低頭向下望望，海水也黑了一大片，方圓

有二十碼的面積。於是，龐德明白了，一定是那條受傷的魚把血水噴到了他身上。

對了，槍鯛魚跑到那兒去了？牠還會囘來嗎？龐德在海裏搜尋一遍，除了黑色逐漸擴大而外，什麽也沒有，甚至於水裏都沒有一點動靜。還等什麽？快走！向左面去，那一定是船停靠的地方，不過，諾博士也一定會在那兒。但是右邊什麽都不靠，建鐵絲網的人一定是由左面防波堤來的，說不定上面還會有條通向碼頭的路。於是，龐德開始沿着鐵絲網向左移動，到邊上突出的岩石約有二十碼的樣子。

龐德幾乎是在一種半知覺狀態中爬到鐵絲網邊上，他唯一想的就是要活着！要離開這兒！在爬上陸地之前，他先在水裏沖洗一下，魚血的腥味減輕了不少。

十分鐘之後，他穿着破得不成樣子的濕衣服爬上陸地。他猜想的不錯，上面果然有條小路通向山下面。

龐德站住看看天色，天空已露出曙光，大約在六點鐘左右。他小心的沿着小路爬下去，在山角拐彎處，他聽到很大的機器響聲，跟着一個人大聲說話的聲音傳過來：「可以開走了嗎？」囘答的聲音較遠：「可以啦！」

龐德慢慢的爬過去，在一塊大石後面，伸出頭向前望去。

十九　有人追過來了

詹姆斯•龐德把前面仔細觀察一遍，又把頭悄悄的縮囘來，用手握着刀柄，檢查一下刀刃，還很鋒利。然後坐下來思索他下一步的冒險計劃。

在拐角前面不到十碼的地方，是一部起重機，機車廂後面沒有擋頭，車廂前面坐着操縱起重機的人。他就是那個開着「怪車」抓他們的中印混血兒，在他前面是一條約二十碼的長堤，伸進海裏成「T」字形，一艘古老的油船停靠在那兒，大約有一萬噸的樣子，它的甲板高出碼頭約十呎。油船的名字叫布蘭兹。此時船上好像沒有人，只在船橋上似乎有一個人躺在那兒。其他的人可能都在船下面裝鳥糞，起重機的搬運器剛從右面懸崖前方吊起來，由空中經過海堤停在油船空艙的上面。

搬運器的下口帶着一隻大帆布袋，直徑約有六呎。鳥糞就是由帆布口裏倒進船艙，倒出的速度每分鐘約一噸的樣子。

鳥糞倒卸口的旁邊，站着身材高大的諾博士，監督着向船上裝鳥糞的工作。

在山的另一邊，可能有很多人在那兒工作，忙着把鳥糞向搬運器裏裝。可是在這一邊却沒有

其他的人影，因爲起重機搬運器的倒卸工作，全由機器操作，勿需人力幫忙。

龐德坐了下來，用心策劃如何進行，估量行動的距離，憑過去的經驗，想像操作起重機那個傢伙的手脚位置。漸漸的，他那困乏的臉上展露出笑容。對！可以辦得到！

不過要輕輕的、慢慢的，別弄出聲響！龐德把手脚上的傷勢查看一下。它們還可以效勞，它們必須要再出一次力！他由後面拔出刀子，站起來做了幾次深呼吸。用手整理一下頭髮，兩眼由大石後面露出去打量着外面的情形。

外面的情形和他想像的一樣，沒有起變化，起重機的操作人全神貫注在搬運器上，衣領上的扣子沒有扣，敞着前胸。二十呎以外的諾博士正背向他站着。

龐德把通向起重機後面的小路做了最後一次觀察，甚至於把每一處放脚的地方都估量好了，然後由大石後面鑽出來向前跑去。

龐德跑到起重機的右邊，這是他早就選擇好的位置，可以避開駕駛的視線。他隱起身子傾聽一會，引擎轉動的聲音加快了，搬運器已由山根升了起來。

引擎的響聲，幫助了龐德的行動，不過，他必須快點下手，把駕駛台上的人解決掉，由他來操縱起重機。

龐德由後面鐵梯爬上去，爬到那個傢伙的後面，用盡全力把刀子插進他的要害。

那個傢伙的手脚頹然離開控制器，身體向後仰去，幾乎沒有什麼掙扎就停止不動了。

龐德無心看他死的表情。急忙把他的屍體拖下來，先坐到駕駛台上，把操縱的工作接過來。儘管他的動作已相當快，但起重機仍然發生了不正常的現象，搬運器突然降下一大截，它的口也開始向外傾瀉鳥糞。

諾博士抬起頭來朝他望了望，他的嘴張的很大，似乎在吼喝他。

龐德先把起重機恢復正常，使搬運器轉到船上面的倒卸位置。嗳！就是這個樣子，下手吧！

龐德握緊方向盤用力向左轉，搬運器在空中迅速的向右擺去。諾博士的位置向前移動了幾步。他的鋼爪抓着電話，可能在和山那邊的人通話，他已經體會到事情的不妙，可是他行動不便，跑不開。

龐德猛力打方向盤，心急如焚。上帝，能不能再轉的快一點！再慢，諾博士可能要跑掉了。此時，搬運器的口已開始向下倒糞鳥糞，速度很快，距諾博士還有五呎、四、三、二，好！剎住方向盤，混蛋的搬運器！不要亂幌！一直向博士身上倒瀉！

諾博士被傾瀉下來的鳥糞打的轉了個圈，伸展開雙臂，彷彿要把鳥糞抱住。可是，他被打倒了，開始在下面爬，一面發出尖銳的叫喊聲，但被引擎的聲音壓下去了。

諾博士變的像雪人在跳舞，但只跳了幾下，他的身體上的鳥糞變成了小丘，愈來愈高。這個

幻想統治世界的魔王，終於被鳥糞埋葬了。

此時，鳥糞已堆起二十多呎高，龐德鬆開了方向盤，探頭向外面查看一下，該逃走了。

他離開座位，彎腰在下面的屍體上搜索一遍，搜出一支手槍來，他看看型式，正是他使用的那支華式手槍。他把它挿在腰帶裏，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服感覺。

龐德爬下起重機，後面山壁有一道鐵梯，通向搬運器升起的地方。他沿着鐵梯爬上去，前面山凹裏有一道小鐵門。他用手扭動門鈕試一試，小門很容易的打開了，裏面飛揚着鳥糞碎末，味道很難聞。

龐德攝着鼻子走進去，裏面是一條狹長的坑道，石壁頂上有燈光。坑道是專門用來運輸鳥糞的，轉運帶在下面急速的轉動，發出很大的響聲。坑道上面有一條很窄的小路通到山裏面去。龐德沿着小路急速前進，一面盡量少呼吸。他知道諾博士在臨死前一定打過電話給他的衛士，他必須在他們沒有趕到之前，通過這條小道。

龐德脚步蹌踉的向前跑，轉運帶的聲音震耳欲聾。前面有好遠？兩百碼？前面又是什麽東西？

龐德跑的速度又加快了一點，他躬着腰低着頭，望着坑道裏迅速流動的鳥糞。他想，萬一失足掉下去，豈不跟諾博士一樣要被鳥糞埋葬了？

突然，龐德的頭頂在一個人的身體上，對方的手已扼住他的脖子。要想拔槍已來不及，他唯一的反應是倒下去，把對方壓倒。對方的脚蹬在他的肩上，當他的身子仰躺下去時，聽到一聲尖叫。

龐德本來想借力一翻身，把對方推下坑道，聽到尖叫聲，他突然改了主意。但對方的攻擊却未停止，他的腿被狠狠的咬了一口。龐德疼的大叫起來：「鬆口，蜜兒！是我！」

在轉運帶嘈雜聲中，他聽到她驚喜若狂的叫着：「詹姆斯！詹姆斯！詹姆斯！」

他抱住她的身體：「噢！蜜兒，妳沒有受到傷害吧？」

「沒有，詹姆斯，」她的手撫摸着他的頭：「噢！詹姆斯，親愛的！」她伏在他身上開始啜泣。

「一切都過去了，蜜兒，」龐德撫摸着她的頭髮，安慰她說：「諾博士已經死了。不過，我們要趕快的跑，離開這兒。起來，我們怎樣離開這條坑道？妳怎麽到這兒來的？我們必須行動快一點！」

坑道裏的轉運帶突然停下了，彷彿發生了什麽故障。

龐德把女孩子拉起來，她穿着一套藍色的工作服，褲腿和袖子都捲了起來，由於太大，看起來就像一個小女孩穿着大人的睡衣一般。她渾身撲滿鳥糞末，如同一個白粉人只有臉上被剛才的

淚水冲出兩條淚痕。

她呼吸急促的說：「就在這前面有一條叉出去的坑道，是通向機器房的。他們是不是在後追趕我們？」

龐德顧不得和她細談，急急的說：「跟我來！」

他們跑到交叉口正想進入叉出去的坑道。突然，前面傳來了脚步聲。龐德一拉女孩子，躲在一邊，悄聲說：「蜜兒，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只有把他們幹掉了。」

「這是應該的！」回答的語氣出乎意外的肯定。她轉到他身後，用手掩着耳朵。

龐德把槍掏出來，輕輕的打開槍機，推上頂門火，裏面一共有六顆子彈。

聲音逐漸近了，一共是三個人，他聽到他們談話的聲音：

「你欠我十塊錢，塞姆。」

「今天晚上再來，我把他們贏光。」

「今天晚上我不來啦，我準備找那個白種女孩子去戰。」

「哈、哈、哈……」

第一個走了出來，跟着是第二個、第三個。他們右手裏都提着手槍。

龐德開了第一槍，其餘兩人猛轉身，他的第二槍又響了。第三槍是對方打的，子彈由他們身

邊穿過去。龐德緊跟着補了一槍，對方三個人都倒了下去，有兩個人的屍體跌進坑道裏。

龐德把槍插回腰裏，槍管已經發熱。他沉聲對女孩子說：「快走！」

他拉着她進入叉出去的坑道，裏面的空氣比較清新多了，走起來也比剛才省力。不過，他心裏却絲毫沒有輕鬆，他在擔心走出坑道口以後的難題。

他不知道剛才的槍聲是否有人聽見，他也摸不淸前面的情況。他唯一的計劃是，遇到人就開槍，然後想辦法進入走廊，爬進那部噴火的「怪車」裏面去。這是他們想從山上逃到海岸的唯一希望。

龐德聽到跟在他後面的女孩子摔了一交，他停下脚步，但並沒有回去拉她，因爲他正在爲逃走的事而擔心。

女孩子爬起來，趕上他，依着他的身體，喘着氣說：「對不起，詹姆斯，我只是……」

龐德摟着她說：「有沒有跌傷？蜜兒。」

「沒有，我只是太疲乏了，同時我的脚割破了好幾處。山上沒有燈，我不停的跌交。不過，現在快到出口了，前面有個小門通向走廊和機器房。我們要到裏面去嗎？」

「那部噴火的車還停在那兒嗎？」

「嗯！在。怎麽？我們要開走它嗎？」

「我心裏這樣想，也許那是我們唯一能逃出去的機會。妳要忍耐一點，蜜兒，我們要爭取這個樣會。」龐德用臂攙着她向前走去，他沒有時間去檢查她腳上的傷勢。不管如何她總要忍受下去，這是他們最後的生死關頭，對於是否能活着離去，他沒有一點把握。

他們悄悄走到小門後面，龐德豎起耳朶聽了一會，外面沒有一點聲音。他把槍握在手裏，輕輕把門打開。

長廊上空無一人，在燈光下，那部「怪車」像是神怪影片中的道具。車廂上面是打開的，他希望裏面的油是滿的，他的駕駛技術不會發生問題。

突然，機器房裏傳出了腳步聲，聽起來好像不只一人，走的很快。

龐德拉起女孩子跑了出去，只有一個地方好藏身，那就是「怪車」裏面。龐德先把女孩子推進，等他上去之後，隨卽把門輕輕關上。他想槍裏只有三顆子彈，萬一他們人多怎麼辦？他想起來時，看到裏面走廊牆壁上掛着有槍。

腳步聲走近了，他們在大聲交談：「你怎麼知道那是槍聲？」

「我聽的很淸楚，決不會是別的響聲。」

「好，大家帶着槍出去看一看。」

紛雜的腳步聲由水泥地上傳過來，當他們魚貫而過時，龐德盡量忍住呼吸。他們會不會注意到車門關上了？沒有，他們通過走廊，進入前面的坑道，腳步聲逐漸消失。

龐德抓住女孩子的臂，把手指豎在嘴唇上。然後輕輕打開一點車門，傾耳聽了聽。沒有什麼動靜。他一個人下了車，繞過去走向前面半開的大門。他先伸進頭去東西張望一下，沒有人，有一股飯菜的香味，最裏面的一間房子裏，有人在彈着吉他唱歌。

龐德躍進左面放槍的地方，拿了一支手槍和一支卡賓槍，他檢查一下，裏面都裝滿了子彈。隨着滿意的退了出去，把槍由車門裏遞給女孩子，他又跑到坑道口，把小門由外面拴上。

龐德坐進「怪車」的駕駛室，看一下油錶，油是滿的。請上帝幫忙，讓這個東西發動的快一點。有些引擎起火慢，但希望它不是。

龐德一開電鈕，腳踏上油門。

上帝，這個傢伙發動的聲音像打雷，全島的人都可以聽到！要命，第一次沒發火！再來一次！噢！發動了！推上排擋！起步！

「怪車」開動了，龐德大聲對坐在後面的女孩子喊：「有沒有人追出來？」

「沒有，不！有個人從機器房跑出來了！後面還有一個！他們揮着手喊我們。現在又跑出好幾個來。有一個跑向右邊，有一個跑進機器房。哦！又出來了，手裏拿着槍，向我們瞄準，射擊

了！」

「關上後望口！臥到下面去！」龐德看看速度錶，只有二十公尺。「蜜兒，把後望口打開一點，再向後望望！」

「有人跑過來了，他已經停止射擊。好多人在後面看我們！哦！狗跑過來了，人跟在後面。他們會抓住我們嗎？」

「別擔心他們會不會，過來，坐在我身邊，蜜兒。兩手抓緊把頭抵住車頂。」

她爬到前面之後，龐德朝她苦笑笑，說：「等我開到湖裏，我就把它停下，先把那些狗收拾掉。」

他們沿着路，開着車轟隆轟隆的向前跑。不久，車開進湖裏。大約距岸五十碼的地方，龐德把它的頭掉轉來。然後拿起卡賓槍，舉到射擊孔上。

此時，狗已經由水裏游過來。龐德瞄準後，開始射擊，狗一隻一隻的倒下去，他聽到牠們淒厲的嗥叫。

龐德把槍放下，又開動「怪車」向他們來時的海灣駛去。

在沉寂中，車開了約十分鐘。龐德出一隻手放在女孩子的膝頭上，說：「蜜兒，我們現在可能安全了。當他們發現諾博士已經死了，他們一定非常驚恐，我猜想那些聰明的傢伙，會趕緊收

拾一些貴重東西乘飛機或船逃到古巴去。不過，我們要等天黑了，才能開着小船回牙買加，我想妳可以忍受得了，是不是？」

她的手撫摸着他的脖子：「我當然可以忍受，詹姆斯。可是，你呢？你的身體傷痕纍纍，瞧！你肚子上的紅圈是什麼東西弄傷的？」

「等一會告訴妳。我沒什麼，不久會痊癒的。現在妳說一說昨天晚上的情形，妳是怎麼跑掉而沒有讓蟹子吃掉的呢？」

這一問，把女孩子問的大笑起來。龐德一面駕駛，一面用眼角的餘光瞟着她，看她那份得意勁兒，像是參加情人的舞會剛回來。

「那個人以爲他什麼都知道，其實是個老昏頭。」她像是在罵老冬烘先生：「在他想像中黑蟹一定厲害的不得了，事實上，我清楚的很，只要你臥着不動，牠們根本不會夾你。他說曾把一個黑種女孩子用這種酷刑折磨死，那一定是那個女孩子嚇的亂掙扎，才遭到黑蟹的反擊。原因是蟹子對人身體的肉一點不感興趣。」

「我當時看到妳嚇的臉都發白了，那是爲什麼？」

「我才不怕哩！我擔心的是你，我知道他一定會用更可怕的手段對付你。」

「妳這身衣服是怎麼來的？」

「在機器房偷的。幾個黑人把我的衣服脫光拿走了。他們把我用四個木樁平綁在地上，可是他們除了調笑幾句之外，沒人敢碰我。到了夜裏，黑蟹出來了，在我身上亂爬一陣。當然那個滋味很不好受，直到快天亮時，牠們才回到洞裏去。巧得很，牠們一定在綁我的繩子上咬過，我用力一掙就斷了。我乘着天沒有亮，進入機器房，找了這套衣服穿上，然後準備去救你，可是又不知你在什麼地方。最後，我由小門進入坑道，我猜想你一定被放在一個隱密地方。」

「是的，」龐德說：「那是個眞正隱密的地方。」

「詹姆斯，」她歉意的說：「我希望我剛才那一口咬你咬的不重，奶媽告訴我，女孩子打架最好的武器就是口咬。」

「是嗎？」龐德笑着用一隻手把她的臉拉過來。她的嘴由他的脖子上吻起，一直到他的嘴。

「怪車」的方向走偏了，他們結束吻的動作。不久，到了他們來時的河口。

二十　妳是個妙人兒

「你說的情形都是眞的嗎？」總督的臉色很難看，他不相信在他治理的牙買加眼皮底下，會有蟹島這種特殊的地方存在。

「是的，一字不假。」龐德說。他不關心對方的反應如何。事實上自第一次他到「王宮」來拜訪，就對這些人沒有好感。現在他關心的是他的朋友和那個女孩子。

「唔——唔，我們一定不能讓這種消息見報，你懂我的意思嗎？我馬上把報告送到首相府去，我相信你會詳細告訴我們你的——」

「請恕我多口，」加勒比海的年輕軍事指揮官插嘴說：「我相信龐德先生除了向他的上級報告之外，不願意對任何人說的太多，我主張我們馬上派遣部隊清掃蟹島，勿需等到倫敦方面的同意。」

「我贊成指揮官的意見，」牙買加的警察首長說。

房間裏沉寂下來，這個會議已經舉行了將近兩個小時，龐德一直無心聽他們爭論，一味的在回憶着幾天來的遭遇，尤其諾博士給他的印象特別深刻，他的影子不停的在他心裏幌動。

不知過了多久，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才把龐德由回憶中驚醒。是總督在講話：「……對龐德此次的偉大供獻，我們將報請首相予以適當的獎勵……」

外面的太陽已經西沉，餘暉映照着「王宮」四周柔美的環境，顯得分外雅靜。

龐德駕駛着汽車，離開「王宮」，他操縱方向盤的手還有點疼，但他覺得比和那些人坐在會議桌上要舒服多了。

在蒼茫的夜色中，他的車子開進毛根港。海水靜的像一面藍色的鏡子。他和女孩子由蟹島划小船回來時，他們就是由這兒上的岸，到了房間之後，女孩子幫他脫掉衣服，替他洗刷身上的髒臭。她一句話沒說，對着他的裸體也沒有半點害羞，她好像在替一匹馬刷洗。

龐德把車子停在他住的房子前面，一進臥室覺得涼意甚濃，桌子上擺着三明治和咖啡，枕頭上放着一張字條，字跡歪三扭四像個小孩子寫的：「今天晚上你要留下來陪我，我不能丟下我的小動物不管，牠們需要我的照顧。不過，我也不能不理你，而且，你還欠我一次「愛」，我七點鐘準來。你的H。」

當龐德坐在房間裏喝第三杯酒時，由窗口裏他看到她踏着黝暗的夜色，通過前面的草地走了進來。她穿着黑邊白色的摺裙，緊身短衫。金黃色的頭髮射出陣陣低級的香水味道。不過臉上容光煥發，充滿青春氣息。她伸出雙臂，讓龐德握住，兩人一起走下小船。通過一段樹影扶疏的海

岸，到達一個缺口。他們拾階而上，進入一棟房子的大門。

房子裏面像一個大的雪茄盒子，收拾的倒很乾淨。二十度的燈光，使房間裏的光線顯得格外昏暗。

龐德說：「蜜兒，這個房間蠻可愛，照妳的形容，我以為應該像動物園。」

她輕柔的笑着：「我把破爛的東西都收拾出去了，把裏面整個刷洗過了一遍。」她指着另外一個門說：「這是我的臥室。裏面很小，不過，那是替我們兩個人準備的。來吧！我擔心晚餐快涼了，只有龍蝦和水菓。」

龐德走到她身邊，把她摟進懷裏，給了她深長的一吻。「蜜兒，妳是個了不起的女孩子，妳是我所見過的最奇妙的女孩子，我希望這個世界不要把妳改變的太多。妳眞的想留我在這兒嗎？妳自已要慎重考慮。」

她蹙着眉頭說：「今天晚上你不要說這種嚴肅的話，這是我和你在一起的時間。除了聽你談愛之外，其他事情我不想聽。現在開始晚餐，你先坐下。」

龐德坐下來，仰頭朝她笑笑：「好，我聽妳的話。」

「這是水菓汁，是我自已做的。這裏有麵包、白脫油。」她坐在他對面，開始吃起來，好像很得意的樣子，繼續說：「現在你可以告訴我關於愛的事情了，我要你把知道的全部詳細的告訴

我。」

龐德抬起頭來，望着張她那動人的面孔，沒有羞澀，沒有做作。看樣子她什麼話都能問出來，彷彿一對愛人躺在床上。在緊衣裏面的乳房顯得特別豐滿而堅實。

龐德說：「妳是處女嗎？」

「不完全是，我告訴過你那個男人的事。」

「哦……」龐德覺得自己什麼也吃不下去了，他的口乾的很厲害，他說：「蜜兒，我不能一面吃一面同妳談愛，這兩樣無法兼顧。」

「你明天上午就回京士頓了，那兒有很多可口的東西吃，現在還是談愛吧！」

龐德的眼睛閃耀起異樣的光彩。他站起來，走到她身邊，一條腿跪在地上，拾起她的手，在上面仔細的察看。在她大姆指根部代表愛情的那塊肌肉特別豐滿。他低下頭去，吻着她那燙熱而柔滑的手，輕輕的咬着那塊象徵感情的肌肉。他覺出她的另一隻手放在他的頭上。他咬的重一點，她的呼吸加速，像是在喘氣。他再用力一點咬。她輕輕的叫了起來，抓住他的頭把頭拉開。

「你要做什麼？」她的眼睛顯得又大又黑。臉上泛起紅潮。她低下頭，凝視着他的嘴。然後，把他的頭慢慢拉過來。

龐德把一隻手放在她的左乳房上，用力的握住。她用手臂繞着他的脖子，他們的嘴湊在一起

，用力的吻着，發出很大的響聲。

他們上面的燈光在搖幌，一隻大蛾飛了進來在上面撲打。她睜開眼睛，望望飛蛾，然後把嘴由他的上面移開，站了起來。默默的把燈光熄掉，飛蛾由窗孔裏飛了出去。

女孩子站在桌子一邊，脫掉上衣扔在地板上，接着又脫去裙子。在月光的照耀下，她變成了白茫茫的人影。她走向龐德，把他由地上拉起來。接着替他解開襯衣扣子，慢慢的脫掉。她把身體靠緊他，偎依着進入臥室。

房間裏只有一張單人床，床上有一隻睡袋，口已經打開了。

女孩子放開他的手，先爬到床上躺進睡袋裏。抬頭望着他，悠悠的說：「這是我今天剛買的，是雙人用的。這個東西很貴。現在躺進來吧！你說過，你欠我——」

「可是……」

「照你說的做。」

（全書完）

重要啓事

昜安·福萊明原著詹姆斯·龐德小說

共計十二本，中文譯本將全部由本
社陸續出版，計有下列各書：
（附有中文書名者，業已由本社出版中文本）

ROYAKE（賭城喋血）
VE AND LET DIE（哈林巨霸）
AMONDS ARE FOREVER（鑽石私梟）
ODFINER（金手指）
UHUNDERBALL（霹靂球）
N HERMAJESTYS SECRET TERVICE（雪嶺風雲）
OU ONLY LIVE TWICE（機密任務）
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金槍人）
OR YOUR EYES ONLY（三張王牌）
MOONRAKER
R. NO（恐怖黨）
FROM RUSSIA WITH LOVE（勇破間諜網）

尚有一本正在翻譯中，書名致未確定，敬請愛好偵探間諜小說的讀者，敬請注意出版日期。

立志出版社